

明宮六十朝演義



上海時還書局發行

明宮十六朝演義

四卷

許嘯天著
趙茗狂評

第四十六回 火炙金蓮萬妃奇妒 水沉玉女憲宗傷懷

却說王真聽了彭紉孫的口供，把驚堂一拍道：「你這話不打說麼？紉孫顛瘋的道：小子不敢扯謊。王真便案上取上一面銀牌，叫小內監持着，把西苑的太監一齊召來，不多一會兒，堂前階下黑壓壓的站滿了太監。王真命紉孫仔細認來，可有星官在裏面？紉孫立起身去一個個的看了一遍，回說沒有。王真說道：「你可認清楚了麼？」紉孫說都已認清了。王真綁着眉頭道：「只有韓娘娘那裏四個內侍了，于是一揮令衆太監退去，衆人閉命，一閃出外，烏飛獸走般散去。王真又着小內監仍持了銀牌，把韓娘娘宮中的四個內侍召來。不一刻，四個內侍隨着小內監到來，走上階台，紉孫便指着內中的一人說道：「這個正是領着小子游玩的星官。王真看時，却是內侍莫齡。當下指着莫齡喝道：「你可認識彭紉孫麼？誰叫你假充星官，導引他私游宮禁的？莫齡驚得面容失色，諒想是瞞不過的，只得把受韓娘娘囑咐的話，老實訴說了。王真聽了口供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隨即親自下座，帶了紉孫，令莫齡引路，往那天宮裏去查勘。由莫齡導着進了西苑，直到一座洞府面前，王真舉頭瞧去，原來是紫光閣下的假山洞，是

英宗皇帝的時候，關着這幾個洞兒，在暑天納涼的。這時莫齡先進洞去，王真後隨，兩個小內監押着，紉蓀跟着，轉灣抹角，到了正中，只見洞頂上懸着無數的蚌壳燈，當中一盞最大，光輝耀目，就是宮女們驅紉蓀當作星月看的。這一來可都拆穿了。洞後洗浴的石池，也不是天河水，祇不過把從前瓊妃洗浴的溫泉引些進來罷了。還有月蟾，月香，侍月，望月四個仙女，見了王真，慌得他們連連叩頭，也不敢自稱是仙女了。紉蓀目覩了這番情形，纔知道自己在皇帝宮裏，並未到甚麼天上；那仙夫人想必是宮中的嬪妃了。只有那天賺他的老兒到底是什麼人，其時還沒有明瞭。王真四面瞧了一轉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倒虧他們想出來，真是好做作。說着又到了隔壁的石洞裏，也一般的設備，一樣有四個宮人，伴着個面黃肌瘦的少年在那裏。又到第三個石洞裏，却祇有宮女，不見少年男子。據宮女供說：那少年新自昨夜病死，拋在御河裏了。」王真聽罷，深深地嘆了口氣道：「一念之欲，不知枉殺了多少的青年性命了！」當了由王真將這件事的始末，奏知憲宗，憲宗聽了大怒，便欲召韓妃詰問，王真忙阻攔道：「韓妃雖然可誅，事若張揚出來，攸關宮闈穢迹，也涉及先帝聖譽，望陛下審慎而行。」憲宗想了想，覺得王真的話有理，便提起朱筆來，書了「按律懲處」四個字給王真看了。並說道：「一切由你去辦理罷。」王真聽了，磕一個頭下來，回到總管署裏，第一個先命小內監，把那三個石洞封閉起來，又令將洞內

的十二名宮女暫時幽囚了；侍月望月等四人，當然也在裏面。又把紉蓀和那帶病的少年吳朗西，及內侍莫齡等，一併械繫在獄中。又令將侍候韓妃的親信宮人傳來，問韓妃怎樣的去引誘那些少年進宮？初時宮人不肯實說，經王真威嚇着，那宮人纔直供出來，說都是白雲觀的道士弄的玄虛。王真見說，便不動聲色的把白雲觀道士一齊逮捕了，用刑拷問起來。老道士紫觀，承認改扮了異人，去迷惑美貌的青年，至迷人的法兒，有迷信神仙的，就假充了仙人去盡惑他，有好詩詞的，便拿文章去投其所好，然後漸漸講到丹汞之術，引人入彀。也有嗜琴棋書畫的，老道士去搜羅專這一門的人材，借端和那少年締交，待至十分莫逆時，再誘他進宮。大凡青年男子大半好聲色的多，老道士揣透了一班少年人的心理，把房中術去誘惑他們，十個中竟有八九人上當結果，被老道士把蒙藥將他迷倒了，暗暗的送進宮中。王真錄了老道士的供詞，往白雲觀裏去一搜，搜出無數的蒙藥和麻醉劑等；又有一本小冊子，上面記着被惑少年的人數及年月，前後統計送進宮中，連彭紉蓀，吳朗西等，共是八十八人。王真看了大怒，即令將老道士紫觀等一十四人，盡械繫刑部正法。一面又來奏聞憲宗，憲宗也十分忿怒，下諭貶韓妃入景寒宮，十二個宮女，悉處絞罪，內侍莫齡腰斬。惟彭紉蓀和吳朗西兩人，身受迷藥，不由自主，罪惡非出本心，似在可赦之例。王真頓首奏道：彭紉蓀與吳朗西情有可原，皇上

聖慈，自不欲妄殺；然恐一經釋放出去，難保不把這事洩漏，事關宮闈曖昧，及朝廷威信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憲宗拍案道：非卿提醒，朕幾忘了。于是把彭紉蓀和吳朗西兩人，也處了統罪，並說兩人雖受人迷惑，但身為秀才——吳朗西也是秀才——妄交匪人，顯見平時的不安分，所以皇上格外賜恩，令其全屍。王真領了諭旨，自然去一一辦理。只可憐彭紉蓀、吳朗西兩人，享了一個多月的黑暗富貴，便在三尺白綾下畢命。那吳朗西還是個單丁，這一來並斷了吳氏的香烟了。憲宗殺了紉蓀和郎西，並十二個宮人，以爲滅口了；誰知天下的事，要人不知，除非莫爲。不上幾時，京中早已傳遍，把韓妃引誘少年男子進宮的事，大家常做了一件新聞談講。原來英宗在日，拿韓妃異常的寵幸，自英宗賓天，韓妃晉了太妃的尊號，在憲宗本來瞧不起他，祇封了瑞妃、熾妃、慧妃等，不願加封韓妃，經廷臣抗議，算勉強封贈。那韓妃終是個妓女出身，獨處在深宮裏，怎能耐得住性情，更過不了寂寞淒涼的歲月，由是假進香爲名，和白雲觀的道士紫觀商量好了，替他把少年男子引誘進宮，任意縱慾，一般少年都被他纏得骨瘦如柴，到了一病奄奄時，便着心腹內侍，將病人拖出去拋在荒地上，有的擲在御溝裏，多半是死無疑了。也有給那家族在荒草地上，或御溝中尋獲的，忙昇回去醫治，十個中有不得一個是活的，家中問他到甚麼地方去，弄成這個樣兒，却是死也不肯吐露，因怕說出來事關姦污宮眷，罪要

滅族的。以是都下起了一種謠言，謂有夜蛟兒攝取青年子弟，害得失去兒子夫婿之家，大家疑人疑鬼。自韓落霞——韓妃名兒——這件案子敗露，京裏少年子弟也沒有失去了，夜蛟兒的謠傳，也自然而然的息滅。只韓妃的那樁事兒，巷議街談，增資添料，講的人故甚其辭，分外說得離奇怪誕，把韓妃竟說得來去御風，和妖怪一般，並那白雲觀的道士也說得他和神仙一樣了。還說老道士紫觀受刑的時候，頭顱落地，頸中有白氣上騰，化爲一個小紫觀，哈哈大笑三聲，駕雲向西而去。這種神話，且按下不提。再說憲宗在百花洲，臨幸了萬貞兒，過不上幾時，就冊立他爲貴妃。又把百花洲對面的海天一覽，改建爲萬雲宮，令萬貴妃居住。光陰如駛，又過了一年，萬貴妃恃着寵幸，潛植勢力，漸漸權侵六宮，連皇后都不放在他眼裏了。吳皇后見萬貴妃專橫，心下已萬分難受了，有一天上，萬貴妃領着六宮，往祀寢陵，吳皇后聞知，倒還容忍，待至行禮時，萬貴妃爭先，將吳皇后擠在後面，吳后大憤，當時也不行禮了，怒冲冲的回到宮中，便傳萬貴妃到鳳儀殿，把他訓斥一頓；那知萬貴妃自恃皇上深寵，反面責吳后失禮，吳后越覺忿不可遏，令宮女褫去萬貴妃的上衣，請出家法來，把他痛笞了十下，打得萬貴妃珠淚盈盈，回轉萬雲宮裏，賭氣睡在綉榻上，足足哭了一天。憲宗閱罷政事回宮，見了萬貴妃的形狀，忙問甚麼緣故？經萬貴妃帶哭帶訴的說了一遍，又說吳后祀陵，不會行禮便回，自己失禮

不知，反訓責別人。憲宗聽了，氣往上衝，原來吳皇后與柏妃王妃的冊立，都是錢太后的主意，憲宗於吳皇后本不甚合意，又吃萬貴妃撒嬌撒癡的攪撥一番，憲宗越覺憤怒，便親自趕到坤寧宮，和吳皇后大鬧了一場，竟去見錢太后，說要廢立吳皇后，將萬貴妃冊爲中宮。錢皇后道：你如定步廢去吳氏，也輪不到萬氏冊立，還有王妃和柏妃，比萬氏早立，自應兩人中擇一爲后，纔是正當；萬氏年齡已經老大，冊立了他，不怕廷臣們見笑麼？憲宗沉吟了半晌，知道情理上說不過去，只得下諭廢了吳后，暫命王妃統率六宮，並不冊立正后。在憲宗的用意，要想替萬貴妃湊機會，得着時機，便立萬貴妃做中宮。這時萬貴妃雖不能如願，吳皇后却廢去，總算給萬貴妃出了一口惡氣。萬貴妃見皇帝爲了他廢去皇后，從此威權愈大，名稱是貴妃，實行的皇后制度；那王妃又甚懦弱，毫無統馭六宮的權力，一切都讓萬貴妃去作主。萬貴妃又生性奇妒，他在宮中專寵，不許憲宗再臨幸他妃，憲宗偶然和宮女談笑，被萬貴妃瞧見，立即把那宮女傳來，一頓的亂棒打死。憲宗也因愛生懼，漸漸的有些害怕萬貴妃起來。六宮中有個瑜妃，本是憲宗自己冊立的，遠在萬貴妃之前，偏是萬貴妃看他不得，滿心要和他作對。講到瑜妃的容貌，在王柏兩妃之上，維妖冶不如萬貴妃罷了。萬貴妃深怕他奪寵，把瑜妃做眼中釘般的看待。又兼憲宗天天和萬貞兒廝混，不免有點厭倦了，就往瑜妃的宮中走走。萬貴妃知瑜

妃年紀比自己年輕一半，論不定憲宗受他的迷惑，以是心裏恨得癢癢地，正在沒好氣的當兒，憲宗在瑜妃處連幸了三夜，把個萬貴妃氣得忍無可忍，第四天的清晨，乘憲宗出去臨朝，他便領着五六名宮侍，各執着鞭兒，蜂擁到仁和宮中，將瑜妃遍身痛打了一頓；萬貴妃還親自動手，在瑜妃的小腹上，狠狠的打了幾拳，適值瑜妃有娠，被他這樣一毆辱，就當夜墮胎，又生了一個多月的病症。萬貴妃聽知瑜妃墮胎，心中暗自慶幸；只苦的自己年紀大了，天癸斷絕，不能生育了，所以也不許別人生育。妃子中誰若有孕，萬貴妃恐生出太子來，皇帝要移寵到別人身上去，故此必百般的設法，非把那妃子弄得墮了胎不罷手。又禁止憲宗去臨幸他妃，和另立妃子。憲宗聞瑜妃受責墮胎，爲了懼怕萬貴妃，不敢明說，祇有私自垂淚嘆息。俗語道：私鹽愈捕得緊，愈是要賣。萬貴妃把憲宗和罪囚似的監視着，那裏曉得偷偷摸摸的事却愈多。平常一個酒肉市僧，多賺了些臭銅錢，也要想取三妻四妾及時行樂；何況是一個堂堂的皇帝，粉白黛綠，當然要滿前了。憲宗在面子上雖畏着萬貴妃，暗底下不能沒有別個寵幸。萬貴妃微有些覺着了，在宮中秘密查詢，又遍佈了心腹宮女內侍，留神憲宗的行動；不到幾天，被萬貴妃偵查出來，知道萬安宮的宮侍慕珠，仁壽宮的宮女水雲，柳葉，長春宮的宮女楚江，永春宮的宮侍金瓶，晉福宮的宮女寶鳳，這一班宮人，都經憲宗臨幸過，一齊納爲侍嬪。那柳葉和

金瓶，似有冊爲妃子的消息。萬貴妃打聽得明白，一縷酸氣，幾乎連腦門也鑽穿了，便吩咐內侍，去預備下一座空室，佈置既畢，命宮侍把慕珠，柳葉，寶鳳，水雲，金瓶，楚江等六人，一併召到了，萬貴妃高座堂皇的嬌聲罵道：你們這班淫婢子，敢瞞了俺家迷惑皇上麼？今天俺如不給些利害你們瞧，將來宮裏怕不讓了你們這幾個狐媚子！萬貴妃說罷，命宮人們把金瓶等六人的羅襪褪去，山下纏帶，露出瘦削蜷屈的玉足來；萬貴妃命在地上排起鐵鏈，又燒起兩座火爐子，等爐火燒着了，輾出鮮紅的熾炭，鋪在鐵鏈的四面。不一會並鐵鏈也紅了，萬貴妃叱令宮人，扶着慕珠等六人，赤足上了鐵鏈，強他們在鏈上一步步的走着。可憐纖弱的金蓮，碰在這通紅的鐵鏈上，嗤的一聲，皮膚都貼牢在鏈上，一陣陣的青烟，望上直騰，臭氣四散觸鼻；慕珠等慘呼了一聲，齊齊地昏了過去。萬貴妃又命將冷醋灑在鏈上，把金瓶等薰醒轉來，笑指着他們說道：你們還要狐媚皇帝麼？金瓶等已痛澈心肺，那裏還答應得出，只不住地口裏哼着。萬貴妃冷笑了兩聲，自回宮去。這裏金瓶和慕珠楚江，水雲，寶鳳，柳葉等，織足被炙得烏焦糜爛，鮮血模糊，不能步履了，只坐在地上相對着痛哭。憲宗聞報，忙趕來瞧着；見了這樣淒慘的情形，也覺心上不忍，不由的流下淚來。一面令太監們扶持了六人，令太醫院去診治。後來祇一個水雲治不好，潰爛時毒氣攻入心臟，叫號斃命。餘下的慕珠，金瓶等五人，終算治好了，然兩

脚都成了殘疾，已不能和常人般的行走了。萬妃似這樣奇妒，宮中誰不見他畏懼，可是過了幾時，六宮的甯妃又懷妊了；被萬貴妃暗令內侍，把甯妃的肚腹上，用藤桿滾了一下，又弄得墮下胎來。偏是王妃爭氣，他懷着身孕，恐萬貴妃算計他，很祕密的把白綾緊緊的細着，柏妃也一般的效法，竟不會吃萬貴妃瞧出破綻的；到了十月滿足，王妃生了一個女兒，柏妃却產下一個太子來。憲宗聽了，自然很有興，廷臣也都來叩賀，憲宗命在太極、太和、寶華、寶和等殿上，大開筵宴，賞賜內外臣工。正在興高采烈，誰知宮女慌慌張張的來說：太子忽然七孔流血死了，總計生下來還不到三天，便往闔王殿上去了。憲宗這一氣，幾乎平空地跌倒下來，只好痛哭一場，用皇子禮瘞往金山，與殲殤的諸王同葬。憲宗悲抑還沒有去懷，幸得王妃的女兒，却甚強健，憲宗有了這個小公主，也算聊勝於無了。但過不上三個月，嫗母抱着那小公主，在金水橋畔玩耍着，一個失手，撲通的一聲墮在橋下，內監宮人忙着去打撈起來，這位小公主已是兩眼朝天，追隨那小太子往陰中作伴去了。憲宗聞知，又是一番的傷感，獨有那王妃幾次哭得死去活來。憲宗常常嘆息道：朕的命中似這樣多舛，連個女的也招留不住麼？王妃聽了，轉去勸慰憲宗，不必過於悲哀。憲宗也覺沒法，惟付之一嘆罷了。是年的冬季裏，王妃又懷妊了，甯妃也說有孕，又有嘉貴人，惠貴人，也都有了六七月的身孕；到了第二年上半年，王妃居然生了

太子，惠貴人和嘉貴人又先後生了皇子，甯妃生了女兒。憲宗見一年中添了三子一女，這喜懽是可想而知了。於是祭太廟，開慶筵，足足忙了半個多月，纔得平靜下去。當時王妃生的皇子最早，將來預備立爲東宮的，便賜名祐貞，惠貴人生的賜名祐榮，嘉貴人生的賜名祐權，惠嘉兩貴人，因生了皇子，都晉爲妃子。甯妃生的女兒，賜名金葉。日月流光，太子祐貞，已能夠呀呀的學語了；憲宗異常的愛他，時時把太子抱在手裏，臨朝的時候，又命太子坐在龍椅的旁邊，退朝下來，抱他同坐在輦上。那太子却不時要啼哭，但一坐在輦上，就停住不哭了。憲宗笑道：吾兒他日該坐轎的，便令木工，替太子定製了一輪小車，在御園的草地上推來推去，引得太子嘻嘻的笑個不住。一天那推車的內監用力太猛了，一時把持不住，直入金水橋下去；慌得宮女衛士，趕忙救護，幸得太子不曾淹死的，然經這一嚇之後，漸漸生起病來，不上一個月就一命嗚呼了。王妃又哭得要尋死覓活，憲宗悲感萬分，令將當日推車的太監，以及護衛的內監宮女，衛士等，一併斬首。豈知一波方平，一波又來；惠妃所生的皇子祐榮，又患七孔流血的病症死了，憲宗又是悲傷，又是狐疑。萬不料嘉妃所坐的皇子祐權，經宮女替他沐浴時，不知怎樣的，會在浴盆裏淹死了。憲宗這一來，真是又急又氣，又是傷感，三方面交逼攔來，也釀成了一病，足有三個月不能起床。看看病勢稍輕了些，又報公主金葉，忽然倒地死了，死的時候，遍

身發了青紫色，好似中了什麼毒一樣。憲宗聽得，病又加增起來，他有氣沒力的叫識得傷痕的內監，細細地把公主金葉一驗，回說是中的蠱毒。憲宗這時也病得昏昏沉沉，祇含糊答應了一聲，就算過去。直到明年的春末，憲宗病才慢慢地好起來，由坐而步，至自己能夠行走了；於是舊事重提，將服侍祐榮的宮人內監，並和祐權沐浴的宮女，及侍候金葉的內監宮人，一起傳到了面前，由憲宗親自勸訊。那裏曉得着實追問下去，都不承認侍候太子，連太子是什麼樣兒的也不會見過，轉弄得憲宗倒是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腦起來了。待後來仔細一詰問，纔知道當日服侍太子的宮人內監，都被萬貴妃遷出宮去，憲宗正病得頭昏顛倒，萬貴妃暗地裏偷天換月，他竟一點也沒有得知。這時溯本求源，把萬貴妃的姦惡行爲，完全顯露了出來。憲宗如夢方醒，雖然惱恨萬貴妃，祇是心裏畏懼他，不敢發作罷了。其時襄王祁璿，忽然從河南遞進一本奏牘來，憲宗看了疏言，不禁紛紛的落淚。要知憲宗爲甚傷感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乾綱不振，遂使牝雞司晨，則固無論其爲國家，雖一平常百姓家，鮮有不債事者？矧女子之得專權侵夫，多半由其夫因愛生懼而起。迺知小人女子固不可縱容，而在今日論，是說必目爲迂腐矣。

憲宗愛寵一年已老大之萬氏，事事加以縱容，所謂姑息養姦，釀成其陰盛陽衰之勢力。蘊蓄既久，則一旦爆發，於是乎將不可收拾矣。然萬氏殺妃而沉子溺女，婦人心之狠毒於斯可見。然有萬妃之兇悍，亦愈顯宮廷之危亂與黑暗，試觀其壘殺皇子四公主，二悍然行之於前，既不畏憲宗之知，憲宗知而亦不敢問，其當時威權，六宮無與頡頏，雖錢太后亦無如之何也。

第四十七回 老王爺啖蝗留古蹟 小杜宇鬪獅展奇能

却說：憲宗看了襄王祁璫的奏疏，忍不住流淚對大學士汪直說道：老皇叔爲拯萬民，竟身與災蟲相抗，以致殉災；這樣的耿耿忠忱，死得真也可憫了！汪直聽說，就御案上瞧那疏文，却是襄王祁璫的遺疏，述那河南的蝗災情形，真斂得慘目傷心，痛哭流涕，結末說自己悲憫百姓受災，將以身殉災的主旨，講得極激烈感慨。汪直看畢，也不由點頭嘆息。原來襄王祁璫，是瞻墦的兒子；從前瞻墦就封在長沙，瞻墦逝世，長子祁璫襲爵，便改封在河南。瞻墦在英宗朝，也很立下些功績，當英宗被虜北去，回國後，隱居南宮，景帝諭令大臣，不准朝覲，瞻墦嘗上書景帝，勸他按禮朝參。等景帝見廢，英宗在奏疏當中，尋出瞻墦的奏章來，不覺十分感動。從此便對於瞻墦，就格外器重。憲宗受英宗的遺訓，命改封襄

王祁璿往河南。祁璿奉諭後，攜眷入覲。襄王的愛妃秦氏——祁璿的妃子——和錢太后是表親，乘着進京的機會，便進宮朝謁錢太后。那時憲宗恰巧在側，見襄王妃生的雪膚杏肌，花容月貌，不覺心動。又值襄王妃是夜留在宮中，憲宗很是戀戀不捨，祇礙於禮節和錢太后的眼睛，不好任性做出來，勉強的退出宮去。憲宗回到寢殿，也不召幸妃子，獨自呆坐了一會，和衣睡着了。第二天又忙忙的臨朝罷，趕往錢太后的宮內，想去看那襄王妃秦氏，不料秦氏已早出宮去了。憲宗撲了個空，心裏悶悶不樂，終日短嘆長吁，好似失了一件寶貝一般。內侍黎孫見憲宗晝夜不安，微微被他窺出了心事，先把言語來試探一下，憲宗嘆口氣道：朕的心裏有事，與你說了還是無益的。黎孫忙跪下道：奴婢受皇上上的厚惠，雖有蹈湯火的事，也要去幹他成功；至若小事是更不必說了。憲宗因黎孫說得懇切，就把看中襄王妃子的意思，略約講了，又說王妃是自己的嬌子，即能實行，於人倫上似乎說不過去。黎孫笑道：陛下身為天子，有甚麼事不可以做得，況那襄王妃又是太后的表親，只要慢慢地想法，沒有做不到的。憲宗笑道：黎兒！你如其能夠替朕把這事幹得好，自然重重的酬答你。黎孫傾諭出宮，竟自去見襄王，將憲宗看上王妃的話，直捷痛快的說了一遍，襄王聽了，覺得事出意外，不免非常的驚駭，經黎孫反覆陳說，把其中的利害，譬喻的十分透澈。又說：皇上既起了此意，王爺如過於拗執，必至禍生

不測，就要弄得骨肉相殘了。黎孫說時，聲色俱厲，襄王不禁動容，沉吟了半晌，慨然嘆道：「他這樣不顧人倫，俺亦何惜一妃子。說罷便進內去了。不到一會，襄王出來向黎孫道：「俺和秦妃商量，他爲保全俺的幸福生命，並免骨肉猜忌起見，自願進宮侍候皇帝，你且回去覆旨，俺在三天內送秦妃進宮就是。」黎孫大喜道：「王爺大度，必蒙皇上寵任，將來後福無量。」襄王連連搖頭，令黎孫速去。當下黎孫別了襄王，也不進見憲宗，祇在宮內靜待消息。到了第三天的午晌，果見襄王親自送了秦妃進宮，黎孫忙去接着，便捏傳上諭，命襄王退去。黎孫導引秦妃進了甯遠門，暫在水月軒中等待，自己却挨到了晚上，來見憲宗道：「美人已經來了，憲宗跳起來道：「有這樣容易的事，朕可不信你的話。」黎孫故意遲疑了一會道：「陛下可下旨召幸，看來的是不是？」便立見分曉了。憲宗笑道：「他在王府裏，怎樣的去宣召黎孫？只催着諭旨，憲宗即命尙寢局遞一枝綠頭籤給他，黎孫領了召籤，去導秦妃進了寢殿，照例經過檢驗室，兩個宮人把秦妃接了進去，憲宗就燈下望去，見確是秦妃，真是又驚又喜，更暗暗服黎孫的手段敏捷。但憲宗在秦妃之前，晝夜坐臥不安，這時真見了秦妃，究竟攸關名分，轉覺心下慚愧起來，點點的做聲不得。秦妃兀坐着，也是一語不發，也不向憲宗行禮；兩個人默拚了好半天，到底是色胆包天的憲宗皇帝，搭訕着對秦妃問長問短，引秦妃開了口，兩人漸漸的有說有笑，問答相應，慢慢的

親熟了。結果是同進羅幃，了却五百年前的宿債。兩人把這筆帳算訖，憲宗問起秦妃的年齡和芳名，秦妃回說是十九歲，小名芸香，陝西人，嫁襄王纔得三年。憲宗聽說，心上便起了一個疑問，以錢太后不是陝人，和秦妃同是兗州籍，現在秦妃自說是陝人，地方就是不對。況襄王祁璘，十五齡便立妃子的，秦妃自謂祇嫁得三年，就算他十九歲，也已嫁得五年了，這是第二椿疑竇，不過口子上暫時不去說穿他。憲宗自幸了這個嬪子妃子，幾次要冊立他做貴妃，秦妃怕惹人笑話，堅辭不肯受封。這樣的過了一個多月，襄王已就河南封地去了，憲宗寵愛着秦妃，天天召幸無虛夕。有一日，憲宗和秦妃並枕睡着，到了司禮監來宮門前朗誦祖訓，憲宗起身跪聽，覺得床上空虛無人，聽訓已罷，回頭喚那秦妃，不見答應。其時天初破曉，燈光黯淡，朝曦未升，宮中昏暗不明，憲宗令宮人掌上明燭，四覓不見秦妃，宮人等在宮內外，更衣室，沐浴室，裝飾籠，薰香室，彤史，司饋，尙寢等室，都遍了，沒有秦妃的影蹤。憲宗很是詫異，一面檢視秦妃的私藏，並憲宗餽賜的珍寶，也一樣不曾移動。于是立即召總管太監王真來偵查，仍無下落。宜那司關的太監侍衛詰問，回說宮門下鍵後，便無人敢擅自進出。憲宗見大家忙了一天的星斗依舊毫無頭緒，只得上輦去臨朝，待到視政畢，又回宮查察，秦妃還是消息沉沉，又不敢去白錢太后，憲宗納幸秦妃，本瞞着太后的，因秦妃與錢太后是表姊妹行，今憲宗納爲妃子，在

太后面上似太沒交代了，不得不隱瞞了太后做事。當下憲宗失了秦妃，勃然大怒道：「禁闕中竟會失蹤妃子，內外大小宮監侍衛，却一個人也不知道的，那還了得麼？現限三天，必須尋得秦妃回話，否則自總管以下，一例處罪。這道旨意一下，總管太監王真，和各宮各殿各門的太監首領，和各宮女領袖，都慌得同船頭上跑馬般的走頭無路了。幸虧那總監王真，稍得憲宗的信任，再三的叩頭要求寬宥，甚至痛哭流涕，憲宗纔終限十天，十天之內如沒有秦妃的消息時，就要砍去腦袋的了。王真見憲宗正在盛怒，不敢再求，只好領了諭旨出來，和各處的首領太監商議，有的說秦妃投井或投河自盡的，有個說必是襄王派了有本領的人，躡進宮來把秦妃盜去了。王真見兩說都有些意思，以自盡當必不出宮外，只命小內監向宮庭各處花池流泉中細細地去打撈，一面去告知五城兵馬司，將內外皇城緊閉起來，挨戶搜查，又行文各郡邑關隘，認真偵查。這樣的鬧了四五天，連秦妃的一點影兒都沒有，把個王真急得要死，憲宗失了愛妃，也終日愁眉雙鎖，還時時把秦妃的遺物取出來，把玩一會，嘆幾聲；似這般的虛空咄咄，忽在秦妃的鏡奩裏面，尋到了一張花箋，箋上用小楷書着兩首詩詞，上款是芸香吾妹，下款署知心隴西生上。那詩句道：

寂寞秋將暮，悽涼獨夜舟。人比黃菊瘦，心共白雲悠。詩苦因愁得，殘燈爲夢留。不堪思往事，逝水

少澗流——暮秋

蓮花蓮葉滿池塘，不但花香葉亦香；姊妹折時休折盡，留他幾朵護鴛鴦。——探蓮

春色桃花秋海棠，夏蓮心苦烘銀塘；一樓霜月晶簾捲，總爲清吟易斷腸。——題畫

春雷發地見天根，春色巫山季女魂；蝴蝶夢中三折徑，枇杷花下一重門。莎汀沙軟眠鳧子，菜圃

香清接稻孫；却怪漫空飛柳絮，化萍點破小潮痕。（隴西生作）

年年新綠長新根，春暖香迷蛺蝶魂；兩伴杏花開二月，恰承翠輦出重門。隨風拂拂侵裙履，帶雨

離離認稻孫；最好深閨小兒女，多情攜侶伴苔痕。（芸香和作）

憲宗讀了詩箋，恍然說道：據詩中的口吻，却不似王妃，竟是個別有情人的小家碧玉；怪不得他自謂是陝西人，想其間必有一段隱情在裏面。那署名隴西生的，當是他的心上人兒，倘若澈底根究起來，定有怎麼豔史情迹存着呢。憲宗默念了一陣，把詩箋袖在袖內，慢慢的踱了寢殿，正見王真走來，憲宗方要取詩給他瞧，王真已跪着稟道：秦娘娘的消息有了。憲宗驚喜道：現在甚麼地方？王真說道：適纔接得葭州府的報告，謂自跪誦上諭後，即認真查訪，到了第三天上，便有一個少年書生，自稱是隴西生，據說：秦妃是陝人名芸香，姓華，年十九歲，和隴西生自幼訂有婚約，後被襄王選入王府，充襄王

妃的侍女。隴西生幾次設法，總不獲有情人成了眷屬。襄王進京，不知怎樣的移花接木，把芸香送進皇宮，聞皇帝已納爲妃子，隴西生頗有佳人歸沙叱利之嘆！忽一天遇見一個黃衣少年，自喻是峴崙奴一流人物。隴西生便把芸香入宮，和自己一段情史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黃衣少年便擔承替他取回芸香。說得隴西生似信非信的，和黃衣少年敷衍了幾句。不料少年去後，不到半個月，一天的夜裏，居然負着一個大包袱，從屋簷上飛奔的下來，隴西生忙去迎接，那黃衣少年將巨袱授給隴西生道：快去看心上人罷！隴西生把大包袱打開，見裏面睡着一個絕色的美人，穿着一身的宮妝，星眸微啓，柳腰嬌懶，似十分的困倦，再仔細一瞧，正是晝夜盼望的芸香。隴西生這一喜，幾乎連眼淚都笑出來，忙出去謝那黃衣少年，已不知他往那裏去了，只得望空拜謝，疑是神助。及至和芸香敘談，謂那天晚上，與皇帝並枕臥着，忽然覺得昏昏沉沉，耳邊聽得呼呼風响，開眼看時，見你——指隴西生——立在我的面前。隴西生見說，屈指計算，自芸香那天五鼓被失出宮，晚上已到葭州了，纔知道真個遇見了俠客。如今隴西生聽得朝廷諭旨頒發各處，偵查秦妃失蹤，知道這事隱瞞不過，就來投案自承。葭州知州孟鄴，見案關盜竊宮眷，情節重大，不敢擅專，於是將隴西生和華芸香——秦妃——親自械繫進都，投柬入兵部，尙書汪直不在都中，由司員轉報知大內總管府，總管太監王真，即提訊一過，進宮奏

知憲宗，並把隴西生和華芸香關係的前後情形，以及隴西生所供，俠客援芸香出宮的經過，細述一番。憲宗聽罷，想起了詩箋上的署名，和王真所說的話，似合符節，不覺暗暗點頭。便吩咐王真，將隴西生釋放了；華芸香既已有夫，自不便奪人之愛，着令隨隴西生回去，擇日成婚。又令襄王祁璿，把秦妃的隱情，從實回奏。這道諭旨一下來，隴西生和華芸香兩人，果然十分高興，就是京師的士大夫，也都去探望隴西生。詰詢他和華芸香的情史；仕女們還來與芸香締交，隴西生的寓所，幾乎戶檔爲穿。一時巷議街談，拿這件事講得到處皆知。隴西生嫌他們麻煩不過，悄悄地乘夜回往陝西去了。再講那個襄王祁璿，接到憲宗的上諭，驚得目瞪口呆；別的不去說他，祇秦妃的事實，已犯了欺君的罪名。當下忙召謀士柳梅賢，進府商議。梅賢說道：某看皇上，斷不致加罪王爺的；因皇上納幸王爺的妃子，名分人倫兩有乖張，諒來是瞞了太后幹的事。惟王爺如在奏疏上辨白，恐不能得皇上見原；最好王爺親自進京走一遭，將內容直捷上陳，某可保王爺安然沒事。襄王纔眉道：無故擅離封地，不要獲咎的麼？梅賢正色道：王爺只說進京待罪，怎得謂無故？襄王想了一會，覺除此也沒有別法，便進內和秦妃說知，星夜收拾了行裝，把府事托給了謀士柳梅賢，自己匆匆進京；到了都中，適值憲宗御的便殿，襄王入覲，伏地大哭，自述欺君有罪，把將華芸香冒充自己的秦妃，進獻皇宮的緣由，據實上聞。原來芸

香和襄王妃的面貌，非常相似，襄王愛他容色酷類王妃，強迫選爲侍女。有時芸香和王妃易裝，連襄王都辨不出真僞來，只王妃的粉頰上，有一粒小小的黑痣，算是區別；倘若粗心瞧看，簡直判不出軒輊。內監黎孫，突去王府將憲宗見愛秦妃的話，從直敘述；襄王驟聽很是爲難，後來忽記起芸香來，就滿口應承。過了三天，命芸香改做王妃的裝束，送進宮去，憲宗真被他瞞過了，萬萬想不到芸香還有情人在外，一齣祕劇竟至拆穿。現在襄王直認不諱，憲宗以襄王這個主見，倒免却了自己亂倫之嫌，心裏轉是樂意。所以這時反安慰了襄王幾句，說他此舉頗曉大義，命他安心自回封地。臨行的時候，又賜賚金珠玉帶，錦袍緞匹，並外邦進貢來的珍物，及人蔘十斤，鸞箋千冊，百花釀十瓶等。襄王受這樣的重賞，真覺出人意外。那時內監黎孫，已陞了錦衣侍衛，聞襄王蒙旨獎掖，想自己的官職，是從襄王根本上來的，於是就來走賀。襄王當然虛謙了一番，即日辭行起程。他回到河南，和秦妃講起，極感激皇上的厚恩，常想乘間圖報。是年河南地方，五穀結實，異常的豐茂，農民以爲坐享豐收，樂得人人高歌，家家騰歡；那裏曉得天災將到，田稻分外起色了些。一天的清晨，猛聽得東南角上一陣黑雲，直向河南飛奔而來，到了頭上，但聞空中若怒潮洶浪，萬馬奔騰；天色也爲黝黯無光。人民疑是大雨來了，却又不是下雨，遙望上去，好似天雨冰雹，黑斑點點，上不上落不落的，不知是甚麼東西。百姓們慌

做一團，大家閉門不敢出來。直到第二天的午晌，天空裏纔見清淨，衆人猜三嚷四，擁着一堆，講昨日的現象，有說妖怪經過的，有謂天呈變象的；有幾個農民走過田裏，只叫得一聲苦，不知高低。不一刻，農人愈聚愈多，各人到自己的田中去一瞧，一齊叫起苦來。原來那田裏很豐茂的禾穗，被那蝗蟲嚼得斷硬折穡，七零八落了。方知昨日清晨似雲似雹的，迺是蝗蟲入境的緣故。農民便攜了網兜等器，大家下田捕蝗；誰知越捕越多，弄的滿田都是，甚至樹木竹林上也棲遍了。百姓到此時，不禁束手無策；眼睜睜的，看着將熟的禾穗，給蝗蟲咬壞了，心裏怎的不痛呢？只有瞧着田中，放聲大哭，四野裏霎時哭聲震地，真是男啼女號，萬分傷心。襄王在府中，聽得外面哭聲大震，親自出來詢問，見是蝗蟲爲災，便糾集了無數的鄉民，下田捕蝗。襄王也執着布旗督工，捕蝗一斤，買錢三十文。豈知今天捕去了一萬，明日便生出兩萬來；襄王大憤，叩頭禱天，盡願己身代災，依舊無靈。襄王忿怒極了，大踏步走下田中，捉住蝗蟲，往口裏亂嚼，吃了有千百隻光景，肚裏脹悶欲絕；不上半天，蝗毒發作起來，襄王就弄的頭青臉腫，竟死在地上了。襄王死後，屍身旁邊滿棲着蝗蟲，漸漸的愈聚愈多，堆積好似山邱一般。田內的蝗蟲，却一頭也沒有了。這樣的過了三天，積聚的蝗蟲都化了清水，露出襄王的屍身來，由王府裏收拾起襄王的屍首，一面上章奏聞。憲宗見了奏疏，也十分感傷，諭令照王禮厚葬。河南的人民

感襄王的賜惠，和驅蝗的恩典，就在襄王身殉之處，建起一座廟宇來，叫做朱王廟。後人傳說，誤呼他爲驅蝗廟。從此凡河南患蝗，只要往朱王廟裏祈禱，蝗蟲便立時消滅。如今廟貌猶存，古蹟流傳，春秋佳日，士大夫多登臨憑弔呢。憲宗成化十三年，尙書汪直，奏請憲宗駕幸林西，效古天子的春秋郊獵。憲宗閱奏，自然高興，當即批准，並命汪直領兵三千護駕，鑾輦竟向林西進發。那林西本是個荒僻未經開化的野地，山君——虎——猛獸極多，御駕到了半塗上，忽然撲出一頭野獅，望着人羣裏亂咬過來，兵丁被傷了五六十人，侍衛也相顧逃命。正在危急時，駕前的掌楸小監杜宇，驀地撇了紫繖，大吼一聲，擡拳直奔那野獅；野獅捨了衆人，向那杜宇撲來，杜宇急忙閃過，隨手一把，將獅子的尾巴抓住了，奮力往下摔去。這時那些兵士侍衛，都看得呆了。不知杜宇怎樣的獲住猛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富貴巨族，子孫多爲執紼兒，皆由貪吃好糖，不讀不治生產，遂有成人不辨菽麥者，非虛構也。至若帝王大家，則更無論矣。以故世代相傳，子孫每多不肖，其亡國也，蓋有由來矣。

不謂酒色昏迷之帝胃中，迺出襄王父子。夫瞻講爲外藩，勸農獎士，其地課賦不闕，尤多名儒，瞻講之功不可沒也。然父而賢矣，有子祁璫，愛民而以身殉災，是則可謂肖子。

汪直宦官之巨蠹，王振之流耳。此處已露頭角，其第一聲，卽勸天子郊獵，導人主於戲嬉，斯種借

筆伐姦，不啻直書其惡，亦勝似作千萬語，嗷嗷以醫一閹豎也。文筆簡甚深甚！

第四十八回 伍雲潭黑夜探皇宮 韓起鳳花朝盜寶簪

却說：尙書汪直，本來是個後宮的太監。因他迎合了萬貴妃，也得憲宗的寵幸，由錦衣衛擢到了侍郎，不多幾天，便加了兵部尙書銜，居然令汪直入閣辦事。其時朝臣當中，只大學士商輅，還敢說幾句話；餘如侍郎王恕，御史李燾，吏部尙書白圭等，都爲了彈劾汪直，弄得成邊的成邊，降職的降職。憲宗又命汪直設西廠，以訪查民間的情形。當太宗篡後，怕百姓有甚麼不服的議論，就設起一所東廠來，專一派內監往各處各地察訪私情。直傳了英宗時代，把東廠停止，裁去冗職的內監，人民歡聲載道。現在憲宗寵容汪直，添設一座西廠，命尙書汪直兼任監督，廠中潛首領太監兩人，小太監六十四人名，輪流出外偵察。汪直要討好萬貴妃，不知在那裏找了一個姓萬的老兒來，自稱是萬氏遺裔，排起來還是貴妃的族叔。萬貴妃自幼進宮，正恨沒有母族受他的蔭封，忽聞得有個族叔，自然十分喜歡，當時便訴知憲宗，把那老兒授爲都僉事，並賜名萬安。這萬安是個市井無賴，一旦貴顯，仗着萬貴妃的勢力，在外魚肉人民，又爲固寵起見，私下強取民間美女，進獻憲宗。又將房中秘術，書訂成冊，進呈上

去，把個憲宗樂得手舞足蹈，欣喜的了不得。萬安見憲宗樂此不疲，越發趨奉得利害；什麼淫書春冊，凡能輔助淫樂的東西，無不搜羅上進。憲宗久處深宮，那裏曉得民間有這許多的行樂名目，所以把萬安進獻的器物，都當做寶貝般看待。又將萬安的官職屢屢陞擢。不到半年，已做到了工部侍郎，並時時召萬安進宮，研究房術，萬安便拿淫劑劇藥，勸憲宗吞服，居然一夜能御十女。憲宗讚他爲仙劑，由是更信任萬安了。汪直覷得萬安獲寵，深怕自己的權被萬安奪去，就和小監何和密商良策。何和的爲人，倒也很是狡譎；他聽說萬安進獻房術，便勸汪直搜羅了美女送進宮去，算是和萬安對抗。恰巧內監江訓，奉了上諭，往潞州去採辦花石，汪直親自委託江訓，南去時代辦幾個美女回來；江訓一口答應了，一路經過泗陽等諸地，各州邑官員多來迎送，江訓囑令選就美人十名，待進京時帶去。那些地方官吏，巴不得奉迎中官，一接到了命令，當然惟命是遵，立刻向各處搜羅起來，湊成了十名，收拾一所館驛給美人居住，祇等江訓一到，便好送去復命。過了一個多月，江訓從潞州回來了，泗陽的官吏，忙着去迎接招待，又將十名美女，交給江訓，江訓看那十位美人兒，個個有絕色豔姿，不覺大喜道：俺此番回去，可以對得住汪監督了。當下江訓和各處州官酬酢了幾天，載着御選的花石和美女，匆匆就道北上。到了京中，把花石進呈了，然後去見汪直，將美女獻上。汪直謝了江訓，把十名的美女

又親自過目，十人中選出最好的兩名來，一個叫殷素貞，一個名趙虞娟，兩人一般的生得嫵媚豔麗，姿態宜人；汪直便把兩人裝飾好了，駕起了兩輛香車，小監前呼後擁的，護送進宮來。憲宗見了這樣的一對絕色佳人，喜得他抓耳揉腮，心中說不出的快樂。偏是那萬貴妃不服自己年老，一心想專寵下去。他見憲宗臨幸他妃，心下已是難受；又爲了襄王秦妃的事，和憲宗鬧過幾場，險些兒弄得兩下決裂。幸而憲宗有三分畏懼他，不會過於逼迫的。後來秦妃也失蹤了，萬貴妃得知，快活侍怎麼似的；因此當時宮中的嬪妃，疑秦妃的失蹤，是萬貴妃弄的玄虛。憲宗也疑惑到這一層，只是不敢證實他，不過暗暗銜恨罷了。這時殷素貞和趙虞娟進宮，汪直護送進來，冠冕堂皇的，誰也不知道是汪太監獻的美女；憲宗隨即下諭，册立殷素貞趙虞娟做了妃子。消息傳遞到萬貴妃的耳朵裏，滿肚的酸心，沒處可以發洩，要待把從前的老手段施出來，如今，的憲宗不比往日了，他在殷妃趙妃的宮門前，都用侍衛防護着，若無諭旨，不論何人，一概不許進宮。萬貴妃沒法可想，祇在宮中捶胸頓足的痛哭着，憲宗念他昔日的情好，有時也親自來安慰他幾句。但萬貴妃的妒忌是天生的，任憲宗怎樣的慰勸，他那裏能夠去懷；不到半個月，竟漸漸的釀成一病，臥床不得起身了。萬貴妃病倒了，憲宗的耳邊也藥得清爽一點，索性和殷妃趙妃攪在一起，再也不想不着有萬貴妃的病人。講到殷妃和趙妃，兩人雖

一般的美麗，兩美中再一比較，殷妃似勝趙妃一籌。憲宗的寵幸，自然把殷妃格外的另眼相看。但殷妃自進宮中，終是愁眉不展，好像有十二分的心事一樣。憲宗要博殷妃的喜歡，命汪直在外面雇了一班伶人進宮，在西苑的藝林裏，令伶人晝夜演劇，替殷妃解悶。殷妃見戲劇做得熱鬧的時候，勉強的一顧盼，就不願意再瞧了。憲宗又想出別種玩意兒來，取悅殷妃；殷妃看了，也不過微微地一笑，事後仍舊是愁眉苦臉的，想他的心事了。憲宗百般的逗引他，終不見他有嘻笑的時候。正弄得憲宗沒奈何的當兒，忽讀汪直奏請郊獵，恰中憲宗的心懷，便即日下諭實行。於是帶同了殷妃趙妃，龍輦鳳輿，同向林西進發。誰知還沒有圍獵，半途上就撞着一隻猛獅，搖頭擺尾的望着人叢中撲來；嚇得侍衛各自四散亂奔，有幾個抵敵一下的，便吃那猛獅咬傷。這時御駕已危急萬分，隨駕臣工，大呼：快救聖駕！猛見那掌繖的小監杜宇，攘臂直前，竟取猛獅；那猛獅回轉身軀，向杜宇撲來，杜宇急忙閃開，隨手就是一拳，打得那獅子連吼幾聲，似人一般的直立起來，一爪向杜宇的頂上擊下。侍衛們都替杜宇捏把汗，只見杜宇一個箭步，去躡在獅子的背後，一把將他尾巴拖住；那獅子到底力猛，潑刺刺地一個大翻身，杜宇也隨着他轉了過去，但他的兩手仍緊緊抱住獅子尾巴，死也不肯放手。那獅子尾上被拖着一個人，轉身着實不便，不由的弄得他性發，奮起獸王的威猛，將一枝尾巴和鐵槓似的直

豎了起來，杜宇也被他掀在空中；駕前的侍衛大臣，一齊大驚失色，看杜宇時，兀是緊抱在獅上。那獅子見掀不下杜宇，一時倒也走不遠了，祇把身體團圞地打轉。其時由錦衣尉王綱一聲吆喝，掄着手中的大斧，大踏步飛奔野獅，後面的那些侍衛，也蜂擁上前，杜宇在獅尾上，一手拖住尾端，右手拔出佩劍來，望着獅子的臀上亂刺。王綱和侍衛等，只候那空際時，纔敢砍着一兩下，因怕失手劈在杜宇的身上，所以不好施力。那野獅被杜宇在臀上刺得痛極了，又吃王綱斬了兩斧，侍衛也扎着了五六槍；野獅雖然雄壯，被一槍刺在肚腹裏面，臟腑受了創，挨受不住，狂叫一聲，倒在地上打滾。杜宇隨着他滾着，弄的頭昏顛倒，只得釋了獅子尾巴，跳起身來，助着王綱等併力地一頓刀槍，總算把那獅子擊死。一面來駕前報告，隨駕諸臣，都向憲宗問安。憲宗心神略定，急問殷妃趙妃可曾受驚？不一會，內監回報，兩位娘娘的鳳駕，距離鬥獅處較遠，未曾受着驚恐，憲宗聽了，才覺放心。其實趙妃的車兒，去鑾輦很近，他首先瞧見猛獅，嚇得玉容慘澹，半晌說不出話兒；經宮女們說打死了獅子，趙妃的香魂方慢慢地返舍。內監怕憲宗憂急，特地將這話隱瞞。至于殷妃的鳳輿，的確隨在最後，他却不會受驚的。當時那汪直把禁卒屯駐了，也來叩謁憲宗，自認死罪，憲宗並不責難他。汪直謝了起身，憲宗忽然說道：駕前二百四十名侍衛和校尉，祇一個王綱還能見危不懼，其他的人都願自己逃走，使朕幾遇

不測。但不知那獨鬥猛獅的少年是誰？汪直跪下磕了一個頭道：他也是侍候陛下的，便是愚臣的義兒。杜宇憲宗笑道：卿有這樣一個好兒子，快叫他來見朕，聽候賞賜。汪直領諭起身，去領了一個小監來，跪叩三呼畢，憲宗見他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嬌豔得如處女似的。不覺詫異道：這就是鬥獅的杜宇麼？看他如此溫柔，那裏來的氣力？汪直說道：連愚臣也不曉得他有那樣的武藝。憲宗即問杜宇自己，杜宇便把老子是個拳教師，他在幼年曾下過苦功，得着他父親的真傳，所以略有幾分勇力。前後明朗的奏了一遍。憲宗大喜道：你既具有真實本領，又有打野獅的功績，朕就封你做個駕前護衛使罷！杜宇謝恩起來，侍立在一旁。從此杜宇充了憲宗的貼身衛士，逐漸把他寵幸，釀出後來一段風流史，按下不提。再說憲宗車駕到了林西，汪直已設有行宮，是日即在行宮裏駐蹕。憲宗以王綱猛勇搏獅，也重賞了他。於是在林西住了半個月，天天出外打圍，可是那般妃依舊悶悶不樂，憲宗以般妃不嗜行獵，自然沒有甚麼興趣留戀。過不上幾天，傳旨回鑾。不日到了京師，萬安牽着羣臣，出城跪迎。憲宗進城，便陞奉天殿受衆臣的朝參畢，退朝回宮，宮內的太監宮女又都來叩見過了，憲宗去看那萬貴妃時，見他病已稍愈，只是面容憔悴，比前衰老了許多。憲宗囑咐他靜養，自回靜妃的宮中。這一夜仁慶宮內，忽然的鬧起刺客來，慌得一班嬪妃宮娥內監等，抱頭亂竄，不到一會，萬春宮——

萬雲宮——萬貴妃——長春宮——王妃——晉福宮——甯妃——永春宮——惠妃——雍仁宮——嘉妃——仁壽宮——瑋妃——永壽宮——江妃——昭仁宮等——趙妃——一齊嚷有刺客，憲宗從夢中驚覺，忙披衣下榻，連聲呼小杜——杜宇小名——快來！那杜宇保護着憲宗，早晚不離左右，憲宗也十分喜歡他，凡臨幸妃子，無論往何宮，杜宇總是在外侍候的。這時聽得憲宗呼喚，杜宇知道必有緊急事兒，便跳起身來，仗着一把鋼刀，直搶入昭仁宮中，見憲宗手指着窗外顫巍巍的說道：刺客！刺客！杜宇也不回答，轉身又奔出宮外，星光下瞧見一條黑影兒，望着槐花樹旁邊躍去，杜宇瞧得親切，挺刀大喝道：賊徒慢走！俺杜宇來了。說罷連跳帶縱的趕將上去，兜過槐樹亭子，覺得那黑影一閃，接着就是一聲看傢伙！杜宇曉得是暗器，急往樹邊閃過，拍的一下，却是一根槐樹皮兒，杜宇不由的好笑，諒他是沒有暗器，不過嚇人罷了，就大着胆向前追趕，忽聽疙塢的一响，一枝袖箭飛來，直貫杜宇的耳邊，杜宇吃了一驚，眼中火星四迸，兩條腿在地上也奔的越快了，看看將要追上，杜宇恐自己力弱，不能擒住刺客，回頭見背後火光通明，足步聲雜沓，侍衛內監一窩蜂的追來，只距離還很遠，杜宇膽却壯了許多，竟奮臂舞刀，直取那刺客，刀光飛處，那刺客也回身來戰，兩個人刀戰刀，在光明殿的丹墀下交手，那刺客的刀法純熟，把一口九環刀舞得呼呼風响，杜宇手裏招架，心中

尋思道：那刺客想必有些兒氣力，否則黑夜行刺，總以輕捷爲宜，攜帶的器械，不是單刀就是寶劍之類；從不曾聽見帶九環刀的。要不然，他不是誠心來行刺，或者特地皇宮裏來獻些本領的。杜宇正這樣的想着，那刺客忽虛晃一刀，望着迴廊中便走，管廊的太監聞得刀聲，掌着燈出來探望，那刺客疑是攔捕他，隨手乞察一刀，頭顱下地，屍身撲地倒了，那著燈兀是擎在手裏，這真是算他晦氣了。刺客殺了太監，搶步越過雕欄，繞着光明殿從月洞門中穿出去，恰逢守門的侍衛，方要舉斧來攔，那刺客已一刀劈去，究竟侍衛是個武進士出身，懂得解數的，見刺客刀至，引身躲過了，乘勢一斧攔腰砍還過去，那刺客無心戀戰，托地跳起數尺，仍向前狂奔，後面杜宇飛步趕到，侍衛也提着銀斧幫助杜宇追趕，將到香辰殿時，刺客似路徑很熟諳的，他並不超越香辰殿，却灣向一泓流水處而逃，那裏有一座石梁，要往稻香樹出甯濤門走御花園，非得經過這石梁不可。正值宮中的侍衛，繞出小徑，預在石梁上守候，一見刺客逃過來，大家吆喝一下，提着手裏的傢伙，準備廝殺。那刺客背腹受敵，料想是寡不勝衆，便嘩啞的拋了那口九環刀，聳一跳，撲通的一聲響，跌落河中去了。石梁上的侍衛，忙伸下擊鉤去，只一搭，已搭住了刺客的衣領，由兩個人併力地拖起來，此際那刺客弄得雙腳落了空，任你有多大的技藝，也休想施展得出。於是七八個侍衛，手忙腳亂的將刺客捆好，杜宇在後押着，解往光華

殿來內監先去稟報憲宗，上諭下來，令杜宇押往總管府裏囚禁了。待天明在便殿御駕親鞫。杜宇領命，解那刺客到了總管署。王真接着，卽械繫刺客，囚入牢中。杜宇自回覆旨。其時宮中議論紛紛，這一夜的鬧刺客，除了坤甯宮無人居住，沒有聲息外，祇昭慶宮——般妃——沉寂無事。那些內監，都說是來行刺皇帝的，幸得皇上洪福，未遭毒手。但不知刺客是誰的叻使，明天鞫訊起來，自有分曉。內監們這樣的說長道短，大家鬧到了天色破曉，皇帝將臨朝了，纔算安靜下去。憲宗視朝完畢，御了便殿，命杜宇往總管府中，提了那刺客來訊鞫。不一會兒，杜宇押着鐵索郎鐺的刺客到了殿前，那刺客在丹墀下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禮，只是身上帶着鐐鍊，起跪很是狼狽。憲宗厲聲道：「好大胆的逆徒，敢到禁闕地方，黑夜行刺麼？你係受何人的指使？從實供了，朕有好生之德，若情猶可原的，就恕你無罪，快把你姓名和緣由供來！」那刺客聽了，連連叩了幾個響頭，含淚奏道：「罪民此番私闖皇宮，並非誰人指使，也不敢行刺聖上；罪民實有一段隱情在內，真是罪該萬死。說罷又叩頭不住。憲宗道：「你有甚麼隱事，祇管直陳就是了。」那刺客俛伏着徐徐的說道：「罪民姓伍，名雲潭，是泗洲人。現在泗陽的縣署中，充一名辦案的都頭，也嘗破獲過幾樁大盜巨案。縣主見罪民小心從事，又會些小技，便倚做左右手一般。罪民在襁褓的時候，已定了親事，原是指腹論婚的，女家姓殷，也做過縣中胥吏。這樣

的過了十幾年，罪民家境清寒，乏力婚娶。直至今歲的春間，承縣主勸攬了些銀兩，罪民就回家定姻；忽接得女家的消息，說他的女兒淑素，已被州尹強迫還去，送往京師充皇帝的嬪妃去了。罪民堅不肯信，待到仔細一打探，纔知道真有其事。罪民的鄰人彭監生，未婚妻趙氏，也備選入宮，氣的他尋死覓活，和罪民正是同病相憐。那彭監生情極投江自盡，被罪民救了起來，商議同入京師，一來是時候有甚麼機會，和妻子通個信兒，二來順便在都下找個親戚，做些小本營生。惟選秀女，是聖上之意，誰敢違忤。罪民也沒有別的奢念，祇望今生與妻子見一面，雖死也心甘了！但不該自恃微技，擅進禁闕，希和妻子晤敘，誰知路徑走差了，連找幾處，終沒有罪民妻子的影蹤，因至路絕遭擒，罪民實是該死！伍雲潭陳畢，淚垂聲下，憲宗察言觀色，知係實情，不覺很為憐憫他，便露顏對伍雲潭說道：「你妻子進宮已久，朕已冊立爲妃子了，看來不能再適民間，今日恕你無罪，和彭監生各賜千金，回去另行婚娶罷。以後你不得再生痴想，妄入宮廷，否則就獲決不寬恕的了。」伍雲潭聽說赦宥不殺，心下萬分感激，忙叩頭謝恩。憲宗吩咐錦衣尉帶伍雲潭下去，又命內務府發銀二千兩，賜與伍雲潭彭監生二人，着即日出京。那伍雲潭因昨夜落水，濕衣還不曾更換，這時跟踉蹌蹌的跟着校尉下殿去了。憲宗退殿回宮，方要想把這件事去和般妃說知，走到宮門口，忽見宮女含淚來報道：「般娘娘自縊了！」憲宗聽

了大驚，慌忙三脚兩步的趕至昭慶宮，只見殷素貞已直挺挺的臥在床上，頭上帶子還沒有解去，大約已氣絕了。好一會，渾身冷得似冰，一縷香魂，早往地下去了。憲宗痛哭了一場，才悟殷妃平時愁眉不展的緣故。祇得諭令司儀局，按照貴妃禮盛殮，往葬金山，並追諡爲貞義賢淑貴妃。原來憲宗勘問伍雲潭時，宮人們三三兩兩的在那裏私議，被殷妃聽得，忙親來探看，兒果是伍雲潭，諒他必無生理，想起此生已了，卽回宮遣開了宮人，投環自盡。憲宗自喪了殷妃，很是悶悶不樂，正沒好消氣，又得內侍稟報，昭仁宮中失竊，別的一樣也不少，單單不見了那襲朝鮮進貢來的孔雀氍毹。那盜氍毹的人，在尙衣局裏留有姓名，寫着「二月十二日韓起鳳到此，取孔雀氍毹而去。」十六個大字。憲宗看了大怒道：「鞏轂之下，有這樣的事麼？而且常出在宮禁內的，朕要朝中這班尸位素餐的羣臣何用？當下立刻下一道嚴厲的諭旨，令限日偵獲。要知怎樣緝獲孔雀氍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

君子不奪人之所好，帝王而納有夫之女爲妃，非仁德之主也。憲宗亦屬一代英主，而寵任閹豎，戮殺無辜，是其所短。至若強運民妻，雖爲臣下之罪，要亦在上者太好聲色之咎耳。

情之所感，往往置生命於度外，人苟墮人情網，非具慧根，百不獲擺脫一二也。雲潭一吏役耳，其用情之專摯，不憚千里以覓情人，至身臨危難而不知懼，何莫非情之爲祟耶？

宮禁之地，守備森嚴，是不言而喻；然在俠士奇人視之，猶無人之境耳。觀黃衣少年之盜學云香，取諸皇帝枕上而不覺，遑論區區一寶鏹，自較盜人爲易，宜乎韓起鳳之大書姓氏以去也。第起鳳爲明代大俠之一人——非明末鄭成功之牙將——今既露臉，讀者又有熱鬧文章可看矣。

第四十九回 翠鈿白圭外邦聘玉女 秋光銀燭藩邸刺徽王

却說憲宗見失了孔雀寶鏹，十分忿怒，諭令內外臣工，限日緝獲。這道嚴厲的諭旨一下，宮內忙壞了總管太監王真；外臣自督撫以下，都遑遑不知所措了。大家鬧得烏烟瘴氣，賊盜既沒有影蹤，那件寶鏹自然更無下落了。講到這孔雀寶鏹，是朝鮮老國王進貢來的；宣宗的時候，把寶鏹賜給了孫貴妃，孫妃見誅，鏹衣繳還，一直藏在內府的尙衣局裏。英宗繼統，嘗賜與慧妃——蓉兒——慧妃有殺雲妃之嫌，中道失寵，那鏹也就追繳回去，仍去藏在衣庫中。景帝時又把來賜與瓊妃，英宗復位，將寶鏹追回，從此深藏內庫，足有七八年沒人提提及他。待憲宗嗣立，寵幸了萬貴妃，太監汪直又說起這件寶鏹，憲宗便賜與萬貴妃，萬貴妃色衰，憲宗納了殷趙兩妃，令把寶鏹向萬貴妃索還，要待賜給殷妃，

恰巧趙妃在側，見那寶壜光彩耀眼，不由的暗暗嘆羨，把視不忍釋手。憲宗曉得趙妃愛那寶壜，不便強奪下來去賜與殷妃，况殷妃趙妃一般的見寵，就將那件寶壜衣賜了趙妃，趙妃不勝的喜歡。憲宗因殷妃終日愁眉，想博他的歡心，私下和趙妃商量，命將寶壜轉贈與殷妃，趙妃心裏果然不捨，但是上命，不得不叫他割愛。誰知殷妃以寶壜不是皇上所賜與，係出私人的授受，轉不把他放在心上。殷妃自經後，趙妃分外寵遇了，他第一件事，就先把那件寶壜收回來，藏在昭仁宮的司衣室裏。宮中的規例，公物大都置在內府的，一經賜了臣下，或是嬪妃宮娥，那物件便算是私人的東西了。所以趙妃取回寶壜，並不交給尙衣局中，就是這個緣故。那裏曉得過不上十幾天，寶壜竟至失竊。當寶壜失去時，趙妃自己還不會得知，經尙衣局的太監，發見了韓起鳳的十六字揭帖，首領太監，忙來謁見趙妃，把尙衣局揭帖的話陳說了一遍，趙妃即令司衣宮人檢視，去了半晌，那宮人慌慌張張的來報，寶壜不見了，趙妃聽了，花容頓時失色，一面召總管太監偵查，又着內侍去報知憲宗，憲宗見說，怒不可遏，立命搜查宮庭，又諭知外臣嚴緝。其時宮內鬧得天翻地覆，仍影響全無。憲宗怎肯便罷，只促着外臣協緝，並給期限三個月，必須人贓兩獲，倘若誤期，二品以下罰俸，四品以下一例革職遠戍，或另行定罪。這樣一來，外臣爲保前程，誰敢怠慢，督撫去追着臬司，臬司又去督促他的部下，祇苦了那些小吏，天

天受責遭笞，弄得怨氣衝天，依舊沒一些兒頭緒，且按下暫時不提。再說：徽王見濤，本衛王賸挺的幼孫，也是斬王祁璘的兒子，憲宗把他封在宣德。那徽王見濤的爲人，專好結交名賢能士，凡有一技之長的，去投奔於他，或是假貨資斧，無不慨然應命。由是徽王好客的名氣，盛傳各處，四方聞名來相依的，可算是無虛夕了，一時有孟嘗君的雅號。那時徽王住在京中，進出和交接的朋友，整千整百的多起來，出門時總是前呼後擁，朝野漸漸議論紛紛，憲宗雖他不致別生異念，然經不得廷臣的參奏，憲宗見他鬧得太不像樣了，便下一道上諭，把徽王封在宣德，令他即日就道。徽王接了諭旨，毫不遲疑留戀，星夜就往封地去了。他到了宣德，一班門客，當然隨往，有的自後趕去，不多幾時，仍舊是賓客滿座了。那時徽王有個愛妃蔡氏，忽然得急症死了，徽王十二分的感傷，哭得勺水不進有三四天，那些門客再三的婉勸，纔肯略食一些湯粥。又有幾個門客，忙着去替徽王打探香閣名媛，再續鸞膠，希解除他的憂悶。徽王的眼光甚高，揀來揀去，一個也選不中意。那時有個門客杭子淵，是著名的畫師，新從朝鮮回來，帶有一幅美人的倩影，是朝鮮大公主的玉容，被杭子淵偷描下來的。這時把那幀倩影，進呈徽王，徽王看時，只見芙蓉其面，秋水爲神，嫵媚多妍，含情欲笑，姿態栩栩如生，確是絕世佳麗。徽王瞧得出神，不覺拍案嘆道：天下果有這樣的美人麼？那不過是畫工妙手罷了。杭子淵正色說道：某

在朝鮮，親手給大公主描容，所以垂勢依樣畫一張下來。那時見大公主坐在簾內，容光煥發，在座的人都爲目眩神奪。就這畫上是呆滯的，然已覺令人可愛；假使是個活潑潑地真美人兒，他那容貌的冶豔，當要勝過幾倍呢。微王聽了，呆呆的怔了一會，笑對杭子淵道：據你說來，是真有這個人兒了，俺只是不信，俺那蔡妃也算得天下女子裏面數一數二的了，難道他較俺蔡妃還更美麗嗎？子淵答道：不敢欺王爺，朝鮮的大公主，的是生得不差，在從前要算公主的祖母，稱爲朝鮮第一美人，現在第一美人的佳號，却輪到了大公主了。據他們朝鮮的人民說起，去年那國王陳探的壽誕，凡王公大臣，內外治吏的眷屬，都進宮去叩賀，陳探就令官眷們，在皇宮裏開了個聯袖大會，總計婦女，老少共三百七十四人，由衆人當場推出領袖，以外交大臣江赫的女兒最美，大家正要舉他做領袖，不期大公主和三公主——其二爲日昇王子——姊妹嫻嫻的出來，衆官眷但覺耳目一新，弄得人人自慚形穢，見大公主姊妹，豔光遠映十步之外，真有六宮粉黛無顏色，霎時壓倒了羣芳之概。單講大公主身上的那襲舞衫，金光燦爛，已足使衆官眷氣餒了。於是衆人的讚美聲，豔羨聲，歡迎和嘻笑頓時並作。結果，大公主做了領袖，他第一美人的名兒，也就在這時大噪起來了。朝鮮士大夫，及一班公侯爵相，驕心大公主的人很多。如近日的伯爵貝馬，因垂涎大公主，竟至生相思病身死。其他王孫公子，爲了

大公主想死的，也不知多少。聽說大公主已設誓過了，非天下第一人，他盡願終身不嫁。這不是自己，謂是第一美人，在那裏作痴想麼？徽王見杭子淵說得有聲有色，諒不是假的，忍不住笑了笑道：那真是痴想了，他要嫁天下第一人，除了俺中國的皇帝還有誰呢？說着自進後殿。徽王自蔡妃死後，萬分覺得無聊，今日被杭子淵一說，不禁心動，便在袖中取出大公主的玉容來，細細瞧看，不由的越看越愛，連帶着憶起了蔡妃，又悲悲切切的哭了一場。此後徽王和一般門客交談，言語間時時把心事吐露出來。衆人得了口風，暗暗地一打聽，知道有杭子淵進畫的引線，又將杭子淵喚來一問，得悉朝鮮端的有個大公主，出落得和天仙一樣。衆人互相密議，就中有個山西的孝廉陳樸安，向衆提議道：古時孟嘗君好客，臨危見援於鷄鳴狗盜，客多自慚。春申君迎珠履三千，及爲難時終得門客的救援。這樣說來，徽王有心事，我們應該分憂；安知我們今人不如古人？一席話說得衆齊齊的拍手贊成，都願聽陳孝廉作主。陳孝廉便把徽王喪耦，沒有合意的美人續鸞，現在想着朝鮮的大公主，我們須得設法替他斡旋，撮合成這段姻緣。衆人說道：朝鮮雖是我們屬國，但遠在外邦，又是國王的公主，恐能力上所辦不到的。陳孝廉正色說道：事在人爲，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兒，祇怕衆志不堅，人各一心，那就糟了。不過這件事如其幹好，我們一班食客的臉上，誰不添上一層光彩呢？衆人覺得陳孝廉的話有

理，大家磨拳擦掌的躍躍欲試。當下推陳孝廉爲頭，說定大家齊心協力，共同去謀幹進行不擻。那時徽王經杭子潤進了美人圍，把朝鮮公主說得和洛神無二，世間寡儔，由是打動了他愛慕之心，將畫像展玩得不忍釋手，漸漸的虛空咄咄，往往獨自坐在書齋裏發獸。一天他正在那裏自言自語，忽見陳懷安孝廉，笑着走進來，拱手說道：恭喜王爺的姻事成功了！徽王怔了怔，道：那裏的姻事？陳孝廉笑道：便是那朝鮮的大公主，他已允許嫁給王爺了。徽王驚喜道：誰去說妥的？却這般容易？陳孝廉這時着實得意，便翹着大姆指兒道：不但和朝鮮國土說妥了，並經我們已替王爺行禮下聘，訂定了日期，只要王爺那時派人親迎，准備作新郎就是了。徽王聽得直跳起來，把着陳孝廉的手臂道：這話可是當真？陳孝廉道：怎敢哄騙王爺，那都是我們一手承辦的，而且有朝鮮國王親蓋寶璽的允婚書可證，豈有假的？徽王忙問你怎樣去說成功的？陳孝廉見問，把自己籌算的計畫，從頭至尾講了一遍。原來陳孝廉和衆食客議定了，各人糾出若干銀兩來，先派人去朝鮮一打聽，大公主果然有嫁天下第一人的那句話。消息回來，陳孝廉立刻在衆中選了兩個致任的知府，扮做使臣，向朝鮮國王求婚，只說中國皇帝聞公主豔名，願聘爲中宮。朝鮮王陳深，得悉憲宗自廢了吳后，尙未立有正宮，所以僞使臣的一派巧言，倒也相信。於是留住使臣，回宮去和大公主商量，大公主見正合了自己嫁第一人的誓

言心裏自然願口，到了第三天上，陳燧臨朝，召使臣進見，一口允婚。又把大公主要的事，對使臣宣佈道：大公主謂以天下第一人，取外邦的第一美人，聘禮多寡不問，惟有三樣貴重的東西，是萬萬不可少的：第一，要從前朝鮮老國王，進貢中國的那件孔雀氎衣；第二，是秦漢時的玉鼎一座，備大公主早晚燒香之需；第三，是大公主好武，須具寶劍一口，口吾，太阿，巨闕，紫電，青虹，或龍泉，干將，莫邪，松紋，湛盧，魚腸等，大小不論，得一即可。陳探說罷，置酒送行。並也派使臣兩名，隨了明使入朝，專候佳音。陳孝廉都籌備下了，朝鮮使臣如來，直導他入都，在館驛中留住了，不令他朝見天子。陳孝廉自己也伺候在京中，聽得僞使臣來報，朝鮮使臣已到，陳燧允了婚，皆不出陳孝廉所料。因大公主誓嫁天下第一人，陳孝廉便投其所好，冒稱皇帝求婚，果然一說便成。但對於大公主要求的三樣物事，倒都是希世之珍，劍和玉鼎，還可以出重價口求，那第一樣的孔雀氎，是在禁宮裏的，先是辦不到了。陳孝廉見使臣已來，勢成了騎虎，只得星夜溜回宣德，又和一班食客去商論。眾人聽說，其中有個徐子明的，首先發言道：「徽王齋中，有一只玉鼎，是秦漢時物，大公主既未指定若何大小，此鼎就可充數。又有一個叫王勳的，自承祖傳下來，有一口寶劍，名喚青霜，是漢代物，吹髮可斷，削鐵如泥，也是一樣珍物。陳孝廉大喜道：徐公指示，王公餽贈，三樣中兩寶已具，獨那孔雀氎在皇宮裏，這却怎樣是好？話猶未了，座上

一人朗聲說道：僕雖愚陋，願取孔雀膽以報徽王。說時聲音洪亮，陳孝廉和衆人忙看時，正是拳棒教師韓起鳳。陳孝廉笑道：韓師傅莫非效盜裘救孟嘗麼？韓起鳳點頭道：便是這樣辦法。陳孝廉大笑道：韓師傅如肯臂助，何患不得成功。當下韓起鳳就欲起程，被陳孝廉一把拖住道：公將出馬，吾輩應先爲設帳餞行，以代遠送。韓起鳳堅辭不可，只好暫留。是日由陳孝廉作東道主，大排筵宴，替韓起鳳送行。大家直吃得酩酊大醉，盡歡而散。次日韓起鳳辭別衆人，背了衣包，跨了腰刀，提着仆刀，藏了暗器，大踏步往京師進發。不日到了郡中，揀一座冷僻的雲棲寺住下。第二日便往西華門外，一般內監游樂之處，如茶樓酒肆等地，起鳳也去品茗沽酒，乘閒和那些太監們交談，借此探聽宮中的藏寶室和路徑。起鳳本是老於江湖的人，他當初在北地一帶，極有名望的，也收過百來個門徒，專一替往來客商，保護財貨；綠林中的弟兄，祇要見韓起鳳的旗幟在車上，誰也不敢正眼覷他。後來爲了一樁不平的事，殺了土豪和縣令，便亡命在外，聽得徽王好客，特來投奔，也借此避難的意思。這時奉了陳孝廉的命令，往宮中盜鑿，一來算是報答徽王的德惠，二來是也顯顯自己的本領。當下把宮中路徑探明了大略，到第三天上，看看天色晚下來，起鳳便換了一身夜行的衣靠，施展出往時的技藝，直奔宮中的衾衣局，誰知找來找去，只是沒有這件寶鑿，韓起鳳的轉機何等敏捷，知道是摸錯了路徑，忙退出

宮乘，明日又往茶坊酒肆裏，去討那內監的口風，講起那件寶鏢是人人曉得的，一個內監把賜給昭仁宮趙妃的話，無意中說了出來。起鳳聽了，到了晚上又躡進皇宮，在昭仁宮中，東尋西覓，直鬧到三更多天，被他在司衣室內找着了寶鏢。起鳳大喜，匆匆的打了個包，拴在腰上，方待出宮，又想大丈夫不做暗事，重躍入尙衣局裏，題二十六個大字，纔出宮，回到了雲棲寺，人不知鬼不覺的，連夜起身，回宜德，把那件鏢衣獻上。陳孝廉接着，不勝的高興，便帶了玉鼎寶劍，和那件鏢衣，趕到郡下。其時京中正鬧着皇宮失竊鏢衣，查緝很是嚴緊；陳孝廉怕風聲洩漏出來，忙忙的打發了朝鮮公使起身，仍派兩個假使臣隨去，並帶了三樣寶物，算是下聘。不多幾天，兩個假使臣回來，還帶了朝鮮國王的親筆允婚書。陳孝廉見事已幹妥，就進邸謁見徽王，把這件姻事的始末，從頭至尾，和盤托出，聽得徽王嘻嘻開了一張大嘴，休想得攏來。直待陳孝廉講完了，徽王纔定了定神，慢慢地說道：倘被皇上知道，可沒有罪名麼？陳孝廉笑道：婚媾大都是騙成功的，王爺祇要一疏遠京完婚，那有甚妨碍。徽王連連點頭，便和陳孝廉議定日期，一面飭人示知朝鮮國王，令送大公主至皇都；徽王又親自上了進京續娶的奏疏，憲宗當然允許。徽王就起身進京，在舊日的邸中住下了；在吉期前幾天，邸中內外，結綵懸燈，異常的華美壯觀。朝鮮送大公主進境，徽王派半副嬪儀去迎接，朝鮮陪禮的使臣，首先賓問道：迎

皇后爲何用半副鑾儀？首領太監答道：皇上因路遠不便，所以減省衛儀的。及到了京中，朝辭使臣，竟不在內宮內成禮，又提出賞問，主事太監回說：是將太后國喪，皇帝特地在行宮成禮。時值錢太后新喪，加上兩代郡王的一切儀衛，應從和皇帝只去一籌，禮節甚是隆重，由是把朝鮮的使臣，倒也輕輕的曠過了，誰知那大公主却很留心，他曉得皇帝正在壯年，徽王已將半百的人了，臉上十分蒼老，大公主早狐疑的了。光陰如箭，徽王妻大公主已有半月，不見徽王去臨朝，也沒有臣下來朝，大公主越發疑起來。一天徽王和大公主對飲，有了三分酒意，把自己張冠李戴，冒名頂替的話，這吐露出來。大公主聽了，又驚又氣，想自己誓不逾第二人的，如今却被奸人暗算，弄得木已成舟，真是說不出的惱恨和懷喪。大公主越想越氣，心裏漸漸動了殺機；等徽王喝得酩酊大醉，大公主扶他進了臥室，忙忙地卸了晚妝，把宮人侍女打發開去，看看徽王睡得正濃，大公主推他不應，暗自頓足罵了一聲，就去箱篋中取出那口青霜寶劍，提在手中。不覺垂淚道：俺要了這樣寶貝來，不料到今日是殺奸賊用的。說罷咬一咬銀牙，撩起了雲帳，撥去榻上的殘煤，又剔起燈上火燄，仗着手中的青霜寶劍，望着徽王的頭子上砍下。不知徽王性命如何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普監警君好客，客爲雞鳴而鬥，盜妾而脫罪，其處境不同，其時亦不同，遍論其事乎。陳樸安

不審時度勢，冀妄效古人，揣其意之所在，不過翊能喜功而好名，欲博歡心於徽王耳。觀其種種設策，贈劍盜裘，賺大公主來歸，座中不可謂無人材，計亦慎密，第非其所用，不免害及徽王耳。危害及身，旁觀則惶懼恐急，勢有所不能忍者，而當局之人轉處之泰然，是非胸有成竹也。適智已昏霧耳。徽王假名以納大公主，毫不計及日後之利害，智之昏也。當時未必無明眼人在側，知其言而不能用，則袖手噤聲矣。

美色能禍人，亦能禍人，要在自然得之，其間皆有天演公例存焉。苟彊而得之，國則國亡，家則家破；危皆立及，喪身辱國，必不能免。美人又如寶劍，必大英雄得之，則縱橫天下，立萬世之業，常人得之，必促其生命者也。徽王不自量太甚，妄冀非分，須知第一美人之豔福，豈易消受哉？斯猶庸人獲寶劍而喪身，同一理也。噫！

第五十回 大公主再醮風流帝 小內監初試雲雨情

深宵寂寂，萬籟無聲；微風吹在芭蕉葉上，拂着窗櫺，窸窣作響，把斜入的月光，也遮得閃閃的，似鬼影在那裏婆娑舞蹈一般。這時徽王醉臥在綉榻上，鼾聲呼呼，睡的十分酣暢；那大公主想起受他

的欺騙，失身與一個垂老的藩王，心裏怎的不氣。因惱生恨，不由的蛾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一縷殺氣，直透到天庭；便霍地掣出那口霜鋒寶劍，舒一舒玉腕，邁開蓮步，竟撲向榻前，隨手扯一角繡被，蒙住了徽王的臉兒，飛身下榻，跨在徽王的小腹上，提着寶劍，奮力當胸刺去。只聽得徽王狂叫一聲，胸口的鮮血，骨都都的直冒出來。又經大公主坐在身上，一時動彈不得，祇把雙腳在榻上亂顛，兩手狠命捏住劍口，因痛極了沒處用力，致把十隻手指也幾乎割斷下來，大公主也抵住劍梢不放。這樣的過了一會，徽王的兩脚漸漸顛得緩了，那十指血淋漓將斷未斷的手指，兀是鹿鹿地抖着。那時外面的宮侍婢女，被徽王的狂叫聲驚醒，都來門外聲喚。大公主帶喘回說：王爺醉後夢覺，宮女等又聽得榻上的顛撲聲，蓬蓬不絕，好一會纔停止下去，大家很有些兒疑心，便不敢去安睡了，只在門外悄悄的靜聽着。大公主見徽王已經氣絕，才釋手跨下地來，燈光下瞧那榻上的綉褥和自己的衣服，沾染得都是鮮血，徽王的心口還在那裏冒血。羅帳飄拂，陰風悽慘，燈光黯淡如豆。這時大公主不覺也有些膽寒起來，手足也軟綿綿的嬌怯無力，就在睡椅上休息一會。忽的想着自己橫豎拚着了一死，有甚麼大不了的？事想到這裏，又覺勇氣陡增的膽壯了一半，便去錦篋內取出那襲寶劍，在燈下端詳一會，披在身上，到着衣鏡面前，呆瞧了半晌，卸下來往地上一擡，把鐵足踏住了藍衣，猛力地一拉，拉的扯

做了兩片，索性一頓的亂撕，一件孔雀寶鏡，被大公主撕成七片八塊；還是嬌喘不息，又去案上掙下那隻漢代的玉鼎來，望着地上只一下，砰的一聲响，幾百代流傳下來的寶物，就此打得粉碎。那門外的宮人侍女，聞斯斯的撕衣聲，早有點忍耐不住，又覺一陣陣的血腥觸鼻，慌忙去喚醒了值夕的太監和衛士，告訴他們說：王爺有怪叫聲，和腥膻味兒。太監見說，領着衛士來門外潛聽，忽聞裏面砰然的巨響，那太監失聲喊道：不好！便連叫王爺不應，令衛士撥去了屏門，衆人一擁進去，但見大公主渾身血污，怔怔的立着。那太監奔到床前，掀幃一瞧，見一床都是鮮血，王爺直挺挺地睡在裏，一口明晃晃的寶劍，還插在胸口。那太監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，衆衛士烏亂的擁到榻前，揭去徽王臉上的破兒，只見他瞪着兩眼，露着牙齒，頭髮散了滿面，鼻管裏淌着鮮血，形狀好不怕人。衆人看了個個倒退，嚇得那幾個宮人侍女跌跌撞撞的亂逃。衆衛士一面把那太監扶持着喊醒過來。府中的總管太監，領了六個小監，匆匆的走來，見了這樣的情形，也覺駭懼萬分，吩咐小太監和宮人，把大公主暫時看守住了，待天明奏報朝廷。不一刻，徽王的胡亥兩王妃也來了，抱着屍身痛哭一場，回身扭住大公主拚命。幸得總管太監勸住道：他刺死親王，自有朝廷發落，此時咱們且不要去睬他，萬一逼得他急了，因此自盡，倒反便宜了他。胡王妃和袁王妃道：這縱放手，人家祇守着徽王的尸首哀哭，看看天

將破曉，總管太監已入朝去了；待到辰刻，總管太監領了諭旨，帶着兩名錦衣衛士，來王府裏逮那大公主入朝發落。胡王妃與袁王妃，也隨着去覲見，由錦衣衛押着大公主，並王府總管太監等，一行人直進午門，經乾清門，憲宗御謹身殿，袁王妃和胡王妃跪在丹墀，垂泣訴奉，要求伸雪。憲宗點頭令退立階下。內監吆喝，帶兇兒見駕，錦衣衛與王府總管太監，擁着大公主到丹墀跪下。憲宗喝問：你是朝鮮國王的大女兒麼？其時大公主已嚇得戰兢兢的，祇應得一聲是。的。原來錦衣衛押解大公主入朝，一路見殿宇巍峨，黃緞鋪地，朱簷金杆，壯麗非常。當袁胡兩妃入奏，大公主侍候在階下，抬頭瞧那殿上，金碧交輝，黃瓦紅牆，丹鳳朝陽，雙龍抱柱，雕梁畫棟，玉階丹陛，大公主雖然是外邦的公主，何嘗見過這樣富麗的所在；自思上國和小邦，果是大不相同了。又見兩旁，列着金節銀鉞，一字兒立着二十四個錦衣粉靴的校尉；殿中又是十六個碧衣寬邊涼帽的侍衛，階前打着鐘鼓，殿中設着御案，高高懸着一個綉金黃龍袍的男子；金冠白面，飄飄的五絳烏鬚，那一種威儀之狀，自然而然的令人不寒而慄。更被那御前太監的一喝，把大公主嚇得不敢抬頭。憲宗又道：你喚什麼名兒，爲何刺死徽王，和徽王有甚仇怨？大公主聽了，淚盈盈的說：名叫富燕兒。遂將徽王賺婚的經過，徐徐的奏述了一遍。憲宗說道：你既嫁了徽王，不應行兇把他刺死。大公主回說：誓適與天下第一人，不願嫁給徽王，以是將

他刺死。憲宗見說：命抬起頭來，細瞧他的芳容，祇見黛含春山，神如秋水，雪膚花貌，粉黛嬌艷；雖帶愁容，仍含笑渦。臉上的血迹還沒有拭去，監隴中具十分嫵媚，婀娜足壓倒六宮粉黛。憲宗看了半晌，暗想天下有這樣的美人兒，見濤好豔福，可惜他不得消受！想着不禁起了愛慕的念頭，便下諭將罪犯富燕兒，交給總管王真復訊回奏，候旨發落。於是兩個錦衣衛，帶着大公主去了。這裏憲宗慰諭胡亥兩王妃，令他退去候旨，即起駕回宮。那時趙妃接着，憲宗說道：徽王被愛妃刺死。趙妃道：那女子也太狠了，怎樣下得落這隻毒手？憲宗笑道：你還不曾看見他的容貌，比朕那殷妃還勝十倍。趙妃也笑道：天下的真美人，心多是很毒的，但看紉的姐，唐的武后，都多麼殘酷！憲宗搖頭道：那也不可一筆抹煞了，千古美人兒，好的也正是不少，未必個個是姐，已武墨一類人物罷。說着，命擺上酒筵來，便和趙妃對飲。憲宗三杯下肚，忽然想起那件事來，就起身出了昭仁宮，往昭慶宮去了。趙妃也不知是甚麼緣故，不敢阻擋。那昭慶宮自殷妃自經後，裏面祇住着幾個宮人，憲宗好久不臨幸了。其時突然到了昭慶宮，傳管事太監遼宮，吩咐他如此如此，那管事太監自去。憲宗叫司饌太監，在昭慶宮內設了宴，自己便獨酌獨飲。過了一會，總管太監王真匆匆的進宮，跪稟幾句去了。又過了好一會，管事太監來復旨了，後面四個老宮人，攙扶着一位如花的美人兒，走向昭慶宮來；那美人見了憲宗，行下禮去。

憲宗含笑着，令一旁賜坐。老宮人撥過一個蟠龍的綉墩，放在當筵。那美人謝恩坐下，却祇垂着粉頸，似很羞愧一般。憲宗叫老宮人斟了一盃香醪，親自遞給夫人，那美人忙起身跪接。憲宗笑道：朕要和卿歡飲一宵，不必這樣多禮。那美人忸怩低聲答道：罪女蒙陛下赦宥，已深感天恩洪大，怎敢再有失禮。憲宗微笑道：朕許卿無須多禮，卿但體會朕意就是了。那美人聽了，瓠犀微露，嫣然一笑，便端起那杯酒來，囁嚅囁啾，呷個干淨。宮女又斟上一杯，憲宗逼着他共飲，兩人說笑對談，逐漸忘了形迹。原來那美人不是別個，正是朝鮮的大公主富燕兒。當下兩人越講越親密，那大公主本來是貪富貴愛虛榮的女子，叫他侍奉中國皇帝，有甚麼不願意。這時便拿出他獻媚的手段來，把憲宗迷惑得十二分的歡心。大公主又將自己本心想嫁皇帝的話，盡情吐露，把要求三件寶物的經過，都說給憲宗聽，又說那三樣東西，只有一口寶劍算是兇器，如今大約留在總管府裏。憲宗聽說毀了孔雀簪，也很爲可惜。天色慢慢的晚下來了，宮女掌上燈燭，憲宗喝得醉醺醺的，挽了大公主的玉臂，同進後宮。宮女提着明燈前導，到了宮中，早有侍候的宮女，替大公主卸妝。憲宗在一邊瞧着他，宮女代大公主去了繡花藕色的外衫，裏面襯着金黃的短襖，紫醬平金的褲兒，外罩八幅的長裙，解去裙兒，露出一雙鮮豔瘦小的凌波，真是纖纖不過二寸，看了幾乎愛煞人。又脫去金黃的襖兒，和小衣，裏面穿着一身淡

雪湖的春縷衫，酥胸隆起，隱隱顯出紅緞的肚兒來。大公主一面脫着衣服，又伸手將雲髻打開，隨行轉了一個沉香髻，宮人打上半金盆的水來，大公主便洗去了臉上的胭脂，再施薄粉，袒開着前襟，顯出雪也似的玉膚。單講他兩隻粉臂，好像玉藕般的又白又嫩；憲宗愈看愈愛，不禁捏住大公主的玉腕，祇是嗅個不住，引得大公主縮手格格地笑起來。那旁邊的幾個老宮人，也各忍不住掩着口好笑。憲宗索性去拖了大公主的玉手，共入羅幃。是夜，就在昭慶宮中，臨幸那大公主了。第二天憲宗臨朝，便冊立大公主爲純妃。祇苦了徽王的袁胡兩妃，大天候着憲宗懲兇的諭旨，左等右等，還是消沉；後來打聽得大公主已冊立做了妃子，知道這口怨氣是化爲烏有的了，只有暗暗流幾點眼淚罷了。憲宗自立了純妃，比從前的殷妃更見寵幸，並趙妃也不放在心上。又爲的大公主常常要想起朝鮮故土，憲宗特給他在西苑外，蓋造起一座皇宮來，裏面的佈置陳設，都做朝鮮的格式；又雇了幾十個朝鮮伶人，歌唱朝鮮古劇，所有內外宮女，一概漢雇着朝鮮人。時純妃遷出昭慶宮去居在新嘉宮內，太監宮人等，就稱那座皇宮爲朝鮮宮。其時萬貴妃的病也好了，聽得憲宗又納了什麼朝鮮妃子，心裏很覺難受，他的妒心本是極重的，但自己知年老色衰，敵不過那些年輕的妃子，弄得發不出甚麼威來。講到萬貴妃的爲人，除了奇妒之外，又貪風月；他雖已年近花甲，性情却還和少艾的

婦人一樣。可是宮中有的宮女和淨身的太監，竟沒人能夠商量。偏又是天不遂人願，忽然生起病來，幾乎不起。這一病三年多，憲宗一會兒納秦妃，不久秦妃失了蹤，萬貴妃心下暗暗慶幸，憲宗又納了般妃，把萬貴妃越覺冷淡了。般妃自經，憲宗十分傷懷，幸過萬貴妃宮中，萬貴妃便竭力地獻着殷勤，希望憲宗念到舊情，由是回心轉來，那裏曉得又來了個朝鮮公主，憲宗的寵愛，遠勝過萬貴妃當日，簡直形影不離的，連般妃宮中也沒了憲宗的足迹，何況是年老的萬貴妃，還叫沾什麼雨露之恩。這樣的一來，把個萬貴妃氣得要死，又是含酸，又是惱恨，到了傷心極處，就是抽抽噎噎的啼哭一會。可憐此時的萬貴妃深宮寂處，孤衾獨抱，不免有長夜如年之嘆了。所以每到月白風清的時候，終是扶着兩個小宮女，不是去焚香瞻月，便是倚欄吟唱，算自己給自己解悶。有一天上，萬貴妃又到御園中的真武殿上去燒夜香，前面兩個小宮女拿着紗燈，背後隨着一個老宮人，攜了燒香雜物，萬貴妃便蓮步輕移，慢慢地望那真武殿上走去。那真武殿在御園的西偏，和百花亭祇隔得一條圍廊，殿既不甚宏敞，地方也極冷僻；六宮嬪妃到朔望勉強來拈一會香，平時好算得是人迹不到的去處。又因英宗的愛妃徐氏，在英宗賓天後懼怕殉葬，竟縊死在百花亭上。誰知英宗遺詔，有廢止嬪妃殉葬的一語，徐氏死的太要緊了，即使不自己縊死，也不至於令他殉葬的，那不是死得冤枉的麼？

太監們傳說，常常見徐妃的鬼影出現，在百花亭上長嘯，嚇得胆小的宮人太監，連白天都不敢走百花亭了。不多幾時，又有一個宮女，爲了同伴嘔氣，也縊死在那亭上。一時宮中的人，齊說是徐妃討替身，大家也越覺相信了。萬貴妃自覺情緒無聊，悲抑之餘，倒並沒有甚麼懼怕。他往往到真武殿上來燒香，求籤句，打陰陽筊，非鬧到五更半夜不休。那不是萬貴妃好迷信神佛，其實他借此消遣長夜罷了。這一天萬貴妃向殿上燒香回來，經過百花亭的圍廊，繞到藕香軒前，只見花門虛掩着，簷下的石級上面，隱露着男女的履迹。萬貴妃看了，心裏一動，暗想這時還有人玩藕香軒麼？當憲宗幸萬貴妃時，在暑天終到藕香軒來游宴的，一過了炎夏，就把藕香軒深扃起來，並鬼影也沒一個的了。值此深秋天氣，不是游藕香軒的常兒，即有人來玩到，也定是幹些苟且勾當，斷非正經的宮妃。萬貴妃是幾十年的老宮人出身，這點兒的關子也會不知道麼？當下萬貴妃一頭着想，脚下便走得緩了。將走過藕香軒，旁邊是綠荷樹了，忽聽得吃吃的笑聲，從窗隙中直送出來，萬貴妃立刻停住脚步，側耳細聽，好似男女調笑的聲音，自綠荷樹內發出來。那綠荷樹也是炎暑游玩的所在，一般的鎖閉着。門上纖塵不動，那綠荷樹和藕香軒是相通的，想裏面的人，必是從藕香軒進去的。萬貴妃這時輕輕的止住了宮人，自己躡手躡腳的到了窗前，聽那男女的笑謔聲，似很熟稔，只聽得男的聲音說道：姐姐的宮

裏，那個人很兇狠，俺瞧見了他，心裏終是寒寒的。若沒有姐姐在那裏，俺不是設個誓兒，就使割了俺的腦袋，也是不去的。那女的笑道：你真心的爲了我麼？男的道：姐姐嫌俺不真心的，俺少不得把心肝吐出來給你了。說罷故意在那裏嘔聲嘔着，那女的似忙用手掩男的嘴兒，聽得男的乘勢握住玉腕道：姐姐的手指怎麼這般嬌嫩？又嗅着臂兒道：姐姐的粉臂怎地這樣的香？那女的笑得輕輕地道：怪肉癢的，休得這樣嘔。就聽得那男的低聲道：好姐姐！你就依了這個罷，可憐俺受了師傅的教訓，今年十六歲了，還第一遭違背師訓。又聽得那女撒嬌道：似你那樣的又白又嫩的臉兒，姐妹們誰不愛你，誰不喜歡你，你至少和那銀線這婢子勾搭過了，還來哄我麼？那男子急了道：俺自幼學藝的時候，師傅和父親都叮囑着，說長大了近不得女色，否則功夫便要散敗的。俺直到如今，不敢和女子親近。銀線那丫頭他雖有意，俺却是無情；但見姐姐不知怎的，就會心神不定起來；俺這話有一句虛假，叫俺不得善終。聲猶未絕，那女子似又來掩他的口了，又聽那女子笑道：你真這般老實麼？男子接口道：見別人是老實，見姐姐便不老實了。說到這裏，那男子真有些兒忍不住了，似已摟住那女子，兩人扭作了一團，一會兒笑，一會兒似嬌似嘔，唧唧囁囁的鬧了半晌，祇聽那女子吃吃的笑聲不住，兩人的說話很低，似在那裏耳語，萬貴妃再也聽不到他們說些甚麼，一時也耐不得起來，便輕輕地把一

扇窗格子的絹兒，用金針尖兒挑破。變了一個小小的窟窿；萬貴妃就從這窟窿裏張進去，裏面並不燃燈燭，幸得有一縷的月光，射入室中，見兩人一塊兒斜倚在螭龍椅上，嘴對嘴臉摩着臉兒，很親密的低聲在那裏說話。萬貴妃認識女的是自己宮裏的宮女鵬兒，那個男的是汪直的乾兒子杜宇。萬貴妃暗罵一聲刁小廝，倒在這裏搗鬼。這時把個萬貴妃的心上，弄得和十五六隻吊桶，七上八下一般，要待任他們去幹，覺得太便宜了兩個小鬼頭，不如喝穿他們的好；叫兩人貼心誠意的服侍自己，想藉便令小宮女掌着燈，重行回到藕香軒的門口，輕輕地掩進門去，竟往綠荷榭走去。那杜宇眼快，早瞧見燈光一闪，嚇得跳起身來，鵬兒也慌了，一手按着衣襟，一手牽着杜宇的袖兒發抖。正值萬貴妃珊珊地進來，嬌聲喝道：你們幹得好事！這一喝把杜宇驚得面如土色，鵬兒見是萬貴妃，便淚汪汪的走過來，撲的跪在地上，杜宇也跟着跪了，兩人一言不發，鵬兒祇是索索地發顫。萬貴妃見他鬢絲紛亂，酥胸微袒，滿臉掛着珠淚，好似雨後的海棠，不禁也動了一種憐惜之心，就令鵬兒立起來，却正色對杜宇說道：你是個小內監，敢引誘宮人，穢亂宮廷，非把你重懲一下不可。杜宇知道這話不是玩的，一味伏在地上，蓬蓬碰着响頭，祇求饒恕了初犯，鵬兒在旁邊看了，心裏也是難受，只好老着臉兒，跪下來替杜宇哀告，萬貴妃暗想，不趁此時收服了他們，過後就是他們的話說了。於是故意放下臉

來說道：你們既是悔過了，我也不欲多事，但以後如有這樣的事做出來，我可要將你兩人捆送絕管處的。杜宇見有了生路，又磕個頭道：自後倘有安爲，悉聽娘的發落。鵬兒也再三的哀懇，萬貴妃纔叫杜宇起來，兩個小宮人掌燈在前，便帶了鵬兒和杜宇，令隨着那老宮人，一同回萬雲宮。原來那小杜——杜宇——經汪直收爲義兒，十二歲上便送進宮中，充一名掌櫃的小監。當時因他年幼，又有汪直的靠山，並沒有人去留心他的，是否淨過身。那小杜進出宮闈，祇推說是天閹，其實和常人一樣。那年憲宗駕幸林西，忽遇見野獅驚駕，小杜仗着家傳的武藝和蠻力，向前與猛獅相搏，僥倖不會受傷，憲宗很是喜歡他，卽命小杜充做護衛，進出不離憲宗左右，又拿過一會刺客——卽伍雲潭——憲宗越發信任他了。這小杜年齡慢慢的長大起來，自恃着皇帝的寵任，少不得和一班輕年美貌的宮侍們，幹些曖昧的勾當。到底宮禁地方，大家祇有眉目傳情，却不會有實行的機會。這天覲着一個空兒，便和雕兒去真個銷魂，恰被萬貴妃撞見。不知萬貴妃帶了小杜去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天下事皆可利誘，所謂錢能通神者是也。惟情則不能利誘，利誘而得之情，非真情也，抑亦視情爲買賣品矣。故情真志堅之女子，斷非利所能動；彼見利心動之女子，其情必不能專，斯可以斷言者也。

女子大都愛虛榮而貪富貴，是蓋指尋常之女子耳。朝鮮大公主，誓嫁天下第一人，是非專於情，迺一驕奢貪榮之庸俗女子耳。蓋其與中國皇帝，初無半面之識，而必欲嫁之，此非慕於皇后之庸榮耶？

杜宇之名，四七回中，曾一現之，讀者諒當憶及。萬貴妃以老宮人而見幸於帝王，終至權傾中宮，不可謂非幸運。孰知秋扇既捐，於冷落宮庭中，迺有一小杜爲之解憂，大之有小杜，豈果爲萬貴妃而生乎？抑爲小杜而生萬貴妃耶？老婦稚童，演出一段風流史，較之滿樹梨花，塵海棠，尤覺趣味橫生也。

第五十一回 韓起鳳對客獻技術 魏宮人報主撫孤穉

却說萬貴妃帶了小杜和雕兒回宮，就命別的宮女退去，祇留雕兒小杜兩人侍候着。雕兒便伴萬貴妃卸了晚妝，怎麼遞水打鬢，忙得手腳不停，小杜在一邊呆呆地瞧着，又不好上去帮忙，真弄得他手足無措起來。又見萬貴妃，留着他不放，深怕有甚麼變卦，因此滿肚中懷着鬼胎，不覺立着。他怔怔萬貴妃收拾好了晚妝，雕兒又去榻上疊好枕被，等萬貴妃安睡。萬貴妃就更上睡衣，望着榻上一倒，喚小

杜上去，給他捶腿兒，小杜當然是奉命維謹，真個爬上床去，盤膝兒端端正正的坐了，舉起粉團似的拳頭，在萬貴妃的腿上輕輕地捶着。萬貴妃又叫雕兒替他撫摩胸口；過了一會，萬貴妃嫌雕兒摩按得太輕，小杜捶腿的手勢却忒重了；令兩人更換一下，小杜去按按胸口，雕兒捶腿。萬貴妃又故意斜側着身體，使小杜按摩不便，而且非常吃力；只得也斜傾了上身，一手橫撐在褥上，一手慢慢地按摩着。萬貴妃喫味的一笑，隨手將小杜一拖，叫他並頭睡着按摩，這時小杜的心裏，不由得必地跳個不住，臉上白一陣紅一陣的，兩眼只望着雕兒，雕兒祇當做沒有看見，面向着那窗櫺，手裏還是管他捶腿。萬貴妃却一會兒摸摸小杜的臉，又問長問短的說着，小杜的胆也漸漸大了，便去撫着萬貴妃的玉臂，覺得肌膚細潤膩滑，遠勝過雕兒等幾個處子，簡直不像個年近花甲的老婦人。小杜心中一動，不免起了一種妄念，較前已放肆了許多。萬貴妃更是忍不得，索性相開了酥胸，令小杜按摩，兩人逐漸親密起來，雕兒目覩着這種怪狀，心上又氣又酸，一股醋味直透到鼻管裏，把一雙秋波，酸得水汪汪的快要流下淚來了。萬貴妃也爲的雕兒在旁潑潑眼，吩咐他先去睡了。在起初萬貴妃留他兩人，原是遮掩衆人眼目的意思，否則單只留住小杜，似乎太不像樣了，所以叫雕兒也一并侍候着。如今宮女們都去安息了，萬貴妃老實顯出了醉翁之意，打發雕兒出去，自己好和小杜共入巫山雲夢。

雕兒不敢違拗，撇起了一張小嘴，恨恨的自去。這裏萬貴妃令小杜閉上閤門——宮門形似畫——雙雙入癡。從此萬貴妃每夜少不得小杜，小杜也不嫌他年老，其實萬貴妃是天生尤物，人家望上妻，至多說他是半老徐娘，決不當他是個衰年的老嫗看待。至於憲宗，他天天和那些妙齡女郎親近着，自然覺得萬貴妃年老了。那小杜到底是初出茅廬的孩子，懂得甚麼柔情蜜意，老少的風味。他日間去跟隨御駕，晚上來侍候着萬貴妃；也算是臣替君職，代爲宣勞，好說是忠心耿耿了。只有雕兒在旁，滿心想分嘗杯羹，偏偏逢在萬貴妃的奇妒手裏，連小杜向雕兒說句話，都不敢大大方方的，其餘也就可想了。這樣的一來，把個雕兒怨恨到了萬分，背着人常常講萬貴妃的壞話；那裏曉得隔牆有耳，雕兒的說話傳入萬貴妃耳朵裏，便將雕兒喚到了面前，沒頭沒臉的痛罵一頓，罵得萬貴妃性發，連打了雕兒兩個巴掌，打得雕兒淚珠滾滾，一口怨憤沒處去伸雪，祇躲在後宮，抽抽噎噎的哭了一日兩夜，粥湯也不肯叫一口兒，小杜聽得好不肉痛，又不敢去勸慰他，乘着萬貴妃高興的時候，將雕兒的話提起來，說他已兩天不進食了。萬貴妃見小杜似乎很貼念雕兒，臉上立時變色，又要施出醋性來了。後來仔細轉想，覺自己有了年紀，究竟情虛一脚，於是令宮女去把雕兒喚來，親自用溫語慰諭一番，雕兒疑萬貴妃悔悟了，或者有意外的希望，所以趁風轉舵，也就止住了哭，照常進了飲食。誰知

事過境遷，萬貴妃依舊佔住小杜，不許有第二人和他親近；雖兒又弄得大大的失望。一天晚上，小杜在外面喝了幾盅酒，帶醉到宮中來，那宮裏的內侍宮女，誰不知道他是萬娘娘的得寵孩子，小杜益發肆無忌憚了。當他進宮時，萬貴妃正在晚妝，宮女們都站在旁邊侍候，萬貴妃要半籠小杜，每天到了晚妝，總是格外的講究，甚麼抹粉塗脂，灑香水，薰蘭麝，身上佩的芸香，嘴裏含的口香，差不多無處不香，無香不具了；以是害得服侍他的宮女，晚上便得全體站班。祇有那些內監們，橫豎用不着他們，樂得偷安，各人去閒耍去了，並管宮門的也走開，這叫上不正，下參參的緣故；由是鬧出事來了。萬貴妃晚妝的當兒，小杜在旁瞧着，等萬貴妃妝好起身，小杜只是覷着嘻嘻地笑，笑的萬貴妃不好意思起來，隨手向小杜臉上輕輕拍了一下，小杜已有四五分酒意，便也大着胆，一把將萬貴妃的玉腕接住，用力一拖，萬貴妃立不穩纖足，傾身過去，小杜乘間擁住，親親密密的接了一個香吻，引得宮女們都笑了。萬貴妃紅了臉，帶笑來搯小杜的嘴兒，不提防足下一絆，翻身仆在蟠龍的躺椅上。小杜不料萬貴妃倒倒在椅上，他兀是回身撲過來，却撲了個空，因來勢太猛了，又兼酒後兩足無主，走路踉蹌，吃立着的小宮人一推，小杜站不住脚，搖搖擺擺倒退過去，被躺椅一絆，如玉山頽倒般去，仆在萬貴妃的身上，宮人們一齊大笑起來。萬貴妃急了，狠命地一掙扎，要想把小杜掉在下面，還躊小杜

幾個翻身後，早弄得頭輕腳重的酒已直湧上來，四肢乏了力，居然被萬貴妃翻將過來，轉把小杜壓在下面，小杜便把萬貴妃死命的揪住不放，兩個人扭做了一團，拍的聲響，蟠龍椅側翻了，兩人一齊傾在地上，宮女們忍不住放聲狂笑。一面笑着，大家七手八腳的來扶持，怎奈兩人死揪在一起，不比一個人跌倒的容易扶起，加上宮女們格格地笑着，手上越發沒勁，纔把兩人扶起得一半，大家一笑，手就鬆了，連宮女也牽倒在地上，五六個人跌做了一堆，有幾個宮女笑得肚痛，在那裏喘息接着，索性不來扶了。正在笑聲滿騰一室，忽聽得宮門外靴聲窸窣，明晃晃的紗燈一耀，在宮門外止住，一個偉岸的丈夫，負着手獨自躡進宮來，宮女們定睛細看，嚇得四散逃走，在倒着的騎椅腳上，心慌絆跌的也有，又有碰在妝椅上的，大家亂撞亂跌，一霎時逃的鴉雀無聲。那時睡在地上的只有一個醉漢小杜和萬貴妃了，萬貴妃見宮女等狂奔，心知有異，忙仰起頭來瞧時，走進來的，正是久不臨幸的憲宗皇帝。萬貴妃這一驚幾乎嚇的要死，慌忙推開小杜，小杜不知是憲宗來了，醉眼朦朧的，扭着萬貴妃那裏肯放，萬貴妃真急了，用狠勁將他一搯道：「該死！皇帝來了。這一句話，好似晴天霹靂，把個小杜嚇癱在地上爬不起來了。萬貴妃已是玉容如紙，跪在地上，那頭好像有幾千百片重，休想抬得起。憲宗早聽得明明白白，祇看着萬貴妃冷笑了幾聲，一面叫小杜起來，憲宗含怒說道：「朕道你年幼，命你

隨侍左右，授爲護衛，已是十分僥倖了，誰料你不思忠誠報恩，却在宮禁中胡鬧，朕現在且不來罪你，快離去此地，從今後不許你進宮。憲宗說罷，喚過一名內侍，令將小杜交給外面侍衛，立刻押出宮去。那小杜得了性命，磕頭謝恩起身，跟着內侍出宮，到了宮外，內侍便喚過值日的侍衛，傳了上諭，侍衛就帶了小杜往外便走，將至仁和殿前，忽見傳諭的內侍又追上來，對侍衛附着耳講了幾句去了。侍衛仍押了小杜前進，出了宣仁殿，就是御河的石梁，小杜一心往前走着，不防侍衛在背後大喝一聲，去罷！霍地掣出刀來，望着小杜的頭上，只一刀，頭顱落在石梁下，侍衛又是一腿，把小杜的屍身也跌在河裏，隨着流水去了。侍衛殺了小杜，回到宮外，起先傳諭的內侍還等在那裏，驗了血刀，纔去覆旨。原來小杜和萬貴妃的事，做得太不避人眼，弄得闔都傳遍，漸漸的憲宗也得知了，一時也無心去拗破他。那大晚上，憲宗自東海回到朝鮮宮去，經過萬雲宮前，聽得隱隱的笑聲不絕，便心裏生起疑來，命掌燈太監，導入萬雲宮中，到了內宮門前，笑聲越發清楚了，掌燈太監照例侍在宮門前，不便進去，由皇帝獨自入宮。所以宮人們只見紗燈一闪，隨後就見憲宗走進來。但據情理說起來，若在白天，憲宗經過宮外，決不會聽見笑聲的，因內宮門和外宮門離得遠遠，無論如何，沒有這樣的尖耳朵。可是夜深人靜了，萬籟無聲的時候，遠處聲音就格外要清楚一點的，以是宮人們的笑聲，恰巧被憲宗聽

得。又有人說：萬貴妃奇妒殺人太慘酷了，這笑聲是冤鬼傳出來，特意給憲宗聽見的，那是迷信話了。不過萬貴妃自己也太大意了，循例皇帝進宮，管門的內侍去報知內宮門值日宮女，由宮女再去通知了妃子，出宮跪接聖駕。那天管門內侍都去玩耍了，萬貴妃却並不知道，宮裏掌管大門的人也沒有，那不是大意麼？第二是那天內宮值日宮女，無巧不巧是個冤家對頭的雕兒，他看見紗燈一閃，——明宮例：皇帝夜行，有大紅紗燈四對前導，東宮及后妃，惟輕紗燈一對而已。——若趕緊去報知萬貴妃，令小杜躲避起來，一面出去接駕，原是很來得及的。大宮門和內宮內距離好一段路，如憲宗一推就去通知，斷不會出這場岔兒的。偏是雕兒恨着萬貴妃獨佔小杜，他眼看着憲宗進宮，故意去避在場宮更衣，弄得萬貴妃措手不及，被憲宗撞個正着，這也算雕兒報復萬貴妃，在那綠荷樹撞破森森的怨恨了。憲宗當時打發了內侍帶小杜出去，祇令交給侍衛，押出宮門，却並不難爲他，因明知小杜有些武藝和幾分蠻力，恐怕急則生變，受他的眼前虧，待到內侍回來覆命，憲宗又叫他去追上侍衛，秘密諭知，令他在半途上殺了小杜。內侍領旨去了半晌，才回來稟知侍衛殺了小杜，尸首拋在御河裏，憲宗聽了點點頭，便出了萬雲宮，太監前呼後擁的往朝鮮宮去了。萬貴妃跪在地上，只是發怔，憲宗去後，宮女慢慢的攏來，大家把萬貴妃扶起，纔如夢方醒的知皇帝已去，不禁長嘆了一聲，撲

饒地垂下淚來。萬貴妃哭了一會，收淚問晚上的管門內監和值日宮女，不一刻都已得到，萬貴妃令把內監七杖實了一百，再瞧值日宮女，却是雕兒，萬貴妃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和你也是前世一個冤家，我現在已被你害了，橫豎這冤結解不開，趁我有口氣，這筆帳我們到陰曹去算罷。」見他喝令宮女下杖，雕兒大叫冤枉！說那時進內更衣，實在並沒見聖駕到來。衆宮人也替雕兒少情，當貴妃那裏肯聽，連叫下杖，可憐一位如花的小宮女，竟血肉橫飛的死在杖下了。萬貴妃打死了雕兒，尤其是餘怒不息，這一夜也不會安睡。看看天色有些破曉，遠遠的鐘聲亂響，過了一會，太監高叫萬貴妃接旨，萬貴妃知是不妙，兩條腿頓時像綿花做的，癱軟得半步也移不動，由宮女扶着，到宮門外跪下，聽讀聖旨，萬貴妃一邊跪聽，身體又似銅絲繞成的，遍身索索的顫個不住。那上諭中，令萬貴妃服鴆自盡。太監讀罷諭旨，旁邊小內監捧着杯盞和鴆酒，太監便斟上一盃，立逼着萬貴妃飲畢，自去復旨去了。憲宗聽萬貴妃自鴆，不覺憶起從前的情分，也爲流下幾滴眼淚。那萬安聽知萬貴妃賜死，嚇得請假不敢入朝，連汪直也有些胆寒。憲宗退朝後，回到朝鮮宮中，把萬貴妃和小杜的事，講給純妃——大公主——聽，純妃說道：「妃嬪和宮監們的曖昧事，本是宮闈中所常見的，就是朝鮮的宮庭裏，宮女太監還不滿三百人，那淫惡事却不時發見的。一個小國的宮中，尙是這樣，休說是天朝的宮禁了。憲宗見說，很爲

感歎。於是又談說了一會，憲宗忽然想起了那件孔雀寶鏤，是徽王曾充作聘大公主的禮物。這件寶鏤是宮中傳代寶物，徽王安賺婚大公主，飾人來宮中盜去的。憲宗便問純妃道：深宮裏能盜去寶鏤，此人技藝一定非常，不知他姓甚名誰？純妃答道：這事聽得徽王說起過，盜鏤的人好似姓韓，倒不會曉得他名兒。憲宗點着頭，把他記在心上。明日就喚一名校尉，宣到徽王府裏的總管，問他當日入宮盜寶鏤的那個人是誰？總管便把韓起鳳舉出來。憲宗令召韓起鳳，總管回說：韓起鳳已南往應天，憲宗聽了，命總管退去，即親自下諭，傳知應天府，着韓起鳳進京覲見，應天府接到了上諭，自去找尋韓起鳳不提。再說：自徽王被朝鮮大公主刺死，一班食客紛紛散去，祇剩下陳孝廉——樸安——韓起鳳等幾個人，想替徽王報怨，以後聞憲宗已冊立大公主爲妃，大家心早灰了，便悄悄地各奔前程。韓起鳳見了這種情形，自然也立不住，祇得離開北京，也不往宣德，竟自往南京去了。當徽王在宣德封地——因娶大公主進京——最盛的時候，門客多至六七百人，藩邸之外，館驛也住滿了。但徽王好文，門客大半是儒人，武士的寥寥可數，出類拔萃，技術尚強的，不過一個韓起鳳，和還有一個頭陀展雅。徽王每到讌客時，把酒席擺做一字兒，自正廳中起，接連幾百桌酒席，直到二門口爲止，門客也一排排的入席，大家歡呼暢飲。徽王見酒到了半酣，便請韓起鳳獻技，起鳳也不推辭，在地立起身兒，

掣過一根鑲鐵鋼鎗，在廳前階下，飄飄地舞弄起來，看的但見幾萬個槍尖在空中亂飛，起鳳越舞越快，到了後來，竟然脚步騰騰，離地有四五尺高低，忽地書的一响，那根槍尖豎在地上，起鳳躡足立在槍尖上，身體好似風車兒一般，滴溜溜的轉着，愈轉愈快，直到瞧不出槍尖的人形，大家正拍手喊好，又聞得拍的一响，韓起鳳執着槍，端端正正的立在人叢裏，氣不喘息，面不更色；衆人又齊齊喝了一聲采。起鳳就倚槍入席，忽見席上飛起兩個蒼蠅兒來，起鳳拉過槍桿，輕輕的一揮，兩隻蒼蠅整整的刺在槍尖上，衆人又說一聲好。韓起鳳笑道：這不過藝術上重如泰山，輕如鴻毛的意思，俺的鎗尖，重可以撥千斤，輕時雖纖微的小蟲，也不會漏去了的。衆人聽了，又都讚嘆一會，祇有那頭陀展雄不服氣，在那裏冷笑一聲道：你那槍法，只好算江湖上的花槍術，不是真寶技藝，又有甚麼希罕。說着就腰間抽下一個鐵鎚來，對衆人揚了揚道：咱們也來獻醜了。一頭說時，就飛身下廳，東一鎚西一鎚，慢慢的舞起來，聽得呼呼風響，頭陀的渾身上下，都是鎚影遮掩着，那頭陀舞舞愈近，逐漸舞到了席上，忽地翻身，望着韓起鳳一鎚打來，這一下喚做泰山壓頂，起鳳要是趨避是萬萬來不及的，便撲的倒下身去，伸起兩足，把鐵鎚架住。那頭陀見一擊不中，料想敵不過起鳳，便乘鎚往外飛奔，起鳳跳起身來，哈哈大笑，也不去追趕，仍入席飲酒。當時席上的人，誰不佩服起鳳藝高量大，徽王也很是敬重他。時

庭前的大桂樹上，忽然呀呀的鴉噪起來，徽王說了聲可厭，起鳳正吃着蓮子，便含在口中，向着桂樹噴去，就拍拍的掉下六七隻烏鴉來，衆人捉鴉時，蓮子粒粒嵌入在烏鴉的糞門裏，大家又連聲稱讚。據起鳳自己說，幼年學打彈，自大石打木人起，至百步外用米粒打着飛蟲，蟬止須要發出去百無一失，纔算得藝術成功。又學鏢時，把一塊木板，板上畫了人形，用鏢按着穴道打去，夜裏燃火繩作爲記認；學到後來，拿棉花搓成小團，將雞子畫了黑點，二十步內，棉花團打雞子，能夠把外殼打穿，手勢至此，一鏢出去，有二十斤氣力，若離開三十步能打穿雞子，便有三十斤的力量。然技藝最高的，終不逾三十步，可是小小一支鏢兒，飛出去已有三十多斤了。韓起鳳自己說：祇能打到三十一二步，再上便不能夠了。衆人聽了多不相信，便由一個門客，擊一枚雞子在手內，叫起鳳把綿花團兒打過去，拍的一聲，雞子打破，掉到了三四丈外，門客的手臂也震痛了。大家才信起鳳的話，那棉團的確有幾十斤的分量。這一番起鳳由北而南，是去找他一個徒弟的。其時接得應天府尹的諭示，知道當今皇上宣他進京，起鳳便帶了一個門徒，匆匆北上。是年景憲宗成化十二年，那天憲宗把萬貴妃賜了鴆酒，諒他必死無疑，便嘆氣對司禮監懷恩說道：朕登基已十幾年了，還沒有後嗣，從前育了幾個太子，都被那妒婦謀害了，如今妒婦死了，朕不知幾時再得抱太子，那豈非是椿恨事。懷恩聽了，忙跪

下奏道：陛下現有太子已六歲了，怎說無嗣。憲宗大驚道：朕的兒子在那裏？懷恩答道：景寒宮中，魏宮人撫養着的不是麼？憲宗見說，弄得半信半疑，摸不着頭腦起來，忙令宣魏宮人見駕，不一刻，魏宮人慚慚的來了，手裏挽着一個五六齡的小孩子，見了憲宗，哇的哭了，便撲在憲宗的懷裏；憲宗把那小孩抱起來，定睛細看，覺得眉目酷肖，頭角嶢嶢，不由的失聲道：這真是朕的兒子了！便詢那魏宮人，怎的撫養着？太子是誰生的？不知魏宮人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古人云：燕趙多奇士，奇士非祇出燕趙，特以其地處北方，風習淳厚，而人性剛愎，慷慨悲歌，落落有丈夫氣。不若南人，溫文如處子，一望而知爲懦夫者，自覺不同也。誠然，則未免以貌取人矣。但北人皆偉岸丈夫，猶之關西大漢；豈大漢必關西有耶？迺地土使然耳。顧人具技術才學，固不在貌之揚否，韓起鳳體不魁梧，而技蓋當世，立功業於國家；此所以貌取人，迺失之子羽也。無才一世貧，有子萬事足；富貴至極，奇奢極欲而后，於是迺思及嗣子，此憲宗有無兒之憾焉。萬妃奇妒，幾斬憲宗之宗祚，結果有魏宮人之密撫太子。人之斬嗣與否，殆有定數，帝王則更無論矣。

第五十二回 驚聖駕瘋婦鬧金殿 征獠窟將軍燬藤甲

却說：憲宗一手抱那孩子，摟在懷裏，細看他的神情舉止，畢竟自己不禁喜得眼淚都笑出來，連連呼着朕的兒子！一面使問那魏宮人，太子是誰所生？怎樣的？你撫養着他？那魏宮人見問，便跪下奏道：太子是紀嬪人誕生的。當吳皇后——憲宗之正宮，爲萬妃所讒見廢，退居景寒宮，未幾病歿。——退居景寒宮時，紀嬪人尙居西苑，經憲宗臨幸後，卽有身孕，然恐萬貴妃知道，又要設計墮胎，紀嬪人就推說患的癘疾，願往景寒宮去服侍吳廢后。萬貴妃見他真個有病，極豎留着沒用，樂得做個人情，命與吳皇后去住在一起，病廢后，倒也安閒度着光陰。不期到了十月滿足，紀嬪人忽然臨起盆來，待產下時，居然是個太子。紀嬪人怕風聲洩漏，萬貴妃如其曉得，必至性命不保，以是不敢撫育，要想把太子運出宮外，託親戚哺養，吳廢后聽了，忙阻住道：今皇上無子，此兒正是嗣續儲君，豈可輕易領出宮外，你——指紀嬪人——既沒有胆力撫養，俺——吳后自稱——是個見廢的皇后，生命早置度外，等俺來哺養着，萬一事以，無論鐵戳銅砍，斧鉞之款；俺一個人去承當就是，皇帝的宗祧却不可不保的。紀嬪人見吳后說得痛切，便將太子交給吳后撫養，魏宮人是吳皇后的親信宮侍，往來傳遞餅餌，異常的秘密。好在景遷是座冷宮，皇帝不去臨幸，太監宮女多半是勢利宮人，所以鬼也沒有上門，萬貴妃祇要憲宗不到那裏去，便不疑心宮中會有嬪妃懷孕誕子的事。紀嬪人把太子委託與吳后，

自己要避嫌疑，忙離去景寒宮，去住在碧霞樓中，但不時偷空去觀看太子。吳皇后盡心撫育，到了太子四歲的那年——成化十年——吳皇后忽攔小疾，漸漸地一天沉重一天，吳后自知不起，便淚汪汪的抱着太子，垂淚對他說道：「我的兒，做母親的今日要和你分別了。可憐你苦命的母親，沉恨含冤七年，我兄若將來繼統時，千定不要忘了你母親的仇人萬……吳后說到了萬貴妃的名兒，就哽咽着說不下去了。又掙了半晌，指着魏宮人和太子說道：「他是你撫養的恩人，你母親死後，你還須倚仗他，快替做母親的磕一個頭。」太子聽了吳后的說話，好似懂得般的，呀呀幾聲，撲向魏宮人的懷中。吳皇后流淚道：「我兒要分別母親，他別尋嫗姆。」又對魏宮人點頭道：「我兒全仗你扶持，我死也是瞑目的，說罷溘然長逝了。」太子像曉得他母親死了，就哇的一聲哭起來，魏宮人也忍不住淚如雨下。又恐百忙中料理吳后的喪事，進出的人多了，把這事漏風，忙去打開暗室，藏好了太子，纔敢出來做事。那也是天靈相佑，太子獨人坐在黑室裏，終日一聲兒也不會啼哭的，所以始終沒人知道。內監之中，懷恩是魏宮人的義父，惟他得知魏宮人撫育太子的事。魏宮人繼吳皇后之志，小心撫養太子，看看又是兩年光景，聽得萬貴妃賜鴆，魏宮人的心裏一喜，懷恩在這時，便和憲宗面說來。憲宗宣到了魏宮人，見太子果肖自己，但不知是誰生育的，給魏宮人一提，憲宗憶起了臨幸紀嬪人的事來。那時紀

嬪人在西苑，工詩好吟咏，憲宗喜他溫婉宜人，在西苑的翠雲樓上臨幸過一次，不期竟誕下一個女
子。憲家一面想着從前的事情，便傳喚彤史首領太監，把冊籍取來，打開一查，成化七年的二月裏，錄
着皇帝在翠雲樓，幸嬪人紀氏，初五日，太監在下面署着名。憲宗計算日期，和太子誕生的年月日，一
點兒也不差的，不覺眉開眼笑，再看太子的頭上，雖然六歲的孩子，依舊是胎髮蓬鬆，迥知當時因懼
怕萬貴妃，並太子的胎髮也不敢叫內侍薙去。憲宗想起了萬貴妃，便頓足憤恨起來。又把魏宮人誇
獎一番，加封爲聖姑，仍命保護太子。令內侍往碧霞樓宣召紀嬪人，隨即冊立爲淑妃。憲宗又深悔聽
信萬貴妃，廢了吳皇后，此時就追封吳皇后爲聖德慈仁純孝皇后，命改葬在皇陵。又選了吉日，憲宗
親抱着太子，叫宮女就在膝上替他梳洗好了，父子乘輦同赴太廟祭祀，由禮部定名叫做祔禮。憲宗
行禮既畢，回轎進乾清門，陞奉天殿，冊立祔禮爲東宮。儲君已定，大臣紛紛叩賀，憲宗也令賜王公及
內外臣工筵宴。這時兵部郎中黃信，從午門帶進一個壯士來，三呼舞蹈見駕，正在這當兒，猛聽得奉
天殿後面，震天價一聲響亮，內監們一齊往外奔逃，大臣們袖昂首向內瞧着，綠衣侍衛立時排班，在
駕前護住，錦衣校尉整着手中器械，一字兒列着，准備捍禦。奉天殿上，霎時人聲雜亂，文官驚避，武官
震臂如障大敵；陡見錦屏後脚步聲雜亂一個蓬頭赤足的婦人，手拖着兩名宮女，似旋風般搶將出

來，到了殿庭正中，便舉起兩個宮女，飛身狂舞，那兩個宮女好似殺豬般喊起來，喊得婦人性起，把兩個宮女向人叢中拋擲，衆大臣定睛細看那婦人，認得是新經賜鴆毒死的萬貴妃，大家疑是冤魂出現，便吶喊一聲，也顧不得甚麼朝儀，各自棄了牙笏，撩袍逃命。憲宗聽得清楚，不覺也大吃一驚，慌忙推開御案，跳下寶座逃遁。那些近身侍衛和錦衣衛，大都認識萬貴妃的，見他的靈魂作祟，誰敢抗拒，都嚇得手鬆腳軟，連器械也掉在地上，錦衣衛仇誠失足仆地，衆人急於逃命，不管地上有人無人，一陣的踐踏，把仇誠踏躡做了肉餅。憲宗幸得那個見駕的壯士，膽力較壯，死命的擁護着，逃出了奉天殿，西向往太和殿中暫避，殿上那婦人却大鬧大叫，把御案推翻，寶座打折，座後的屏風都吃推倒。殿外的甲士，執着戈矛，見殿上鬧得落花流水，頗有躍躍欲試之概，祇是未奉詔令，不敢擅入。內外武官都認萬貴妃是鬼魂，以是所向披靡，沒人敢上前打鬼。幸得萬雲宮的內監，自後直奔出來，向外面的侍衛等說道：萬貴妃瘋了，你們快捉住他，說完了這句話，怕萬貴妃把他抓住，就忙忙的逃進去了。衆侍衛聽了那內監的話，纔知道萬貴妃還是個人，胆子就此大了，於是吆喝一下，各仗器械上前，滿心想把萬貴妃打倒，誰知萬貴妃的氣力異常兇猛，他獨人在殿上亂噉亂叫，見侍衛等持械對着他，便大吼一聲，似猛虎般的撲將過來，兩手亂舞亂撥，槍刀都吃他打折，侍衛們和潮湧似的倒退下來。那

時武臣中，惱了撫甯伯朱永，搶過一口鑲鐵的大刀，奮力向萬貴妃劈去，幾個翻身，刀已被萬貴妃奪住，向着裏只一拖，朱永捏不牢刀柄，兩手一脫，一個倒栽葱直跌到丹墀下，許多武臣皆暗暗吃驚。萬貴妃也不追殺出來，只把那口鑲鐵大刀，連柄折作了四段，望着人多的地方擲來，安遠侯馬靖的額角，給斷刀柄擲傷，鮮血流了滿面。這樣一來，大家知道了利害，武臣多袖手不敢嘗試。還是朱永，從塔下爬起身來，招呼外殿的勇士，和幾十個錦衣衛士，令仗着傢伙，四面圍將上去，其時後宮的內監，也各人槍的槍，棒的棒，木棍的木棍，一窩蜂的從後面打將出來，一班勇士及錦衣衛等，見雙方夾攻，頓覺有了威勢，便大喊一聲，前後併力擁上，刀槍棍棒同雨點一樣，向着那萬貴妃打去，不防萬貴妃奔到了殿上，舉起螭龍寶座當作軍器，在大殿上團團飛舞，舞得風聲呼呼，但見滿殿盡是寶座影兒，瞧不見萬貴妃的人在那裏。最好笑的是勇士和內監們，手中的器械，不是被萬貴妃的寶座打落，便是拆作半段；不到一刻工夫，早被萬貴妃打得七零八落；撫甯伯朱永，在殿上指揮衆人，眼見得這許多的勇士，竟敵不過一個婦人，朱永心裏很是詫異，呆立在殿前發怔，那裏曉得萬貴妃已打退了衆人，順手將朱永一把抓住，這一下嚇得朱永魂飛天外，大喊快來救人！衆勇士沒命的上去攙奪，萬貴妃一手提著朱永，一手把寶座掃將過來，衆勇士和排山倒海的跌翻在地，萬貴妃乘勢牽朱永向人堆

裏一拋，靖遠伯趙遜，武進伯丘成，兩人齊出，終算接住了朱永，不會摔傷的，但朱永已給他轉得頭昏目眩，立時嘔吐起來，口裏只叫利害利害！這時文武官員，侍衛校尉，內侍太監，凡有幾分氣力的，都吃過大虧，又弄得無人上去。殿上祇剩下萬貴妃一個人，尤是把寶座大舞特舞，舞了一會，見沒人和他放對，索性棄了寶座，牛衝虎撞的搶進偏殿中來，衆官慌着逃跑，侍衛忙閉上了殿門，萬貴妃在門外，把門打得雷鳴似的，忽的盡力一推，天崩地塌的一聲震動，偏殿門坍了下來，萬貴妃從門上跳將進去，衆大臣與侍衛武官，早逃進了光明殿中，大家商議着，趙遜說道：可取絆馬索把他絆倒了，拏鈎併力搭住，然後一擁而上，那癡婦不難受擒了。衆人聽了，齊說妙計。由內監去備了繩索拏鈎，暗暗佈好了絆索，十幾名太監拿着拏鈎，候萬貴妃倒下時奮力搭住。佈置已畢，武官前去誘萬貴妃進來，絆馬索齊起，萬貴妃翻身跌倒，太監的拏鈎方要搭着，絆馬索都已被萬貴妃扯斷，霍地跳起身兒，舉手向衆人亂打，衆太監慌得丟了拏鈎便走，衆人也回身狂奔，一羣人望着太和殿的偏殿上擁進去，憲宗却避在太和正殿上，見衆大臣和內監侍衛逃進來，嚇得又要溜腳，那壯士却氣往上冲，大喝癡婦休得猖狂，看俺來擒你了，說能大踏步上前，挺身攔住去路，萬貴妃也不管好歹，一味揮拳打來，那壯士見他來勢兇惡，就引身避過了，忽地躍在萬貴妃的背後，施展一個泰山托頂，右手叉進萬貴妃的小

脅裏，只向上順勢往上一托，把萬貴妃從偏殿中，直摔到正殿的丹陛上面，把個萬貴妃跌得發昏第
十五章，滿臉都是鮮血，衆侍雖見壯士得了便宜，到底和打慌狗似的還不敢上前。祇見萬貴妃從地
上爬起來，目光閃閃的，找人廝打，那壯士已在偏殿裏奔出來，萬貴妃瞧見，飛步搶將上去，盡力一頭
向壯士撞來，那壯士不慌不忙的挺着肚皮迎他的頭顱，只聽得拍的一响，兩下裏撞個正着，萬貴妃
的頭被壯士蓮內功吸住，當不得萬貴妃的蠻力如虎，狠命的一頓亂撞，那壯士怕氣力不敵，將肚子
一收一放，又把萬貴妃跌出在兩丈之外。萬貴妃惱得吼聲如雷，這一番來勢可不比前兩次了，只見
他瞋着雙眼，惡狠狠的舉起左右手，拳頭似驟兩相類，看着壯士亂打，那壯士見來得太兇，祇偏身避
他，萬貴妃打了半响，一下也不會打到，怒氣幾乎衝破腦門，便覷個空兒，又是奮力把頭向壯士的胸
口撞去，那壯士疾身閃過，隨着一路餘勢，瞧准萬貴妃的穀道上一腿飛去，踢個正着，萬貴妃立不住
脚步，往前直撞過去，一頭恰好磕在階前的石龍柱上，磕得眼珠迸出，腦袋分裂，花紅腦漿一齊流出
來，這纔一交倒在地，侍衛等方敢擁上，萬貴妃還在地上亂滾，五六個侍衛不能近得他的身，那壯
士趕過來，在萬貴妃的小腹上揣了兩脚，算把萬貴妃揣的動彈不得，喉嚨裏的氣息，依舊牛喘似的，
好一會才得氣絕。憲宗見萬貴妃給壯士打死，心神略定，由內侍扶持着，進了太和殿，大小臣工，都來

跪請聖安，武臣皆自愧無能，俯伏請罪。憲宗受了驚恐，臉上還沒有轉色，良久纔徐徐的說道：「萬民朕已賜鳩令其自盡，此時始知他還活着，這是朕的失察，不干莽卿之事。說罷命宣那壯士上殿，當時因慌忙中未曾將姓名奏聞的，於是由兵部郎中黃信跪下奏道：「其人就是陛下詔召進京的韓起鳳，今日自應天趕至，投到兵部，臣特帶領起鳳進朝，覲見陛下的。憲宗點頭，黃信起去，韓起鳳上殿俯伏丹墀，自稱罪氏。憲宗溫言慰諭道：「朕聞你武藝甚好，召你面試，不料第一遭便立下救駕的功績，那瘋妃子鬧朝，武臣沒人能掣服他，你倒把他打死，本領自然不差了。憲宗說着，便授起鳳爲殿前都指揮，起鳳謝恩，退立武臣班中。憲宗又命傳那日賜鳩酒的太監汪旋上殿，汪旋是汪直的姪兒，這時戰兢兢的跪上丹墀，自承粗心，誤取了瘋魔大力酒，致萬貴妃飲了發狂。這瘋魔大力酒，本是蒙古鄉民所製，蠱毒的一種，性質非常猛烈，人若飲了一盃，立即中了蠱毒，就要發瘋和猛獸般的噬人。又經喇嘛煨煉一番，製成了藥酒，毒也愈烈，不但飲的人發狂瘋，而且力大猶如猛獅惡豹，雖幾百人不能近身。此酒係元朝順帝所遺，當初喇嘛進獻順帝，將酒飲一班諫臣，令他們自相鬥毆，至力盡並死。順帝在旁看了，以爲笑樂。又飲大懼的宮人，着赤身空手去和猛虎或蒙古野獸廝併，結果打死了幾隻野獸，力盡被野獸吃了。順帝詫爲奇觀。明兵攻打京師外城時，順帝把藥酒飲了兵丁，出陣時以一當百，銳不

可當，徐達營大敗一陣，便留心瞧敵人的兵丁，被徐達瞧破機關。原來這班瘋兵，祇知上前打人，却是不受約束的，及得了勝仗，各人往四處亂走，兀是拿着器械在那裏尋人廝殺。經元營的主將，用白布四周圍起來，那些瘋兵，知識聰明的孔竅已閉，見了白布，只當做是牆壁，走不通了，總算給他們攔入營中。徐達看眼裏，次日出兵，見元軍又驅瘋兵過來衝鋒，徐達令神機銃當先，砰砰蓬蓬的一頓亂放，一般瘋兵聽了，不知是甚麼東西，嚇得回身就逃，見了自己人也分不出來，只知互相殘殺。這一場殺得元兵血流成渠，屍積如山，都是自己殺自己的瘋兵。元順帝以一次失敗，心還不死，又要行第二次時，那兵士們見同伴死得慘苦，盡願身犯軍令，不肯飲那藥酒；主將吧噠八黎沒法，抽刀疊殺兩個頭目，兵士憤憤不平，大家發聲喊，一倡百和，殺了主將，全軍譁變了。順帝聽得此計又不成，知大勢已去，到了晚上，悄悄的偷出京城逃走了。這段話是歷史野乘所遺漏的，按下不提。當時憲宗聽汪旋說：錯把瘋魔大力酒當做了鴆毒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你這一誤，幾乎連朕也被你害了，要你這種糊塗東西何用，喝令侍衛，擁出去腰斬了，隨即起駕回宮，衆臣也各自退去。做書的趁個空兒，把萬貴妃發瘋的情形敘述一遍。要知嬪妃賜死，司儀局會同千秋鑑，便去驗屍收殮的，何以萬貴妃却挨了多日呢？因為貴妃飲了鴆酒後，祇有閉目待死，誰知睡在床上，已過了半天，司儀局太監來檢驗，見還有氣

慮，不敢收殮。依宮中的規例，人生只有一死的罪名，如鳩死後再活轉來，得向皇上要求宥死的。爲了這個緣故，萬貴妃奄臥了三天，宮人們見他不會氣絕，就不許司儀盛殮。這樣到了第四天上，萬貴妃忽然直跳起來，好似發瘋一般。宮女見他復活，要待去奏知皇帝，正值憲宗獲着親生的太子，滿朝裏都是歡慶之聲，誰敢把死人的事去打擾他的高興，這樣的一天天挨下去，萬貴妃的瘋也愈發愈利害了。大約這藥酒年代多了，性質遲緩了，所以慢慢地發作。萬貴妃的瘋病，一天不是一天，起初宮女們還關得他住，後來已有些制不住他，到了册立太子的那天，便推倒宮門，往外面直打出去，險些兒把聖駕也驚壞了。憲宗受了這一驚，就此聖躬不豫，足有一個多月，纔能臨朝。其時忽接湖廣總督李震的奏牘，謂廣西獠衆猖獗，連破了高雷、電白、化縣諸地，官兵屢敗，要求大兵往援。憲宗看了，和羣臣商議，衆大臣多舉韓起鳳。憲宗便下諭旨，命撫甯伯朱永爲行軍總兵官，韓起鳳爲都督，朱英、王強兩指揮爲先鋒，卽日出兵，往征苗獠。韓起鳳奉諭，擇個吉日，全軍披掛，帶了他的門徒王蔚雲和朱永等同赴校場，點起十五萬大軍，浩浩蕩蕩的殺奔廣西來，不日到了雲川，總督李震率同布政司寇淵深、按察使墨璣、參政劉知真、副使馬錦秀、副將王簡如、游擊江劍門及高雷總兵雲天彪、參將何旭，都指揮舉貝、常冠軍等，親來迎接大軍。朱永、韓起鳳、朱英、王強，並王蔚雲等，各人都相見了，李震說起苗獠

狡猾異常，官軍往征，此出彼沒，十分棘手。豬衆首領牛鼻子，又是驍勇善戰，官兵常吃他的敗仗。原來豬衆的兵卒，身上穿的籐甲，刀槍不能傷他，以是往往吃虧。韓起鳳聽了，暗暗點頭。第一陣見仗，起鳳却襲了諸葛武侯火燒籐甲的故智，把豬衆燒得抱頭鼠竄。次日就克復高雷。豬會牛鼻子聞知大怒，便親自領豬兵來戰。不知韓起鳳怎樣征服苗豬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技精則見忌於造化，養由基善射而死於射，此常理也。猶之酷吏必死於刑，理不可逃也。萬氏悍妒淫惡，已踰乎常理，其果安然飲鳩而死，無迺太輕乎？必令其發狂而亡，始與理乃暗合。

千軍萬馬，不敵二寸毛錐；區區枯竹管之能力，亦云大矣。夫筆之爲筆，能小能大，能善亦能惡；千變而萬化，其深邃迥至不可測摸。至於小說家之筆，則更覺光芒四射，斯文近似之。

明代諸朝，太祖太宗時，固人材疊出，開疆之君王，應有奇材輔之也。至憲宗朝，迺日見其衰微，未聞有若何之能臣，蓋天下至斯已太平，無須出類拔萃之人，祇求能自守已足矣。

第五十三回 蠻洞苗兒奇風怪俗 開府太監選色徵歌

御說：韓起鳳勝了苗豬一陣，欲進兵荔浦，總兵官朱永怕深入蠻地，水土不服，只推說身體孱弱，自在

高雷養病起鳳見他是個沒用的人，跟着反覺礙手，樂得任他去偷懶，自己轉可以爽快快的遣兵。於是留了三千軍馬，鎮守高雷，起鳳率領大軍，並朱英、王強、王蔚雲外，高雷總兵雲大彪，和都指揮墨貝，兩人很具將材，起鳳便飛疏進京，調雲墨兩人爲征苗副都督，共參軍機。不日上諭下來，雲天彪與墨貝，准以原職，隨征，豬軍立功，班師之日，另行封賞。一面着都指揮常冠軍，陞任高雷總兵，以游擊江劍門擢爲都指揮。又調王江爲高雷都指揮，以營副朱龍陞任游擊。並命擇有功把總，補營副的闕額。韓起鳳調了雲總兵和墨指揮，領兵進撲荔浦，那裏守將苗豬副酋大狗，一聞官兵到來，忙率豬衆迎戰，兩陣對圓，豬陣上大狗躍出，手仗一桿鐵骨朶，騎一頭紅毛牛，竟來衝鋒，官軍的陣上朱英出馬，方纔交手，那大狗的紅毛牛口中，忽然噴出沫來，把朱英的坐騎，嚇得往後倒退，只得回身便走。王蔚雲看了大怒，忙飛身下馬，舞着一口大刀，憤憤來步戰，一牛一步，兩人兵器並舉，戰有二十多合，不分勝敗。墨貝便暗自取弓抽矢，飄的一箭，正中，大狗的頰上，坐在牛上晃了兩晃，幾乎墮下地來，忙勒牛逃走。王蔚雲手快，乘勢一刀，已砍在大狗的腮上，大狗負痛，領了豬衆，大敗而逃，官兵追殺一陣，便鳴金收軍。大狗敗回寨中，緊閉木柵不出。韓起鳳得了勝仗，吩咐諸將，小許解甲，恐豬衆乘夜劫營，諸將領命，皆枕戈休息。看看天色晚下來，一輪明月初升，起鳳按着寶劍，親自出營巡視，但見左右前後，營中

折聲不絕，刁斗相應，守衛很爲嚴密。再看雲天彪的營中，燈火四燭，兵士環甲而侍，守望得宜，防備謹慎，韓起鳳不覺點頭讚嘆！回顧自己身後，見王蔚雲跟隨着，起鳳指着天彪的大營道：「雲總兵可以稱得知兵，你須留心習學，他日報國建功，都在這個上頭。」蔚雲聽了，唯唯答應，起鳳仰觀天空如洗，萬里無雲，忽見東南角上，一羣晚鴉，向着明月飛鳴，韓起鳳驚道：「苗獠必來偷寨，破荔浦就在今朝呢。」說罷，同了蔚雲回寨，即點鼓陞帳，諸將都來參謁，韓起鳳首先發言道：「俺知今夜，當有苗獠臨寨，彼料俺軍得勝，必解甲安息，想半夜前來偷營，俺應預爲防備他。於是令朱英領一千人馬，伏在大寨左邊，王強領一千軍馬，伏在大寨右邊，墨指揮引軍馬五百名，埋伏在寨後，但見中營火起，便會同朱英王強併力殺出。又命雲總兵率五千，從小路抄往苗獠大寨，望得後軍火發，可與兵士們奮力搶寨，奪得獠營，算是頭功。雲天彪奉命自去。韓起鳳分撥已定，自與王蔚雲在中營坐待，專等苗獠到來。將至三鼓，月色朦朧，濃霧漸漸迷漫，得對面不見人影，忽聞遠遠馬嘶人語，起鳳叫蔚雲備着火種，就帳前堆起柴草來，那苗獠會長大狗，領着大頭目貓兒眼，小頭目左千斤，趁着昏夜，疾馳的望官軍的大營殺來，到了營前，祇見四面靜悄悄的，也不見一個巡營的兵士，大狗下令，獠衆拔開鹿角，發聲喊殺，將進去，前營却是空的。大叫快退出去，喊聲未絕，拍騾的一响，小頭目左千斤已連人帶馬跌著陷坑，被官兵

活捉去了。這時王蔚雲在中營，早燃着火種，霎時火光燭天，王強朱英左右殺出，墨貝又從後殺來，韓起鳳和王蔚雲，傾着大軍由營中殺出，四面夾攻，豬兵雖然悍勇，那裏抵擋得住，大狗撥馬先走，官兵奮勇追殺。貓兒眼落荒而走，被朱英一眼瞧見，飛馬去趕，貓兒眼無心戀戰，鞭馬疾奔，朱英恐被他逃走，拈弓搭矢只一箭，正中貓兒眼的左臂，翻身落馬，兵丁趕上，把他綑綁起來。這裏起鳳等，大殺豬衆，大狗死命逃奔，看看將到自己的大寨，突然的一聲梆子响，一大隊軍馬擺開，爲首一員大將，臉如鍋底，手執兩柄銀鎚，攔住去路，大狗不敢回寨，只奪路而走，經雲天彪揮衆追趕，並飛出一鎚，打在大狗的背上，滿口流血，伏鞍逃命，雲天彪卽勒兵不追。大狗回顧人馬，祇有百餘騎相隨，不禁仰天嘆道：咱自出兵以來，從未有這般大敗，如今七千騎剩得百人，叫咱怎樣的去見主將。說罷痛哭起來，不提防林子裏一捧鑼响，又是一軍擁出，爲頭的少年將官，正是韓起鳳部下的新授千總王蔚雲，舞着一枝竹節鋼鞭，直取大狗，原來蔚雲從僻路，繞到大狗的面前，這時等個正着，大狗怎敢迎敵，又兼背上受了鎚傷，只好望斜刺裏奔逃。蔚雲也不去追他，祇把從騎亂殺，不上一刻，百來騎人馬，殺得一個也不留，惟大狗一人單身走脫。韓起鳳大獲全勝，佔了荔浦，令王強守着，自領大軍進攻修仁。那裏也有一個豬人的首領，名喚流星子，爲人勇悍有餘，謀略毫無，見了韓起鳳的兵馬，立陣未定，便大呼衝殺過

來，韓起鳳見他來得兇猛，一聲號令，兵馬分做兩下，任流星子殺入來，起鳳只把旗一展，陣圍立時變換，將流星子困在核心，流星子自恃勇猛，左衝右突，雙刀舞若蛟龍，經不起官兵陣上，箭如飛蝗一般，拿個有力如虎的流星子，生生的射死陣中。起鳳射死了流星子，揮兵併進，盡力衝寨，豬兵抵擋不住，棄寨逃往大藤峽去了。修仁既破，韓起鳳下令，兵士休息三天，便望天藤峽進兵。其時豬人主將牛鼻子，聽得芻浦修仁俱失，兩處警報齊至，正值大狗隻身逃回，而且受着重傷，牛鼻子命同大寨副養，自統芻豬健卒五千，親自來拒官軍。韓起鳳兵至三里浦，倚山靠水下寨。次日牛鼻子便來挑戰，起鳳出兵相迎，雙方排就陣勢，但見豬衆並無規例，東三西四的雜亂列隊，正中一面大紅麾蓋，牛鼻子身騎白象，手握金刀，銀盔鎖子甲，左有獅兒，右有黑虎，都生得面目猙獰，雙孔撩天，雄赳赳的立在陣前，官兵隊裏韓起鳳挺槍而出，雲天彪和墨貝，分立兩邊，朱英監住中軍，王蔚雲督着後軍，兵威壯盛，隊伍齊整，起鳳心願墨指揮道：久聞牛鼻子善於將兵，今日宜殺他一個下馬威，墨貝見說，更不回答，挺槍驟馬，竟取牛鼻子，那邊獅兒黑虎，兩馬並出，雲天彪忙舞起銀鎗，敵住獅兒，墨貝力戰黑虎，約有三十餘合，墨貝賣個破綻，任黑虎一刀砍將入來，墨貝隨手一把抓住絲縑，將馬鞍只一蹬，輕輕提過馬來，躍地上一擲，兵丁一擁上前執住，黑虎霍地躍起丈餘，劈手奪了小兵佩刀，砍翻了幾人，環着本陣便

走，宋英在後陣瞧見，忙拈弓射去，一箭正中黑虎背心，仆的倒在地，墨貝飛馬上去，一槍結果了性命。獅兒大戰雲天彪，見黑虎被擒走脫，仍吃墨貝刺死，心裏萬分忿恨，一口刀如潑風般，向天彪頂上亂砍，天彪輪着雙鎚，也抖擻精神迎敵。兩人棋逢對手，戰有百合上下，不分勝負，墨貝殺了黑虎，躍馬前來助戰，牛鼻子大喝一聲，舞手中金刀，攔住墨貝，起鳳立在陣上觀戰，深恐雲總兵有失，令朱英飛馬相助，牛鼻子怕獅兒吃虧，便奮起威風，一刀橫飛轉來，正劈着墨貝的坐馬，那馬負痛，和人似的直立起來，將墨貝掀在地上，牛鼻子方要把刀來剝，韓起鳳眼快，忙舉手一鏢，打在牛鼻子的右腕上，牛鼻子吃了一驚，刀勢稍緩，墨貝早跳起身兒，步行回陣。牛鼻子拔去碗上金鏢，大罵沒廉恥的小人，專拿暗器傷人，有本領的過來，與咱交戰三百合，話猶未了，起鳳已一馬躍出，舉鎗直取牛鼻子，兩人放起對來，刀槍並施，各顯英雄。這時雲天彪同朱英，雙戰獅兒不下，殺得天彪性起，一手迎戰，左手扣住鎚兒，探懷取出流星鎚來，飛索打去，却被獅兒接着，大家用力一掙，崩的一下，鎚已扯斷，獅兒回鎚反打天彪，天彪疾忙閃過，鎚鍊却繞住了朱英的槍桿，獅兒一面拖住鎚鍊，一手舉刀便砍，朱英措手不及，被獅兒一刀削去肩膊，翻身落馬，獅兒待要結果朱英時，吃雲天彪死命抵住，官兵齊出，把朱英救回。起鳳見朱英受了傷，自然無心再戰，祇得虛掩一槍，退回本陣。雲天彪也且戰且走，牛鼻子揮衆殺

了一陣，打着得勝鼓回營。韓起鳳收了人馬，計點馬步各隊，折傷三四百人，忽報先鋒朱英，傷重身死。起鳳甚是感傷，不由的歎道：大功未成，折了猛將，是俺無能的緣故。總兵雲天彪進言道：都督自統師迄今，已疊破要隘，行見寇勢日蹙，今日的小敗，本是瑣家常有的，何必把他放在心上。起鳳點頭道：話雖有理，但俺也不能無咎。當下便令草奏上京，請自貶去都督，仍統所部，將功贖罪。上諭下來，只令罰俸一月，貶職毋議，並命速平猿寇，以靖邊陲。起鳳接了上諭，和雲天彪計議道：俺看苗猿，勇悍喜戰，牛鼻子等，皆無謀匹夫，破他本是易易，俺咋相地勢，察勘路徑，牛鼻子依仗着黃牛峽險峻，在那裏結營，俺軍仰攻，非常為難，今如有人能領兵五百，襲他背後，從黃牛峽間道殺出，那時牛鼻子防前不慮後，必然敗他無疑。不過此任重要，似非俺親去不可。雲天彪阻攔道：主將督領王師，責任非輕，不可冒險。小將不才，願充此職。起鳳大喜道：如將軍肯去，俺還有甚麼話說，於是命天彪挑選五百精壯，去襲敵人背後，約定吹角為號，並再三叮囑小心。天彪領兵自去。起鳳又傳令，墨將軍領兵五千，去伏在黃牛峽左邊深林中，王蔚雲領兵五千，去伏在黃牛峽的對面青龍巖下，但見紅旗飄動，即併力攻打猿寨。分發已定，起鳳自統大軍，把黃牛峽團圍圍住。牛鼻子因折了黑虎，堅守不出。他在峽上，遙望官兵來圍，只令搖桑，把石灰搗木砲打將下來，官兵並不近前，祇遠遠地立着吶喊。看看日色停午，懸懸開待

山峽後角聲鳴，韓起鳳叫把紅旗擡起，墨貝、王蔚雲兩人，率着兵士，來攻山峽。牛鼻子見官兵來勢猛烈，將鏢鎗拋擲，官兵紛紛中槍下墮，前仆後繼，這樣的相持一個時辰，忽聽峽上喊聲大震，猿人四散亂奔，鏢槍也立時停止，官兵乘隙一擁而上，砍開木柵，殺將進，雲天彪領着勁卒，自峽後殺來，兩面夾攻，猿兵大敗，墮崖死者不計其數。牛鼻子見守不住黃牛峽，只得棄了大寨，和獅兒兩人，領着三十餘騎，逃入大藤峽去了。韓起鳳自與墨貝、王蔚雲、雲天彪等，合兵一處，殺散了猿衆，佔住黃牛峽。一面收兵，計點人馬，雖得了許多器械馬匹，官兵却傷了兩千餘人。韓起鳳使親督兵士，掩埋了屍首，並把牛酒之類，大犒軍士。諸將慶賀一天，再籌進攻良策。那黃牛峽的地方，是個猿衆總口子，也是行軍的要隘；黃牛峽如有失，大藤峽已不能固守的了。其時黃牛峽下的苗民，聞官兵到來，忙具了牛肉羊乳等物，來跪接王師。韓起鳳把他們安慰一番，苗衆十分感激，都羅拜退去。講到這黃牛峽下，也有四五百戶的苗猿，因地近郡邑，也和漢族賣買往還，有些苗猿，懂語，一切婚喪禮節，盡根據着漢族。苗猿的小孩子，一般的也讀漢文，與漢人締婚的很是不少。他們這種苗猿，有生熟兩類的區別。黃牛峽的苗猿近於漢族，也懂得些禮儀，時人稱做熟苗；至若大藤峽進去，苗民和漢人素不相通，舉動也極野蠻，偶然見了漢人，他們都呼爲妖怪，漢人如誤入他們峽中，便被他們殺死，由是漢苗相仇，裏面的也

不敢出來，外面的自然不敢進去；兩下裏弄得斷絕交通。這住在裏面的苗獠，就是漢族稱他做生苗的。其實生苗雖性情野蠻，起初與漢族並沒甚麼仇怨，要不過是言語不通，裝束有別；生苗是沒知識的，見了漢族衣冠以為可怪，因怪生疑，恐漢人要加害他，他就先下手為強；似這樣的互相誤會，遂結成了世世不解之仇了。廣西沿苗獠居住的漢人，懂得熟苗言語的甚多，他們也喜權和漢族往來，買賣都極公平。熟苗在漢人的市上交易，大都腰上繫有一條紅布，我們一望，就曉得他是苗人了。但懂得生苗話說的，百人中不獲一個，有熟諳生苗言語的人，改裝做生苗的模樣，帶了紅綠紬布等，偷進峽去，和生苗相賣買；倘是碰着幸運，一次上可以發財，一生吃着不盡了。以是進峽去雖危險，冒險的人却是常有的。生苗那個地方，山嵐瘴氣極重，苗人是習慣的了，漢人觸着氣味，便要身死的那裏虎豹毒蟲又多，生苗進出都帶着刀，也不甚畏死的，惟見了漢人的紅綠紬布，却異常歡喜，往往有胆大的生苗，到漢人市上來搶奪，被漢人打死了。將屍首擲進峽中去，這樣的一年中終有好幾次。漢人乖覺的，揣知生苗的心理，學了苗語，裝作苗人，把紅綠紬偷進峽中，苗人不知賣買，祇拿寶石、珍珠、沙金、人蔘等東西來掉換，任他給與多寡不得爭執的，苗人有金珠無用，漢人得着可已發財了。漢人貪利，做這項賣買的大有其人。不過進峽去有好幾樣危險的事，達到了一樣，就不得生還。譬如偷進峽

去時，被峽中的苗僮知道，照苗例不得和漢人往還，違者並漢人一起殺戮。或是撞着了無理的生苗，把你殺死了，將所有細布搶個乾淨；那叫偷雞不着蝕把米，白白送了性命。又有一樣是觸着瘴氣，或是遇見猛獸毒蟲，自然是准死無疑了。有以上這幾個緣故，利雖優厚，害也不小；如果要和生苗做買賣，非將性命置之度外不可。故去幹這勾當的人，必是個無掛無礙的光蛋，僥倖獲利回來，便取妻成家，置產構屋；不幸死在峽內，只算是世上少生了這樣的一個人罷了。生苗的居處習俗和漢族相去甚遠，男女不穿衣服，上身披個樹葉的坎肩，下體遮一圈柴葉，就算是衣服了。居住的地方，大都是石穴洞府，並沒房舍室宇，很有上古時風氣。男女進出佩刀，一言不合，便用性命相搏，夫婦極和睦，倘與別個男子嘻笑狎玩，本夫瞧見了，也不以為意，惟不得碰着蓮船。苗人婦女的一雙腳兒，却非常貴重，除本夫外，不得撫弄，否則，就是看輕他了。妻子和人有私，本夫存側並不禁止的。若一弄到他的雙足，本夫便指爲通姦，即抽刀與妻子一併殺死。父母死後，子女毫不悲哀，轉把屍首分解了，在火上薰一過，家人圍坐着大嚼一頓，名稱腹葬，將五臟六腑等給野獸吃，謂父母已仙去了。到了第二年的秋季，聽得杜鵑在枝高啼——苗中杜鵑，如漢人之燕子，春去秋來，以定時節——子女纔痛哭道：鳥已回來了，父母却仙去不同，於是在空地豎一塊石頭，算是墳墓的意思。女子到了春期——見天癸至，

謂之春期。——口吹蘆管，在草地上跳舞，男子幾十名，跟隨在後；女的看中那一個男子，便和那男子雙雙到僻靜的所在苟合，把蘆管插在路口，苗人聽見這枝蘆管，就知道有男女在裏面配合，必須繞道他去，如走入蘆管之內，是爲破紅，——敗人好事的意思。——由男的趕出來，把誤走的那人殺死，不得索償。這樣的苟合之後，女的如其有娠，使由那男子迎歸，配爲夫婦；如不受孕的，女子仍須吹着蘆管，另擇男子去苟合，終至腹大便爲止。夫婦中男女不再得離，由親族人等，把寡婦殺倘夫死了，與男尸一併拋入海裏，叫作水葬。女的先死，丈夫卽須自殺，自殺的法兒各自不同，有抱妻子屍首，從高巖躍下來跌死的，有擁屍投海的。又小孩生至五歲，便離了父母，自入深山去找野味爲活。友朋親戚鄰舍，有不和睦發生齟齬的，便由忒朗判斷是非，——忒朗是苗中的土官。——誰是理短的，把刀插在耳根，也算罪名最輕的。犯罪稍重的，拿刀割去耳目口鼻，犯姦的削去腎囊，頂重的盜犯，——盜野獸等。——就要剝腹洗腸，把肚子剖開，取出臟肝心肺飼犬，而且要自己動手的，如未曾取出臟腑，人已痛倒在地時，使算不得那喀喇。——苗語是英雄。——苗俗的奇特，諸如此類的，真有不可勝紀之概。當時韓起鳳破了黃牛峽，次日就攻進大籐峽，擒住牛鼻子和腳兒，殺散苗獠，砍斷峽口的籐梁，從此生苗不能再出。韓起鳳因生苗不服王化，未易處治，所以也不深入，只封峽，令漢苗隔絕，一面

知照高雷朱永，蒞浦王強，即日班師。大兵一路北還，經過濟南，不見濟南府等來接，起鳳很覺詫異，便召附近保甲問話，保甲回說：現值汪公來此開府，大小官員都經吏調過了，如今布政司、按察使等，方伴着汪公在妓館飲酒，以是沒有閒工夫來接待過往官吏了。起鳳問汪公是誰？保甲叩頭道：就是諱直字的汪公。韓起鳳聽了大怒道：汪直是一個太監，怎的開起府來了？待俺親去拜望他。說罷，命那保甲引導，吩咐雲大彪將兵馬札住，自己帶了那保甲，直入濟南城，到了望江樓前，保甲遙指道：那邊紅樓高牆的，是汪公歌宴的地方。起鳳見說，叫保甲侍候在那裏，便獨自向那高牆走去，遠遠聞得笙歌聒耳，雜着清脆的鶯聲，似在樓上彈唱，起鳳不由的心頭火起，就大踏步望着紅樓直奔上去。不知韓起鳳上樓怎樣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化外夷民，恆不服王化，雖脅以威力，僅屈服於一時而已。故諸葛武侯，必深入不毛，至於七擒七縱而後止；斯非武侯之好弄智，正所以服蠻人之心耳。明代苗獠，屢爲邊患，蓋鄧愈而後，無人能制矣。

大將臨敵握算，必知己知彼，迺能百戰百勝。今韓起鳳擁重兵以征苗獠，敵旣摧矣，自應直搗巢穴，肅清禍源，方爲上策。奈何因其頑強而舍之，祇封區區之峽口，是與拆橋拒追者，正同一其愚。

也。

開府始於漢末，國賊李傕嘗一度開府，蓋建府署以置僚屬也。厥後必以三公任之，亦即宋元時之三司也。汪直一太監耳，竟獲封疆之膺，實爲歷朝所未有；行政顛倒如此，憲宗其不久乎？

第五十四回 拔趙易漢尚書娶醜女 指鹿作馬太后辨夫人

花香滿院，鬢影斂光，往來的都是鶯鶯燕燕；笙歌複奏，夾雜着一陣陣的笑語聲，粉白黛綠的圍滿了一桌。那個開府大監汪直，儼然的坐在正中，兩邊藩臬司，及參政，知府，副使等，在那裏相陪。十幾個姑娘，一個個打扮得妖妖嬈嬈的，各捧了金盞，慢慢地斟着酒。汪直的身後，又是三四個絕色的姑娘，抱着琵琶絃索，頓開嬌喉，低低歌着小曲。汪直滿面春風的左顧右盼，怕兩面王還沒這樣的得意。正在志高氣傲的當兒，忽聽得樓下龜兒大嚷起來，樓梯便蹬蹬的一陣亂響，走進一個箭袍武士巾的丈夫來。汪直定睛細瞧，却又不認得的。原來韓起鳳赴京時，汪直已受命巡撫山東，不會和起鳳見過面的。起鳳在徽王府中，倒認識汪直。這時韓起鳳已眼中出火，指着汪直大喝道：皇上命你巡撫魯地，你倒帶了閹城官吏，在此酒色逍遙，似你這種誤國負恩的閹賊，也配做地方的治吏麼？汪直聽了，弄得

摸不着頭腦，不知他是何等樣人？末了聽見罵他闖賊，大凡做太監的人，最忌人家說他是闖人，因此汪直也不由的大怒道：你是何處的狂奴，敢來管咱的事，快給咱滾了，說罷連呼衛兵何在？隔房早搶出二十多個護兵，各執着藤鞭木棍，望起鳳頭上身上，似雨點般打來，起鳳便霍地回轉身兒，揮起拳頭，只一頓的亂打，打得那些護兵東倒西歪，紛紛往樓下退去。還有四五個來不及逃跑的，都被起鳳擲下梯去。其時樓下哄鬧的人，已站滿了一大堆，把一條很寬廣的大街，擁得水洩不通。街上人們紛紛傳說，汪太監惡貫滿盈了，今天在妓院中，給一個外路人打的落花流水。此刻護兵持着臬司大人的令箭，想是調兵去了，這外路人單身獨漢，惡龍鬥不過地頭蛇，怕不吃個大虧麼？那保甲劉老二在望江樓下等候，韓起鳳聽得路人的話，說知道韓起鳳必然發火，探恐釀出大禍來，只得三脚兩步，忙忙的趕至妓院中，正值起鳳接住了汪直痛打，藩臬兩司及副使、參政、知府等官員，見韓起鳳來得兇猛，怕吃了眼前虧，就乘空溜下樓梯，巴巴的望救兵到來。劉老二搶入妓院，見了臬司羅成章，也不及行禮，祇低聲說了幾句，又往外奔出去了。這裏羅成章把韓起鳳大兵過境，見無人迎送，因而動怒，便親自來鬧妓院的話，對藩司周君平說了，君平大驚，成章也慌得手足無措，他如參政副使，知府，同知等，更嚇得目瞪口呆。又聽得汪直在樓上，已被打得力竭聲嘶，連救命也喊不動了。羅成章見

不是了局，拖了周君平，硬着頭皮上樓，一面勸住，一面向韓起鳳再三的謝罪陪不是，韓起鳳知兩人必是本城的官吏，見他們這樣的低首下氣，心上憤氣早平了一半，便把汪直只一推，一個倒翻筋斗，骨落落的跌下樓梯去，被護兵們接着救去了。羅成章和周君平，即邀起鳳入座，吩咐妓院中排上筵宴來。於是大家詰詢姓氏，起鳳纔曉得羅周還是潯臬兩司，就也自謙鹵莽。樓下的副使等，陸續上樓來參見，起鳳一併邀他們入座。不一會，那保甲劉老二也回來了。上樓侍立在起鳳的背後。酒到了半酣，周君平叫妓女們一齊出來，歌唱侑酒。那幾個粉頭，當時見起鳳動起武來，嚇得他們魂飛天外，有幾個往桌下亂鑽，胆最小的粉頭，慌得他們哭了。此刻聽得打已停止，又要喚他們出來，倒不好違忤，祇好大着胆來侑酒，大家見了韓起鳳，尤是害怕。臬司羅成章，忽然記起一件事來，忙喚保甲劉老二近前，附耳吩咐了幾句，劉老二答道：剛纔小人出去，就爲的這事，現已止住了。羅成章點點頭，起鳳便問甚麼事？成章很慚愧的說道：適才汪公公命去調兵，如今是用不着了，所以叫劉老二去且止。起鳳聽說，微微的一笑。原來護兵持了臬司的令箭，到參將衙門，參將王由基，立刻點起了三百人馬，風捲殘雲地趕來。劈頭正撞見保甲劉老二，把韓都督班師過境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嚇得王參將屁滾尿流，竟帶了兵士逃回衙中去了。起鳳和羅成章等高飲到了日暮，始各盡歡而散。第三日起鳳拔寨起

行滿城文武都來相送，只有汪直被起鳳打傷了，不會來的。起鳳便重賞了保甲劉老二，別了衆官，統兵北進。不日到了京師，起鳳把人馬札住在校場，自己和總兵官朱永入朝見駕，憲宗當面慰勞一番。又問起鳳毆打汪直的緣故，原來汪直的草奏，比韓起鳳的大軍早到五日，所以憲宗已經知道了。當下韓起鳳將汪直在妓院行樂，並剝削山東人民，怨聲遍道路的話，從實奏聞，憲宗不覺大怒道：朕祇當他忠心爲國，誰知這逆奴如此不法。那時憲宗本很疑汪直，經御史陳蘭、侍郎項朋等上章劾了幾，次，憲宗已有點不快，今又被韓起鳳把汪直的壞處和盤托出，憲宗見起鳳所奏，與項朋、陳蘭等彈章中無二，知汪直罪名確實，不禁惱恨萬分，便命起鳳等退去，憲宗起駕回宮。明日聖旨下來，加撫甯伯朱永爲甯遠侯，韓起鳳擢爲將軍，晉靖遠伯王強爲都總管，雲天彪擢爲大將軍，贈子爵，墨貝爲豐台總兵，王蔚雲授爲參將，陣亡指揮朱英擢爲都副使，諡封綏甯伯，其子朱雲爲指揮。所獲苗酋牛鼻子、獅兒等九十三人，及苗奴家屬九十餘人，一併斬首示衆。巡撫汪直，削去御前奉御官，追奪鐵券，革去伯爵，廢爲庶人。這道上諭一下，山東一境人民，歡聲猶如雷動。汪直自覺無顏，轉了行裝，黑夜出城，被人民查見了，大家一聲吆喝，打的打，罵的罵，有的甚至痛咬，不到半刻工夫，把個勢燄薰天的汪太監，咬得身無完膚，遍體是血，大叫數聲，吐血斗餘而死。死後人民又將他的屍體掛在城邊，剖出五臟六

膽來，懸在樹上餵鳥。過了一個多月，汪直尸首已變風乾的人臘，百姓纔把火燒他成了灰燼。憲宗又以濟南藩司周君平，臬司羅成章等，依附汪直，便下諭紛紛降調。光陰流水，轉眼是憲宗成化二十三年的春季，憲宗因身體略有不豫，命大學士馬文升，代往祭天，憲宗自己和純妃——朝鮮大公主——在宮中石亭上對奕，雙方佈成陣勢，各按步位進攻，看看純妃將輸，被憲宗攔上一子，純妃要困不得出路，左思右想，猛然悟到一着，纖纖玉指，夾着一子下去，向着總隘上一擺，轉把憲宗的一角活子圍困起來，憲宗拍案道：這一下可輸了。純妃志得意滿，高興的不得了，便鸞聲嘖嘖的大笑一陣。那裏曉得太喜，懽過了分，這一笑竟回不過氣來。兩手緊握，杏眼上翻，花容漸漸慘變，嬌軀兒坐不住，金交椅，慢慢地蹲了下去，旁邊的宮女，慌忙來攙扶着，憲宗也親自去扶持，再瞧純妃時，朱脣青紫，瞳人已隱，肌膚冷得和冰一般，霎時香消玉殞了。憲宗一面垂淚，口口聲聲說：沒有死得這樣快的，速去召太醫來診治。內侍便飛也似的去宣了太醫院院使，並太醫院院判，及御醫兩人，先後診了純妃的脈膊，齊聲說：魂離軀壳，往游太虛，不可以藥救的了。憲宗見說，又是奇疑，又是悲傷，含淚下諭，諡純妃爲孝德皇妃，命司儀局照貴妃例，從豐安殮，附葬寢陵。從此這位憲宗皇帝，好似有了神經病一樣，每見宮人太監，及文武大臣等，便睜着眼說道：不信不信！沒有這般死得快。一天到晚，祇說這兩句話。幸喜

太子祐業，已經十七歲了，大學士馬文升，尚書李省孜等，上書請太子監國，由紀皇后下懿旨，令太子祐權，登文華殿視事。憲宗也漸漸臥床不起，夏末初秋，轉眼已是香飄桂府，憲宗病症益重，只隨着兩眼不能說話，到了八月的十八那天，憲宗駕崩在朝鮮宮，在位二十三年。於是大臣奉了遺詔，扶太子祐權正位，是爲孝宗皇帝，以明年爲弘治元年，晉母紀氏爲皇太后，王妃爲太妃，尊憲宗爲孝純皇帝，廟號憲宗。封弟祐杭爲興王，祐樛爲岐王，祐綸爲雍王——三王皆王妃所生——晉大學士馬文升爲太傅，以吏部侍郎劉大夏兼文華殿大學士，都御史劉健爲工部尚書，僉事李東陽，翰林院編修謝遷，孝宗在東宮的時候，已知道兩人的賢能，此時繼續，便召謝遷和李東陽奏對，很是稱旨，即擢李東陽爲禮部尚書，謝遷爲兵部侍郎，過了幾天，又擢謝遷爲兵部尚書，以戶部主事李夢楊爲兵部侍郎，並斥倭臣萬安、梁芳、李省孜等，羣臣又交章彈劾，孝宗將萬安下獄，梁芳腰斬，李省孜充戍邊疆，死在半途。又革萬貴妃戚黨官爵，汰去侍奉官和冗職，凡大小三千餘人，朝中小人一清。這時孝宗厲精圖治，羣賢畢集，如馬文升、劉大夏等，均是忠直老臣，劉健、謝遷、李東陽、李夢楊、戴珊等，亦是一朝的名臣，時人稱謝遷、李東陽、劉健，爲朝臣三傑。孝宗除敬禮馬文升、劉大夏外，以謝遷、劉健、李東陽三人爲最寵信，一時又有謝論、李謀、劉善斷之說。——謂謝遷工讀論，李東陽善謀，劉健更善於決斷大事也。

——孝宗又與紀太后酌議，立尙書張永昇的女兒張氏爲皇后，立金氏戴氏爲皇妃。其時上有英主，下有賢臣輔治，真是百廢俱舉，大有天下承平的氣象。孝宗也竭力效法宣宗，獎勵醇雅，閒暇時和李東陽、謝遷等一班文臣，吟詩作賦，都下文風爲之一振。時朝臣三傑中，要算兵部尙書謝遷，建白最多，連宮中紀太后都很器重他。常常在宮中道及謝先生的。那謝遷是浙江上餘人，號叫恭仁，在未遼的時候，家中極其貧困，幼年還替人家看過牛。但他生性喜歡讀書，聽得人家的小孩念着書，謝遷也記在肚裏，到了趕着牛回來，就坐在茅簷下高聲朗誦。村中設帳的是位孝廉公，見謝遷很肯上進，便去對他的封翁高雲說：令郎將來必是大器，某願不取修金，教他讀書。謝封翁聽了，即命謝遷去隨着孝廉讀書。謝遷果然刻苦攻讀，暑天怕蚊蟲螫他，便燃了一盞油燈，身體蹲在甕頭中讀書。這樣的七年頭，出去小試童子試，居然列了案首。謝封翁也不勝喜悅，替謝遷定下一門親事，是同里的劉老大的長女兒。到了這年的秋季，謝封翁去通知了劉家，給謝遷完姻。誰知到得迎娶時，劉老大的長女，抵死也不肯登輿，他說：謝家小子是個牧牛兒，我至死不嫁這種村童的。劉老大和他妻子，雖再三的勸說，他大女兒就要尋死覓活，弄得劉老大束手無計，外面謝遷又來迎親，幾次催着要起身，急的劉老大老夫婦兩個好似熱鍋上的螞蟻，真是走頭沒路了。正在萬分着急，劉老大的次女在旁說道：父母

之命不可違，姐姐還是好好的上轎罷。大女兒忿忿的說道：你肯嫁與牧牛郎麼？次女冷笑道：當初父母如把我許配謝氏，今大自然是我去了。這句話說得大女兒啞口無言，倒將劉老大提醒過來，忙一把拖住了次女，垂淚說道：你姐姐不肯，叫俺兩老爲難，現在怎樣去對付謝家？俺想你是孝順老子的，不如你代了姐姐嫁過去罷。次女見說，慨然答道：祇要將來謝家沒有話說，女兒就替姐姐前去。劉老大道：這是秘密幹的事，决不使謝家知道的。於是把次女妝扮起來，匆匆扶上了綵輿，由謝遷導着吹吹打打的去。及至夫婦交拜畢，新人送入洞房，坐了床帳，喜婆攙扶了新婦，出房參見翁姑時，親友嚷着大家瞧看新人，面紅纔去，衆人都吃了一驚，原來新娘滿臉的麻黑點，掀着鼻子，異常的難看，更加他的頭頂患過疥癬，青絲虜虜可數，愈覺得醜陋不堪，古來的無鹽諒也不過如是了。謝遷見妻子這般醜惡，心裏十分懊喪，只礙着老父的命令，不敢違拗。那些親戚，多暗暗好笑，連謝封翁也老大的不高興，深悔自己太莽撞了，會冒冒失失的聘了這樣一個醜媳婦。韶光流水，轉眼過了三朝，謝遷因取了醜婦，獨自在書室裏納悶，忽聽得外面人聲雜亂，打門似擂鼓般的，正要出去開門，却見四五個紅纓短衣的報子，已飛也似的搶入來，見了謝遷，齊聲叫孝廉公恭喜！便跪在地上討賞，謝遷瞧那板條，却是自己中了秋試鄉榜，上面大書着第九名舉人，翰字樣。謝遷這一喜，倒把妻子的心事拋掉了。

便親自去包了幾錢銀子，賞了那報子，自去。不一會親戚族人，又都來向謝封翁父子道賀，又把醜陋夫人和的古話，慰勸着謝遷，謝封翁也道：新婦面貌雖不佳，福分諒來不差的，他進門三天，就做現成的孝廉夫人了，說罷哈哈大笑。謝遷聽了這句話，稍稍的對他夫人和睦了些。但這位劉夫人倒是外濁內清的，平日不輕言笑，上能侍奉翁姑，下敬夫婿；一切的舉止，處處以禮自持，怎麼進巾櫛櫛，頗有舉案齊眉之概，夫妻間端的相敬如賓。謝遷見他夫人莊凝穩重，是賢而無貌，原不是爲病的，由是把劉夫人漸漸的重視起來。他那讀書，也起發用功，翌年成了進士，待到進京會試，連捷入了詞林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？不久又遷翰林院編修。這時的謝遷，當然志高氣揚，就在京師納了兩名美妾，一面請假回鄉掃墓，順道接眷屬進京。這位劉夫人也鳳冠蟒袍的歸甯去，辭別父母，劉老夫婦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。還有那些親戚近鄰，來給劉老夫婦賀喜，有知道從前代嫁這件事的，都笑那大女兒沒福。大家讚嘆不絕，更有那鄰人的女兒媳婦們，擁圍着劉夫人，有說的，也有笑的，有讚美的，好似羣星捧月，豔羨聲和歡笑聲，嘈雜得不知所云。正在歡騰一室的當兒，忽見劉老大的小兒子，從裏面哭嚷出來道：不好了！大姐姐在房中弔死了，衆了聽了齊吃一驚，慌得劉老夫婦兩個，帶跌帶爬的趕進去，已見他大女兒高高的弔在屋椽上，忙去解得下來，早經手足冰冷，氣息全無了。劉老大的妻子，便一

把眼淚一把鼻涕，一聲聲的哭起肉來。衆親戚聽得大小姐自經，個個替他嘆息。原來那大女兒不願嫁與謝遷，重許給一家富戶，豈知丈夫是個執紼子弟，父母一死，吃着嫖賭皆備，一年中把家產蕩光，竟患着一身惡瘡死了。大女兒弄得孤苦無依，只好回他的娘家。後來得知謝遷成了進士，心裏已懊悔的了不得，今天見他妹子，做了翰林夫人，回家來辭行，他看在眼裏，如何不氣呢？暗將這榮耀風光，本都是自己享受的，只恨一念的驕傲，眼瞪瞪瞧着人家去享富貴。這樣的越想越氣，躲在房裏嗚嗚咽咽的哭了一場，乘外面雜亂，無人瞧見的當兒，解下帶子來自縊而死。總算劉老大晦氣，等他次女兒起身，忙着替大女兒買棺盛殮。那時劉夫人代他姐姐遣嫁的事，始逐漸傳揚開來，落在謝遷的耳朵裏，對劉夫人笑道：「你姐姐小覷我是看牛的，其實是他紅顏薄命的緣故。」劉夫人聽說，不覺啓齒一笑，他自嫁謝遷到如今，此刻算得第一次開笑臉。謝遷接着進京，做了幾年編修，憲宗皇帝賓天，孝宗嗣位，便把謝遷擢爲侍郎，再遷尙書，一時寵信無比。有一天上，紀太后在景壽宮設筵，懿旨召各大臣的命婦進宮賜宴。衆臣奉諭，自去知照眷屬，一時如李東陽的胡夫人，劉健的何夫人，馬文升的陳夫人，劉大夏的管夫人，李夢陽的許夫人，戴珊的魏夫人，都紛紛進宮，祇有謝遷的劉夫人，謝遷覺他的容貌太陋，恐見笑同僚，便私下令愛姬杭氏，穿戴着一品命服，乘輿進宮，當衆夫人晉謁紀太后時，到

了謝遷的冒充夫人杭氏，紀太后忽然說道：「你不是謝尙書的正室夫人，快去換了正室的來見哀家。」杭氏被一口道破，到底是心虛的，慌得粉臉通紅，只得含羞帶媿的退出宮去，見了謝尙書把紀太后的話講了一遍，謝遷沒奈何，又把第二個美妾褚氏改扮了進宮，仍被紀太后看穿，弄得謝遷實在不得而已，只好請出這位劉夫人來，也穿着命婦冠服，乘輿進得宮去，紀太后看了，這纔笑道：「那才是尙書夫人來了。」其時在座的許多誥命夫人，都疑紀太后有預知之明，劉健的何夫人有些忍耐不住，便離了席，請求紀太后的明示，衆夫人也都要明白這個疑團。不知紀太后說出些甚麼來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人貧而有志，雖貧也未必終貧。然有志者，貴在不做，否則爲狂士而已。謝遷身爲賤役而不忘讀，是有志也；既有志而不以執牧役爲可恥，豈傲骨者所能耶？貧而傲者最可賤，此謝遷所以成大器也。

女子無才便是德，斯言誤盡千古婦女。婦人女子，目光本多淺近，慕目前之榮，不計異日之衰，此無識之故也。劉女無德而驕，鄙謝遷嘗牧牛而不嫁，重違父母之意，無手足之情，其欲不敗得乎？龍生龍子，鴉鳥不能作鳳鳴；此數語者，譏盡天下之婢學夫人。彼劉夫人者，莊凝持重，雖無容而

有德，豈以色懌人之姬妾所能效乎？紀太后之能辨別尙書夫人，甯有異術？要不過莊重輕佻之判而已。

第五十五回 禱姮娥方道士求雨 剿韃靼王滿奴朝天

却說紀太后見何夫人等，求示辨別尙書夫人的緣故，紀太后不覺微笑道：「這個沒甚奇異的，因方纔冒充的尙書夫人，哀家見他舉止輕佻，不像個誥命夫人。况尙書是個正人君子，家庭中規模一定很好，斷不會有這樣的正室夫人，所以哀家就揣測他一下，恰好猜個正着。致第二次猜他還不是正室夫人，是照情理上體會出來的，譬如他第一次令姬妾來冒替，就可以曉得他正夫人必不甚出客，是恐怕被人見笑，便飾了出客的來代充；怎奈第二次進宮來的，雖不如前人的不穩重，面貌兒却如花似玉，比前人更見得出色，既有這般相貌，何必要他人冒替，由此可知來的還不是真的。末了纔是真的尙書夫人了，你們看了以爲怎樣？何夫人、魏夫人、許夫人、陳夫人、胡夫人、管夫人等，都齊聲讚道：太后的明見如神，是臣妾等萬萬不及的。說着大家又談了一會家務，紀太后也是小家出身，對於這班命婦，特地格外優容一點，所以有說有笑的，這席御筵吃得很有興。祇有劉夫人低着頭默默不

曾紀太后偏是器重劉夫人，說他姿質淳厚，福澤遠出座間的諸夫人之上。待到了宴畢，各人均有賞賜，維劉夫人賞賚，比衆人獨厚。當下大家叩謝了賜燕及賞賚，分頭出宮去了。自後劉夫人常蒙紀太后召宣，有時留在宮中，三四天不歸。命婦不准出入禁闕的舊例，是紀太后所打破的，按下不提。再說：孝宗自登位以來，遠佞近賢，天下大治。弘治三年，張皇后生下一位皇子來，孝宗青年獲麟，分外的興高采烈。於是到了彌月，循例祭告太廟，由禮部擬名，叫做厚照。朝中文武大臣，都上章稱賀。孝宗命賜喜筵，並經張皇后降了鳳儀殿受賀，大犒禁中的內監宮人。這樣的忙碌了一番，纔得安靜下去。戴妃又生了皇子，取名叫做厚燁。這時宮中，又是一番的熱鬧。孝宗見有了兩子，自應早定名分，便召李東陽、謝遷、劉健等商議，冊立皇子厚照爲東宮，詔令頒佈天下，內外臣工，又紛紛上賀表，較前更是鬧盛。還有許多大臣的命婦，也進宮向紀太后、張皇后、戴妃叩賀。紀太后命在宮中，召伶人，劇助興。又鬧了有十多天，把那些宮人太監，忙得屁滾尿流，終日手脚不停的奔馳，待到空閒下來，大家已是筋疲力盡，東倒西歪的了。孝宗以自己有了子，便想到了幼年的事情，把撫養他的吳太后，又重加諡號。更記起了那個魏宮人也有幾年撫育的功績，經當日憲宗封他爲聖姑，仍保護着皇太子——即今之孝宗——誓不嫁人。如今魏宮人已死多年，孝宗回憶，不禁十分感傷，即追諡爲恭儉貞烈儀淑大聖姑。

另建墳墓，春秋祀祭；配享太廟。又下諭尋訪魏聖姑的家族，以便加爵封官。魏宮人是咸陽人，地方官四處探訪，找着一個魏宮人的族弟，在鄉間務農度日的，那地方官却不管好歹，把他送進京來，孝宗親臨便殿召見，那農人叫做魏寶，自幼沒有讀過書，詢他祖宗三代都回答不出的。孝宗見他這樣蠢笨，如何做得官，隨即下一道上諭，令咸陽大吏，給魏寶建一所住房，賜官田兩頃，金三千兩，黃金五十錠，子孫世襲千戶；他日如子弟識字知書的，文授監司，武任把總；俟有功勳，再行封賞。那魏寶是個勤苦的鄉農，忽然平空來了這般好處，真是一交跌在青雲裏了。他回到家中，和妻子女兒講講笑笑，一天到晚合不攏嘴兒，漸漸變了歡喜過度的神經病，見人便放聲大笑，指手畫腳的說自己見過當今的皇帝，皇帝叫他坐了喝酒等，胡七亂糟的說一會，似這樣的鬧了半年多，竟一病嗚呼了。窮人沒福消受，這句話應在魏寶身上了。那孝宗做着太平天子，與民同樂，可算開明代未有的盛世了。這樣一年年的過去，轉眼已弘治九年，孝宗的圖治精神，慢慢兒有些懈惰下去。他特着外事有謝遷，李東陽，劉健，以及王恕，彭昭，戴珊等，內事有馬文升，徐溥，劉大夏，李夢楊等，人材濟濟，孝宗樂得安閒游宴，把朝政大事，一古腦兒委給劉大夏，李東陽等，自己擁着金貴妃，不是翺游西苑，便是徜徉萬歲山。又在萬歲山上，蓋起一座摘星樓和毓秀亭來，那建築的工程，都由內監李廣一手包辦。李廣又去搬些民

闊的山石花木，蟲鳥等東西進來，取悅孝宗。深宮的皇帝，那裏有這些東西看見，經李廣上獻，儼不辨好壞，一概給與重賞。李廣又百般的獻媚金貴妃，貴妃在孝宗面前，自然替李廣吹噓，說他能幹老誠，孝宗聽信金貴妃的話說，逐漸把李廣寵任起來。李廣要在宮中，植些勢力，又引出同黨楊鵬，一般的侍候孝宗。過不上一兩個月，孝宗也把楊鵬信任得和李廣一般。李廣楊鵬兩人有了搭擋，少不得狼狽作奸，先拿那些內監宮人們，一個個的收服了，自恃着皇上信任，和各處的首領太監作對，不到半年，凡宮中太監所任的重要職役，都更換了李廣楊鵬的私人。楊鵬見李廣權在已上，暗中也很命的結黨，兩下裏互生猜忌，暗鬥非常的劇烈。一時宮中的內監宮人，有李黨楊黨兩派，捉着一點兒的差事，各人在孝宗面前攻訐。孝宗不知他們的兒戲，也有聽的，也有不聽的，兩黨的爭執，不會分出高下的。李廣見鬥不下楊鵬，心裏老大的不甘心，以爲楊鵬是自己提拔起來的，現在居然要分庭抗禮了，豈不令人活活的氣死。由是李廣和楊鵬，爭寵的心也益切了。後來，李廣默察孝宗的心裏，是很相信釋道的，就去都下舊書肆中，搜羅些吐納煉丹的書籍來置在案頭。孝宗看了，愛不甚釋，天天披閱着道書，想研究那長生的方法，終得不到個要領。有一日上，孝宗聽見一冊萬洪要著，覺得內容離奇光怪，若不識他的奧妙，回顧見李廣侍立在側，便笑着對李廣道：你可懂得這書中的玄裏麼？李廣忙跪

陳道：奴婢是凡胎濁眼，那裏能夠省得。陛下如要參透他，非神仙點化過不可。孝宗搖頭道：神仙不過是世上傳說而已，人間那有真的神仙呢。李廣正色說道：若講活佛世間或者沒有；至於神仙，奴婢倒遇見過的，確是位法力浩大的金仙。孝宗驚道：這是真話麼？李廣叩頭道：奴婢怎敢打謊。孝宗道：如今那神仙在那裏？李廣故意縷眉道：既做了仙人，自然行蹤無定的，怎麼方壺圓橋，羅浮蓬萊，都是他們的棲息之處，一時要尋他，很不容易的。孝宗不悅道：這樣說來，還是找不着的，講他則甚。李廣忙道：那倒並不是一定沒有找處，求神仙第一要心誠，第二要有緣；有緣的人，就不去找他，他自己會尋上門來的，心誠的只須望空求禱起來，神仙自會知道的，雖在五嶽三山，相距幾千里，立刻便可見面。孝宗說道：怎樣叫做誠心？李廣答道：陛下如真要求那活神仙的，須得齋戒沐浴三天，再在宮中收拾起一間空室來，到了晚上，焚香在室外祈禱，若有緣，那神仙就會降臨室中的。孝宗猶疑半晌，說道：姑且試他一下，你就去園中打掃淨室，預備起香案來，等朕今夜便來祈禱，看有神仙沒有。李廣領了諭旨，唯唯退出，自去吩咐小監們收拾淨室，安排香案不提。到了夜裏，約有兩三更天氣，孝宗帶着兩名小太監，往御園中去求神仙，李廣接着，導至淨室面前，在案上燃起香燭，孝宗親自對天默禱，禱畢，推進淨室，臨時，靜悄悄的，寂無一人。孝宗不覺失望，回頭對李廣說道：何如？朕知這樣空禱，那裏會有神仙。

李廣跪稟道：這是陛下不誠心的緣故，倘依着奴婢的話說，自當有應驗。孝宗聽了，默默不言的領了小監，竟自回宮。這裏李廣和他黨羽仇雲等，足足忙了一夜。第二天的黃昏，孝宗真個沐浴齋戒，只同了孝廣一人，向淨室前祈叩。由是每夜如此，轉眼三天，孝宗已忍耐不得，便望淨室的窗隙中偷瞧，見裏面隱隱似有人影。孝宗嘆道：仙人來了！說着推開淨室大門，借着外面的燭光，看見室中的蒲團上，端端正正坐着一個披髮的道人。孝宗不禁呆了一呆，高叫李廣掌上燈燭，那道人早立起身來，向着孝宗長揖道：陛下駕到，小道有失遠接，乞恕死罪！孝宗細看那道人，生得廣額方頤，童顏鶴髮，兩目灼灼有神，銀髯飄飄腦後，身衣紫袍，腰束杏黃絲織，背負寶劍，肩上斜繫着一個葫蘆，足下登着粉底雲鞋，右手持着青棕拂塵，真是道骨仙風，儼然有出塵之姿。孝宗不由的暗暗稱奇，便問仙長高姓法號，現在何處修煉？道人稽首答道：小道姓方，名如仙，素居在泰山極峯上，連朝望見陛下宮中香烟冲上霄漢，算出是天子虔誠祈禱，所以不避塵囂，特來和陛下晤會一面，天明就要起身回山的。孝宗忙道：仙長既來則安，爲甚這般促促，今且請仙長臨紫雲軒一談，說罷由李廣引路掌燈，孝宗與道人攜手並行，到了紫雲軒內，孝宗南向坐了，賜道人金墩，那道人也不拜謝，竟長揖就坐。小監已奉上香茶，孝宗首先說道：仙長在名山潛修，必然道法高妙，朕現欲研究內典玄功，望仙長指示。道人微笑道：講到

修煉的人，要不染紅塵，拋去一切罣礙，靜心自摩，日久心地自會慢慢的光明起來。陛下富貴繁華之身，欲效心同枯木的野人，這是第一樁所辦不到的事，怎樣能夠修煉得來。孝宗道：昔日黃帝潛修內經，也曾仙去，歷代帝王，難道沒有成仙佛的麼？道人答道：黃帝登仙，只不過後人傳說，漢武好佛，終以身殉；故陛下要求延年却病則可，成佛成仙是萬萬不能的。至若玄功內典，爲彭祖所留傳，其法以御女爲途徑，此種採補之術，雖得成證果，也必遭大劫的。就小道看來，無非是旁門左道，以是彭祖至八百歲，仍敗道而死，就可以曉得他不是正道了。孝宗說道：仙長見識高明，不同凡俗，但既不用黃帝內典，又不習彭祖之術，不識仙長是怎樣修煉的？道人朗聲說道：道家以煉氣爲主，賴元神爲體，心神爲形，氣凝則元神聚，元神聚則心神自甯；久而神與神合，心中虛無杳渺不存一物，心清而神亦清，化成一派，此氣如天地混元，無影無形，亦有形有影，皆隨心之所欲而成，能夠歷萬劫而不磨滅，道而至是，可算成功的時代了。孝宗道：延年却病是怎樣的？道人答道：這祇好算道家入門的初步，也不脫凝神參坐罷了。說畢，取下肩上的葫蘆，傾出一粒金丹，很慎重的雙手奉給孝宗道：這就是蟠桃會上的九轉丹，小道費去十年心血，成了三粒金丸，兩丸已贈給兩個仙友，今剩此一丸，敬奉陛下，並祝萬壽無疆。孝宗接丹一看，覺得金光燦爛，果然與凡俗有別，因大喜道：仙長見惠，定是佳品，說着就把丹丸掉

在口內，囁的一聲吞下去了。一面又令李廣去諭知司饈局太監，備上一席筵宴來，李廣便問董素怎樣？道人舉手道：出家人修心煉氣，不避葷酒的，不聞阿難羅漢，那一個不肉食飲酒，吃素是形式的偽修，小道最是鄙棄了。孝宗點頭讚嘆！李廣奉令自去，不一刻四五個內監，昇着食盒來了，李廣幫着一樣樣的擺列起來，只見熱氣騰騰，都是些熊蹯鹿脯，海味山珍；那道人在旁，已饑涎欲滴，巴不得孝宗叫他入席，就低着頭箸不離指的據案大嚼，孝宗見他吃得豪爽，以爲仙人應當這樣的，只有李廣却暗自好笑。那道人直吃得酒醉肉飽，看天色早已大明，一會兒窗上射入晨曦，道人忙起身告辭，孝宗那裏肯放，重又邀道人坐下，這天孝宗也不臨朝，竟伴着道人談論，那道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的講些離奇怪誕的事，聽得孝宗目定神怡，異常的佩服。日月轉易，又將垂暮，孝宗和道人整整講了一天。紅日西沉，東方升起玉兔，孝宗忽指着一輪明月說道：朕聞唐明皇是個風流天子，嘗上天游過月宮，不知那月殿裏的嫦娥，究竟有怎樣美麗，仙長可能大展法力，給朕見一面麼？道人見說，遲疑不敢回答，李廣一旁插嘴道：有仙長那般神術，怎樣事兒辦不到，休說嫦娥，就是王母娘娘也能請得到的。道人接口笑道：陛下祇要見得嫦娥，待小道略施小技，明天晚上，陛下但准備和仙女把晤就是了。孝宗這時真說不出的喜歡，晚餐後，和道人又談到魚更再躍，令小太監領仙師往白雲樹安息，孝宗也

自回宮中。明日朝罷，孝宗又忙忙的來找道人談話，那道人言語之間，鑒貌辨色，句句能稱孝宗的心意，以是越發信奉他了。月上黃昏，由李廣引路，依舊到前夜請道人的淨室面前，那裏香案早設，燈燭輝煌，道人就拔髮仗劍，向東方吹了一口氣，書着黃紙符籙，約有半個時辰，聽得淨室內崩然有聲。道人又焚了符兒，纔同了孝宗推進淨室的偏門，覺一陣的蘭麝香味已直衝出來，蒲團上面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仙女，雙眸緊合，好像睡着一般。道人喝聲快迎聖駕！把那個仙女驚醒，珊珊立起身兒，盈盈的向孝宗行了個稽首，便侍立在一邊。道人笑道：仙凡路異，却是有緣，好好的侍候皇上罷。說罷和李廣等退出淨室。孝宗便握住了仙女的玉臂，仔細兒端詳一會，確是月貌花容，柔媚入骨，那種輕盈的體態，先已令人心神俱醉了。孝宗微笑着，問他姓氏名兒，並天上的景緻，仙女只是含笑不答，被孝宗逼得無法時，祇把天機不可洩漏的一句話來遮掩過去，孝宗見問不出甚麼，只得罷了。這一夜孝宗在淨室中，和那仙女共效于飛，孝宗自吞了道人的金丹，精神頓時暢旺了十倍，加上那仙女的應酬，遠勝過當中的嬪妃，把個孝宗快樂得神魂顛倒，不住的讚着道人的神通。那仙女却吃吃的笑個不停，孝宗也摸不着頭路，一等到天明，深怕那仙女要去，忙令內侍往諭仙師，叫把仙女暫時留着。從此孝宗日間和道人研究道術，夜裏往淨室中和仙女取樂，把政事更不放在心上。那李廣棄了這

個當兒，大施威權，強干國政。廷臣除李東陽、謝遷、劉健、劉大夏、馬文升、王恕、徐溥、李夢楊、戴珊等幾個大臣之外，竟任意斥黜起來。一天孝宗設朝，瞧見李夢楊的奏疏，彈劾太監李廣的不法，及諫止孝宗寵信方士，蠱惑邪說，言辭極其痛切。孝宗把本章憤憤的一擲道：區區太監何能亂宮闈，朕好仙道又有甚害處，說畢拂袖回宮。這時孝宗在宮中供養着方外道士，夜裏和仙女相會等事，由宮監傳說出去，大臣們都已得知，劉健很是憂慮，便和李東陽、謝遷商議。其時正值天氣亢旱，人民號呼求雨，李東陽獻計道：俺聞宮中的道士，法術高強，連仙女也召得到，何不令他求雨，倘是靈驗，便救了百姓，萬一不靈，就說他邪術欺蒙上皇，而且借此使皇上省悟他妖術是假的，豈不一舉兩得麼？謝遷拍手笑道：人說李公善謀，這計果然不差，俺就來起草，明日早朝上他一本。大家議定，聯銜署名，劉健爲首，疏中說得那道士神通廣大，衆臣保舉他求雨。次日上朝，劉健把本章呈上去，孝宗看了，連連點頭，即下諭，從後宮宣那道人方如仙上殿，命他建壇求雨。那道人不敢推却，只好勉強領旨。孝宗令將天壇做了求雨壇，一切佈置妥當，擇定第二天爲求雨日期。到了那時，御駕親自臨壇，劉健、謝遷、李東陽等一班大臣陪登。那道人戴冠博帶，仗劍上壇。孝宗限了午時見雨。那道人只管舞劍焚符，看到了近午，還是陽光猛烈，連一片黑雲也不見，急得道人面紅耳赤，頭上的汗珠如黃豆似的滾下來。李廣在一旁

眼瞪瞪的瞧着壇上，心裏更是着急。日色已經過午，那裏有怎麼雨點，衆官紛紛議論，孝宗也有些疑惑，看那道人尤其是拍案打牌的在壇上搗鬼，劉健等一班大臣，又是氣又是好笑，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見武臣班中，一位雄赳赳的官兒，大踏步搶上壇去，一把抓住道人，大呼捉奸細，將那道人直攆下壇來，孝宗吃了一驚，衆大臣也都失色，細看壇上的武官，正是勇寧侯韓起鳳。起鳳攆了道人，慢慢的走下壇來，在駕前跪下奏道：「這個道人是廣西苗獠首領牛鼻子的軍師，爲人無惡不作，臣征苗獠時，被他逃走未獲，不知陛下何以把他供奉在宮廷？狼子野心，倘有不測，這重任誰敢負擔。」孝宗聽了，知起鳳在憲宗時會征苗立功，諒非謊言，於是喚侍衛帶上道人來勘問，那道人已被起鳳攆得頭昏眼花，便老實直供出來，自己和太監李廣串同，混進宮中，冒稱神仙，至于請來的女仙，也是李廣設法弄來的，是個西華門外的土妓。孝宗聽了道人供詞，真是又羞又氣，喝令武士將李廣擊下，又命校尉去提出宮中的土妓，兩人一併綁了，連同道人，立刻推出斬首，一時羣臣也都稱快。孝宗便起駕回宮。那時京中那這件事，傳揚開來，皇帝玩土娼，大家當作一樁奇談。再說：孝宗雖誅了假仙女，心上不無留戀，覺得六宮嬪妃，沒有一個能稱意的，方在悶悶不樂的時候，忽然王越征驢鞞回來，孝宗却得着一個大大的安慰，把那仙女早拋撇在九霄雲外了。王越的還京，於孝宗怎會得着安慰？原來驢鞞的首領小

王子，恃強寇邊，王越奉命出征，把小王子殺得大敗，王越直追到賀蘭山，將小王子的眷屬獲住，小王子已北遁去了。可是那眷屬裏面，有個小王子的愛妃，叫做王滿奴的，容貌非常豔麗，王越把滿奴帶回京中，進獻給孝宗，孝宗見了王滿奴，不由的神魂飄蕩，忙令送入後宮，以便臨幸。誰知那滿奴不肯順從，終日在宮中啼哭不休。要知滿奴究竟依從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曩有以病人比擬國政者，其說殊見近理，且亦滑稽可喜；謂國之衰，猶人之體虛，內亂外患，則猶虛弱者之病魔來襲也。孝宗信佛道，亦猶體虛耳，於是李廣乘之，猶病魔乘虛而入也。

天下無真仙佛，孝宗未嘗不知，以性之所嗜，遂受奸人蒙蔽矣。猶諸好酒以滋事，其於未醉之前，固亦知酗酒爲惡行，迨至三盃到口，酒興漸濃，前言已撤之腦后，須臾之間，而故態復萌。

韃靼豪酋也，明代以韃靼呼之。小王子者，爲韃靼諸部之酋，狡猾多智，寇邊者幾八九次，而每寇必敗，敗必北遁，未幾集衆又來，其反要顛覆，不亞於昔之南蠻。王越出征，此次是其餘波矣，迺獲美人以歸者，所以增文章興趣耳。

第五十六回

意態婀娜俠女懷寶劍

情深旖旎英主驚人頭

講到那韃靼部的小王子，在諸部落中，要算得是雄中佼佼者在英宗的時代，韃靼部曾叫做雅失里，是個蒙族中的老王爺，資望和實力，都在各部族之上，大家尊他爲韃靼汗——汗者，蒙語謂王也。——雅失里死後，他的兒馬拖孩繼立，却是個沒用的庸夫，被瓦剌部的也先，殺得七凌八落，馬拖孩走頭無路，只得來通好明廷，偏偏逢着總兵周鈺手裏，他見韃靼部勢窮，便也下井投石，開了關又把馬拖孩大殺一陣，斬了五六顆首級，並獲器械馬匹千餘件，自去朝中報功。可憐馬拖孩受了這樣的大創，弄的不能成爲部落，身體又被了槍傷，再加上心裏一氣，不久就一命嗚呼了。但他臨死的當兒，說起兵敗的經過，倒不恨那瓦剌部的也先，却把明朝恨得咬牙切齒，說他們欺凌殘弱，留言與子孫，此仇不可不報。不過馬拖孩的兒子，也不是個肖子，自他老子死後，連一個村落都守不住，被別部的毛剌罕佔奪去了。韃靼汗在這時期中，要算是最敗了。這樣的日月流光，一年年的下去，到了馬拖孩的孫兒失里延出世，——小王子——韃靼部又逐漸強盛起來。那失里延的爲人，多智善謀，英姿奕奕，在諸部落中，好算得一個後輩英雄了。他逢到上陣打仗，騎了一匹胭脂馬，使一枝鈎鐮槍，衝鋒陷陣，勇不可當。因此漢軍中替他取個綽號，叫做小溫侯。那胡人族中，以失里延是老王爺雅失里的後裔，大家就稱他一聲小王子。——以下概稱失里延爲小王子。——小王子在十四歲的時候，祇在毛

列罕部下當個小兵，過了兩年，毛列罕和馬因賽部尋仇，馬因賽部勢大，把毛列罕部打得落花流水，就此殄滅。小王子便潛逃出來，招集了舊部新軍，聲稱給毛列罕報仇，一仗將馬因賽部殺得大敗，一般的吃小王子把馬因賽部滅去，自己立起了一個部落來。湊巧又有馬可兒與脫羅兩部，互相仇殺不止，馬可兒大敗，聞知小王子英雄，便來向小王子求援，小王子提出條件，如滅去脫羅，得平分其部落，馬可兒急於復仇，竟一口答應下來。小王子即統率自己的部屬，和脫羅部大戰，馬可兒從旁夾攻，殺敗脫羅部衆，擒住部酋那嘛赤吉，脫羅全部齊聲願降。小王子收了部卒，想和馬可兒分派略地，誰知馬可兒事後食言，祇把牛羊等物犒賞小王子的兵士，算是報酬，將分地這句話，早輕輕的賴去。引得那小王子性起，乘夜襲入馬可兒部中，一陣的亂殺，馬可兒不及抵擋，慌忙上馬逃走，被小王子追上擒獲，梟了首級示衆。馬可兒部見部酋已死，大衆無主，盡願投降小王子。小王子收服了馬可兒和脫羅兩部，聲勢大振。那附近的小部落，都紛紛前來投降。小王子的威聲愈大，真是兵強馬壯，將勇糧充；小王子想起祖父馬拖孩的遺言，便攘臂跳起身來說道：俺不趁此時報仇，更待何時！當下點起強兵猛將，來犯明朝的邊地。時明總兵謝文勳，出兵和小王子交鋒，吃他殺得大敗，逃進關中，閉門不出。一面告急文書到京，憲宗皇帝命撫甯侯朱永統兵拒寇，總算把小王子打退。到了憲宗十六年，小王

子又來入寇，其時汪直當權，令兵部尚書王越，率兵出剿，大敗小王子於青葱嶺。捷報到京，受王越爲三邊總制，——明以甘肅、甯夏、延綏，謂之三邊。——着其擁兵坐鎮。小王子怎肯甘服，又屢次寇邊。到了孝宗嗣位，王越已坐在直黨嫌，貶職家居。那時三邊總制換了朱濬，威名遠不若王越，胡人不見他懼怕，便今日攻那邊，明天寇這邊，常常纏擾不休，把個朱濬弄得疲于奔命。孝宗九年，小王子又大舉入寇，朱濬出戰，受了重創，邊疆岌岌可危。朝臣紛紛舉薦王越，孝宗卽下諭，起復王越原爵，加征北大將軍，統師往撫三邊。王越年已七十多歲，老將領兵，威名尙在，胡人望見旗幟，相顧驚駭道：金牌王又來了！——胡人稱王越曰金牌王，以越上陣常用黃籐牌也。——於是不戰而奔。幸得小王子善於用兵，屢敗屢振，直至孝宗弘治十一年上，纔把小王子殺得大敗，王越領兵竟搗賀蘭山，虜了小王子的眷屬等，只小王子却已領數十騎逃脫，往投于羅西部去了。王越得勝，孝宗有旨召回，班師進關，王越進京，要討好皇上，把小王子的愛妃王滿奴獻上，孝宗見滿奴生得鳳眼柳眉，冰肌玉膚，自然十二分的喜歡，幾次要想臨幸，滿奴祇是不肯領旨。原來王滿奴和那小王子，也有一段風流史在裏面；這滿奴本是漢產，他的父親叫郎嶮峯，爲桂林人，中年負販到塞外，與一個蒙女努努別崙的相識，湊做了露水夫妻。那裏曉得好事不長，努努別崙忽然懷娠，到了十月滿足，就產下那個滿奴來。但努努別崙

的夫婦間太要好了，等不到滿奴彌月，夫婦兩個去幹了一會風流勾當，明天起身，努努別崙就覺得頭昏目眩，遍體作冷；那病便一天天的沉重起來，郎嶮峯慌了，忙去邀了一個漢人醫士來診治，醫士斷是產後色癆，不易療治的；不上幾日，努努別崙真個棄了他丈夫和女兒，一縷香魂往極樂世界而去。可憐遺下這不上兩個月的滿奴，郎嶮峯不免見子思母，憂憂鬱鬱的也釀成一病，竟追隨他愛妻努努別崙去了。其時滿奴還不過周歲，由嫫母賽芮氏把他撫養着，直到滿奴十二歲上，纔賣給漢人王英的充當一名使女。那王英在塞外，是個很有面子的富商，專一巴結各部族的部酋，自己也借此立足。滿奴到了十八歲上，正是一朶鮮花初放，亭亭嫋嫋，出落得朱顏粉姿，豔麗如仙，王英很是垂涎，時想染指，偏是他那位夫人阿祜氏，——也是蒙人——防範嚴密，不獲下手。阿祜氏恐禍水——指滿奴——在家終非結局，便令滿奴認自己做了義母，由阿祜氏專主，將滿奴遣嫁與毛列罕部酋，莫都魯爲第二房福晉。——滿蒙人稱王妃也。——王英懼怕他的夫人，只好任他去做，自己但暗歎口氣罷了。滿奴是自幼失怙恃的，本來有名沒姓，這時襲姓爲王，芳名仍叫滿奴。莫都魯自娶了滿奴，把大福晉和三四個愛姬，視做了糞土一樣，心中眼裏，有的是王滿奴；滿奴要怎樣，莫都魯無不依從的，香口中的命令，比皇帝聖旨還要靈驗。滿奴又喜歡行獵，莫都魯當然親身奉陪。又特地去北方搜羅

最佳的坐騎，好在塞外有的是牛馬牲畜，不多幾天，部屬中獻上十四高頭細足的大宛馬來，就中的一匹，生得紅鬃赤駿，遍身如火一般紅，自頭至尾，並無一莖雜毛；單講他的四足，高約五尺有奇，嘶聲甚是洪亮，平常的馬匹，聞見他的嘶聲，便要嚇得倒退。據部屬的小校說：這匹馬是多年老駒所產的，是一頭良駒。莫都魯看了那匹馬，不禁大喜道：馬是好馬，恐怕性兒猛烈一些，力氣小的人未必馴得他住。說罷，回到帳後，攙着滿奴的玉臂，一同出來看馬，莫都魯指着馬笑道：福晉愛出去圍獵，俺已替你備下一匹最好的坐騎在這裏，只恐你沒這勁兒騎坐他，俺可以再揀一頭性子善耐的給你騎坐。玉滿奴把粉頭一扭，微微笑道：貝勒倒替咱這樣留心，不要管他怎麼樣，等咱來試騎一會兒，看能駕馴他不能。說時，盈盈的走到了馬前，細看那馬高頭雄肩，形狀偉健，心上已是萬分愛慕，莫都魯早令小軍來扣上絲韁，安了嚼環，又放上一個明朝皇帝欽賜的紫金雕鞍——毛列罕部，舊朝貢明廷，故有此賜物——垂下一雙蟠螭的金踏蹬，馬項下繫了一顆斗大的紅纓，再綴上二十四個金鈴，裝束停當，那馬愈覺得偉駿不凡，真是人中蛟龍，馬中赤兔，誰也看見了要喝三聲采。這時玉滿奴在旁，也不要人扶持，只見他撩起繡袍，踏上一足，翻個身兒，已輕輕的跨上雕鞍，莫都魯忍不住喝了聲好！玉滿奴便舒開玉臂，帶起絲韁，祇略略的一抖，那馬頓時放開了四蹄，潑刺刺地滾着碧草地上，風馳

電掣般跑去了。莫都魯怕那馬跑出了性，滿奴收不住韁繩，忙喚過幾個近身護兵，選了三四匹好馬，飛也似的趕上去保護，滿奴的馬快，護兵們加鞭疾追，越追越遠，王滿奴已馳過山坡了，護兵們只得大叫請福晉少停，貝勒有話兒在此看滿奴時，尤其是伏在鞍上疾馳，好像不會聽見，竟自下坡去了。三四護兵直趕得滿頭是汗，及到了山坡上，下坡便是一片沙漠廣地，連林木也沒有半株的，東邊是塔謨兒河，西面是座小小的土岡子，因下也有三四十戶居民的帳篷子，那護兵在坡上瞭望，只見滿奴的影蹤。護兵心慌，一齊鞭馬下岡，大家商議着，不知滿奴是往那一條路去的？東邊是河，當然不會去的；正北有百來里的沙漠，諒來沒有跑得這樣的快；祇有西面的土岡那裏，或者躡過岡子，人和馬被土岡掩住，所以看不見了。護兵等議論了一會，斷定滿奴望土岡那方去的，於是併力西追，趕上了土岡子，向西北望時，只叫得一聲苦，原來土岡子那邊，也是漠漠無際的沙漠空地，那裏有甚麼滿奴的影兒，護兵們四下找近了一遍，不見滿奴，大家沒法，慌忙回去報知莫都魯，莫都魯聽說大吃一驚，便親自帶了五六十名健卒，向西邊的土岡子下，挨戶一家家的搜查，任你找穿帳篷底，也休想尋得滿奴的影蹤來。做書的趁這莫都魯搜尋的空兒，且把王滿奴敍一下。當時王滿奴要在莫都魯面前這本領，出個岡子給他瞧瞧，誰知那馬性子暴烈，一經跑出火來，便不肯受人們的羈勒，非把氣力

跑完，自己不要走了，纔能住足。王滿奴坐在馬上，覺得愈跑愈快，耳邊呼呼風响，睜開眼來見四面的東西，一點兒也瞧不清楚，弄得滿奴頭昏目眩，伏在鞍上不住地喘着氣。一會兒聽背後有人叫喊，心裏雖是明白，要想答應，却是抬不起來，又不肯虛心喊救，一味的任那馬兒騰雲駕霧的跑着。正在昏昏沉沉的時候，忽覺身體兒已離了空，有人在他耳畔低低喚着，微微開了星眸一瞧，是一個驀生男子立在自己的身邊，一手扶着他笑嘻嘻的說道：姑娘不要慌，那馬已被俺扣住了，你且定一息神罷。滿奴聽了，重又閉上兩眼，那男子便輕輕放他在躺椅上睡下。滿奴纔有些朦朦朧朧，身體兒似又有人攙扶起來，一陣的杏仁香味觸鼻，似有盃子湊在口邊，滿奴不覺櫻唇輕啓，竟一口一口的呷了下去，仍又倒頭睡下了。這時遍身鬆爽了許多，只骨節很是酸痛；又過了一刻，精神漸漸回復轉來，滿奴便睜眼偷瞧，見自己臥在一個碧油的帳篷裏，那篷子雖然不大，却非常的清潔，那正中設着几桌，沿壁擺列幾座書架，一張精緻小巧的胡床，床邊懸掛着琴劍，想那男子斷非俗人。回顧見方纔的男子，正含笑着呆呆地對自己瞧着，羞得滿奴忙掉過頭來，便欲掙扎起身，不知怎的，手足都是軟軟的，那男子見了，伸手搭住香肩，扶起滿奴，一面笑道：姑娘受驚了，還是再息息起來，俺就送姑娘回去。滿奴見說，想起自己騎着了劣馬，弄得知覺也失了，必是那男子救了下來，又承他給自己飲了一盃杏

酪，纔得清醒過來。滿奴想到了這裏，芳心中又感激又是害羞，待把話來道謝那男子，一時又想不出，正不知是說甚麼話好。再偷眼看那男子，年紀至多不過弱冠，却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塗硃，隆準廣額，長眉入鬢，兩眼有神，英姿奕奕，那儀表真有霽月光風之概。更加上他微微帶着笑容，愈顯出他齒白唇紅，如臨風玉樹了。滿奴不由的心上一動，暗想世間上有這般俊美的男子，倘和那莫都魯比較起來，烏鴉與鸞鳳，真是天淵之判了。又想起他慇懃扶持，親遞湯水，素來面不相識的，竟有這樣多情，也是男子中所少見的，女子能嫁到這樣好丈夫，才算不枉一生。滿奴心裏骨碌碌的想着，粉臉兒已紅暈上了眉梢，便低着頭默默不語。兩人很寂靜的相對了一會，看看帳外紅日斜西，那男子忽然說道：時候不早了，俺送姑娘回去。滿奴聽了，微微點頭，想立起來時，兩條腿似綿絮做成的，一點勁兒也沒有，又是那少年男子，挽住了滿奴一隻玉臂，扶持出了帳外，見兩匹一般紅鬃的駿馬，同繫在帳篷鹿角上，滿奴認得金蹬雕鞍的是自己騎來的，那男子先去解了絲韁，慢慢的攙滿奴上了馬，自己也是一躍登鞍，一手代帶住滿奴的韁繩，兩人並馬而行。桃花馬上，一對璧人樣的美男女，在路上走着，誰不羨慕一聲。滿奴聽在耳朵裏，一縷芳心，不免轉繞在少年男子的身上。兩人坐在馬上，漸漸談起話來，各人詢問姓名，才曉得那少年男子，是老王爺雅失里的後裔，叫做失里延，時人都稱他做小王子的，

現在莫都魯部下，已由小兵擢爲巴羅了。——蒙語牙將，亦勇猛也，猶滿人之巴圖魯是。——滿奴也聞莫都魯常常說起，稱讚小王子的勇猛，出征各部，每戰必勝，莫都魯倚他爲左右手。自古美人自愛英雄，英雄也終憐紅粉，滿奴本已看上了小王子，如今又知道他是個英雄，心中更生了一層愛慕，兩個人騎着馬，肩摩肩兒，已較前親密了許多。小王子見滿奴垂青於自己，怎有不領盛情的道理。兩人正在纏綿情話絮絮的當兒，猛覺腦後暴雷也是的一聲大喝，當先一騎馬飛來，正是莫都魯，身後隨着五六十個如狼是虎的勁卒，不由分說，衆人一擁而上，把小王子擊下了，嚇得馬上的王滿奴，花容失色，不住索索地發抖。莫都魯看了着實憐惜，忙兜轉馬頭，和滿奴並騎立着，一腳踏住了鞍蹬，羞地將滿奴擁抱過馬來，微笑着安慰他道：你不要驚慌，失皇延那廝無禮，俺只把他砍了，不干你的事。滿奴垂淚道：失皇延並未無禮，咱如沒有他時，此刻怕見不着貝勒了，因拿騎馬溜韁的經過，前後說了一遍，莫都魯那裏肯信，回過從騎，將小王子帶去監禁了，自己擁着滿奴，加上了一鞭，竟自回去了。莫都魯這天晚上，在帳中設宴，和滿奴對飲，滿奴只是愁眉不展的，盃不沾唇，莫都魯詫異道：福晉敢是有甚麼心事麼？滿奴忽然簌簌地流下淚來，撲的跪在莫都魯面前，驀地從懷中掣出一口寶劍，含悲帶咽的說道：貝勒先把咱砍了罷？莫都魯驚道：福晉何故如此？有話儘可以講的。滿奴朗聲道：小王子

確是冤枉的，貝勒如要將他殺戮，咱必被人譏爲不義，還不是早死了的干淨。說罷仗劍望着喉間便刎，慌得莫都魯忙把他奪住，一面隨手把滿奴挾起道：「福晉莫道般心急，俺們且慢慢的商量。」滿奴纔坐下來，莫都魯只管一盃盃的飲着，滿奴方才的話，半句也不提。原來莫都魯當時見滿奴與小王子並馬而行，心裏已老大不高興了，這時又見滿奴肯把性命保那小王子，由是越發狐疑起來。滿奴也趁風轉舵，仍如沒事一樣。莫都魯喝得大醉，扶了滿奴入寢。再說那小王子囚在監中，獨自坐着納悶，想自己爲好成怨，真是太不值得，不禁唉聲長嘆，細聽醜樓正打四鼓，眼見得天色一明，自己性命就要難保。又想起祖父仇怨未報，空有七尺身材，却沒來由，爲救一個女子枉送性命。思來想去，心裏似滾油熬煎，也忍不住流下幾滴英雄淚兒。小王子正在悲傷，突見監門呀的開了，掩進一個人影，手中持着寒光閃閃的寶劍，小王子連聲歎道：「罷了罷了！莫都魯使人來謀死俺了，說猶未了，覺那人並不來殺自己，轉時鐙鏑削斷，把寶劍授給小王子，一手牽住衣袖往外便走。小王子會意，跟了那人走出牢門，那帳篷前立着兩名邏卒，小王子揮手一劍一個砍倒了，和那人飛奔出帳，就在將沉未沉的淡月下細瞧那人，不是王滿奴是誰？小王子已心中明白，此時不暇細說，兩人乘着月光，一口氣走了三十多里，滿奴雖是天足，倒底女子力弱，漸漸地走不動了，由小王子負着他趕了一程，待到天色破曉，

已至馬因賽部落那裏，馬因賽的部酋，方與毛列罕不睦，便收留了小王子；莫都魯聞知大怒，立刻驅了部屬，和馬因賽部交兵，小王子幫着馬因賽部，把毛列罕部滅去，殺了莫都魯，終算和王滿奴有情，人成了眷屬。不到幾時，小王子翻轉臉來，又和馬因賽部齟齬，推說替毛列罕部復仇，滅了馬因賽部，竟自立起了部落，由是聲勢便日盛一日，屢屢入寇明邊，一時很爲明患。這番被王越殺敗，小王子立脚不住，領了三十餘騎北走，王越追至賀蘭山，虜了他眷屬並馬匹糧草，班師自回。那眷屬中，偏偏這位花豔玉潤的王滿奴也在裏頭，小王子怎樣舍得，忙去向干羅西部借得兵來，王滿奴已被王越獻入京師，小王子又上疏明廷，願納金珠寶物，贖回滿奴，孝宗閱了奏牘，批答不准。這時滿奴被幽在深宮，經孝宗幾番召幸，滿奴祇是不肯奉詔，孝宗怎肯心死，仍又囑咐老宮人，去慰勸滿奴，並把小王子求贖，被皇上駁回的話對滿奴說了，以絕他的念頭。滿奴聽到這個消息，嗚嗚咽咽的啼哭了半夜。到了次日，孝宗又親自去看滿奴，才跨進宮門，驀見老宮人捧了一顆血淋的人頭，跪下稟道：王滿奴已自刎了。孝宗大吃一驚，嚇得倒退了幾步，半晌纔問那老宮人，滿奴怎樣會自刎的？老宮人便把滿奴未死前的遺言，細訴出來。要知老宮人說些甚麼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花好月圓，固是人間勝事！然花未久而凋謝，月甫圓而忽闕；天下無永遠美滿之事，雖洪鈞亦無

能爲也。小王子與王滿奴者，英雄美人也；方慶得成眷屬，而鳳儔遽拆，甯不可嗟乎？

死別生離，黯然魂銷——江淹文——人處其境，洵屬難堪。滿奴一孤女，轉帳撫育以成人，由侍婢而作養女，而福晉終適爲小王子妃人，謂其境遇尙佳，予則獨悲滿奴之身世飄零，而嘆其命薄也。

忠臣死國，美人殉情；其臨歿之前，必有一番慷慨激昂之事實，以資吾人談助者，苟得犀利之筆，而爲之傳，則寫來自覺可泣可歌也。本書紀滿奴之死，其中一段悲慘史，庶足當以上數語而無媿。

第五十七回 四海民共慶千秋竹 兩貞女同殉萬歲山

却說：孝宗追詢王滿奴自刎的情形，那老宮人淚汪汪的稟道：「昨天的晚上，婢子侍候着王夫人——指滿奴——還服侍他好好的安息。約莫有初更天氣，王夫人忽的起身，喚婢子到榻前叮囑道：『咱們有兩樁事兒委託你，不知可能給咱辦到麼？』婢子問是甚麼事？王夫人垂淚說道：『咱自到宮中，已有三個多月了，這百天之中，受皇上的威迫，嬪侍們的譏諷，是你親眼所見的，咱們似這般忍恥受辱，是希

望得脫牢籠，夫妻能夠破鏡重圓罷了。如今咱知道今世已了，看來要死在禁闕。王夫人說到這裏，嗚咽了半天，從懷中掏出一封東西，授給婢子道：「煩你呈上皇帝，早晚頒賜與失里延，那就感激不盡了。至還有一樣最是緊要的事物，也懇你繳呈，算是咱們報答皇帝知遇的說罷。」又悲悲切切的啼哭起來。婢子問他是怎麼緊要東西，王夫人說明日自知。到了今天的清晨，見王夫人不知在甚麼時候自刎在枕上，頭顱落在枕畔，迺知他託將婢子的，就是這顆頭顱了。孝宗聽了，怔怔的呆了半晌，把老宮人所呈的那封東西，拆開來瞧時，却是一張蒙人的文字，都和蚯蚓蜘蛛般的，不識他在上面說些甚麼。孝宗命傳譯官呂董，繙出那張蒙文，原來是致失里延的情書。孝宗把蒙文譯成的，細細誦讀，那文中說道：

書上失里延吾夫！我們結婚三年，不幸如勞燕的分飛，真是件銘心刻骨的憾事！我自進宮，已百天多了，本該早寄書給你，第一是禁宮深似海，不便通消息，第二是恐傷了你的心，所以我始終沒有致書與你。如今是我報答夫妻的情分時候到了，想起我和你花晨月夕，攜手同游的情景來，令我悲哽幽怨，一齊湧上了心懷，覺得不能不留最後的一言和你作別，也算是一種紀念的話說，也是安慰你的話說。我現下身在明宮，死後的屍體也在明地；我的靈魂却是在塞外的不

但我的靈魂在塞外，簡直是常常在你的左右，護持你的身體康健，並佑你的事事勝利！更有一句末了的叮囑，天下無不散的筵宴，好花沒有日日紅的；紅粉即是骷髏，人生焉有永永不死的那麼？我雖遭逼迫而死，死是爲吾至親愛的夫增盡節，希望你不要悲哀，只當沒有我這個薄命人一樣。塞外不少美人，願你美滿姻緣，有情人早成了眷屬。這樣，我死決不怨你，我反而歡喜，我在九泉下也安心瞑目了。最親愛的失里延！我們要分別了。明天的此時，是我斷頭的日期；那頭不是明帝戮我的。迺是我自己把刃刎下來的。這顆頭顱，算已報效了明帝，我已是個無頭的人了。我死後沒有兒子，你將來如有了兒子，和他們說：還有一個母親，死在明宮裏的。子孫有志，取我的屍骨回去，安葬在塞外，我是不願在關內做鬼的。而且異鄉做鬼，寒露風霜，非常的困苦，叫他們不要忘記！失里延吾夫！你他日伉儷合歡，莫見新忘舊人，要記冥冥中有爲你而死的苦命人，子女們也要使他們知道有個斷頭的母親。我書到這裏，實在傷心得支持不住了。王滿奴燈

下絕筆

孝宗讀罷，也不覺嘆道：想不到沙漠荒區，倒出這樣一個烈婦。於是命司儀中將滿奴的屍體收殮了，以王妃禮從豐安葬。那蒙文書兒，交給塞外使者，帶給小王子失里延不提。孝宗自王滿奴自刎，心上

常是恍恍惚惚，好似失了一樣什麼緊要東西一般。宮中嬪妃，金戴兩氏之外，六宮粉黛，沒有一個給孝宗心意的。在兩三年中，孝宗又立了一個常妃，一個馬妃，但這些都是庸脂俗粉，怎及得滿奴那樣風流冶豔，只不過可望不可即，結果連望也沒有了，真令孝宗懊悶欲絕。弘治十五年的春間，正值孝宗三十歲大慶，時馬文升已卒，徐溥目疾致任，劉大夏也老病家居，朝中維謝遷，劉健，李東陽，李夢揚，戴珊，王恕等。當由李東陽首倡，舉行孝宗萬壽，孝宗自然十分有興，並命工監，在萬歲山搭了綵樓，自山頂直至山下，上皆五色綵絹作篷，地襯大紅錦緞毯，從山脚起至安武門止，十色五光，極盡壯麗。劉健又爲帝草詔，頒布四海，一時外郡大小官吏，士夫庶民，紛紛進京叩祝萬壽。外邦如阿里那，陀羅，羅馬，柏賴塔，喇佛國，珠格葛沁，蒙古托賴，呼圖克圖，大喇嘛，西藏教王，鄂勒部，滿任衛，沙葛淋，佛圖克等諸邦，都遣使臣，貢萬壽典禮。其中有一個國圖，叫做天竺佛國的，——今之東印度也。印度古稱天竺，釋迦氏誕，其地又稱佛國。——國王烏利茄氏，和明廷從來不通朝貢的。這番聞得中國皇帝萬壽，烏利茄欲結好於中國，特央西藏教王領帶，也來朝賀，還貢進一樣寶物來，名叫「千秋竹」，算是賀萬壽的儀禮。那烏利茄進千秋竹。一來是替皇帝取個佳兆，藉敦邦交；二來是通好明廷，假此入中國，宣傳他的佛教。而且顯出他天竺佛國，有這樣的寶物，叫中國人民，更進一層崇佛之心。於是西藏教

王，飭使臣領着六名天竺佛徒，載了千秋竹，進獻明廷。孝宗見外邦未通朝貢的國圖，也曾來祝萬壽，不覺滿心快樂。內監王安稟道：蠻夷戎狄，聞風來歸，足見陛下德薄海外，闢先皇未有之盛，宜額外施恩優容，以昭示來茲，亦所以令若輩知感。正是天朝開附德的門徑，怕不化外竭誠來歸麼？孝宗聽了大喜，立即傳旨優待外邦來使，無須拘泥禮節，祇依據各國習尚，互行其便就是。這道上諭下來，謝遷第一個不贊成。以謂使臣各行其便，不拘禮節，有失天朝威儀。然因孝宗方與高采烈的當兒，並異邦來歸，難得有這樣的盛事，何必去殺風景，以是謝遷也就默忍了。那時西藏使者，朝覲孝宗，奏陳有天竺國附帶朝貢，孝宗也一般的召見，六名佛徒，只行躬身三頓首禮，獻上千秋竹一顆。孝宗聽得名稱甚好，細瞧那顆千秋竹，種在波羅耶瓢盆中，高約七尺，纔不過盈把，枝葉猶如翡翠，竹梗却似白玉，自頂至踵，凡二十四節，一般清香的味兒，陣陣撲鼻。孝宗知道那竹不是常品，便笑着問那佛徒道：此竹名目很好，不知他還有甚麼好處？其中一個佛徒，稽首稟道：此竹亦稱佛杖，是釋迦氏爲小王子時，宮中進膳，有人魚羹竹幣一味，淨飯王——伽維衛國國王，釋迦氏之父——道他味甘，賜給太子——即釋氏——太子見魚頭人面，連說善哉！便把魚傾在池內，笋倒在地，明年魚又重生，竹也再活，就是這個千秋竹。但要五十年才長一枝，百年長成七尺，二十四節，按日月五星七政，二十四節氣，枝凡

九九八十一幹，葉共六十四大葉，三百八十四小葉，是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之意。自釋迦氏成佛，留下千秋竹三枝，一枝是被二世祖取去，——二祖爲阿難。——做了禪杖，所以後人稱爲佛杖。剩下的兩枝，直到如今，不生不滅，下邦國王烏利茄氏，聞得上國天子萬壽，特採一枝進獻，並祝千秋萬歲！至這千秋竹的佳處，能祛除疾病，不論何症，折葉一片，含在口中，病就立愈。又能醒酒，啣葉舌底，雖千百盃不醉。無事常含竹葉，可以延年，壯筋健骨。他如風雨晦明，日月蝕，水旱災，火患，氣候等等，細驗竹節，都會顯呈出來的。又如需用竹葉，因而摘盡，只須灌清醪一杯，明日葉即自出，補滿缺少的數目，終不出三百八十四葉之外就是了。佛徒說到這裏，又在竹節上，把指頭輕輕叩了二十四下，忽聽那竿竹節中，發出二十四種聲韻來，悠揚鏗鏘，如鳴桐琴，如擊清磬，似遠而實近，似近而實深遠；殿上殿下，都聽得呆了。佛徒再擊二十四記，那竹聲戛然而止。孝宗欣然說道：「瞧不出他倒是樣寶物。說罷命使臣佛徒等退去，一面諭知外邦來使，概在靜園賜宴，孝宗自回後宮。到了萬壽的正日，孝宗穿了祭天冠服，祀了天地宗廟，便奉了太后紀氏，並張皇后，戴妃金妃，馬妃常妃等，登萬歲山，——今之北京景山，在神武門之北。——御壽皇殿受羣臣朝賀。東宮皇太子厚照，已有十二歲了，皇次子厚燁，時年十一歲，兄弟兩個，一對玉孩兒似的手攜手，來與父皇叩頭。孝宗笑嘻嘻的，左右手把着兩個皇子說道：

好兒子快給聖母太后磕頭去。兩皇子真個伏在紀太后面前，磕了三個响頭，紀太后笑得嘴都合不攏來，忙吩咐侍從太監賞賜兩皇子果餌等物，令即護送回東宮讀書，兩皇子謝了賞自去。這裏孝宗大開筵宴，君臣同樂。這樣的忙了十多天，孝宗又擇了個吉日，替紀皇太后，祝千秋聖壽，並把那顆千秋竹獻上，紀太后也十分歡喜，命將千秋竹，供於山下，行在門前，這是千古罕有的佛竹，准萬民瞻瞻，也算與民同樂之意。到了那天，萬歲山下，真是人山人海，帝皇鑾輿，在人叢中往來，人民都伏在道上，瞻仰聖容，齊呼聖皇太后，皇帝聖后萬歲。孝宗奉着紀太后坐在輦上，看了人民至誠，不覺大樂，令太監將綵緞金，分賞與人民，一時歡聲雷震。紀太后又傳懿旨，宣大臣們的眷屬至萬歲山上，在斗姥宮賜燕。那些官眷，多半攜着女兒，同來觀仰太后慈顏。就中大學士王恕，吏部尙書王永，兩位王夫人，各帶着小姐，一個叫玉英，年九歲，是王永的女兒，一個叫做眉貞，年八歲，是王恕的義女。這兩個小姐，一般的出落得玉貌芳姿，紀太后很是喜懽，把兩人擁在左右膝上，說長說短的講了好些話，太后命各賜金釧一副。玉玲瓏一對，繡花錦披一個，鎮玉獅兒一對，桃花紈扇各一柄，泥金妝盒一個，鳳鈿一對，紫金花瓶各一個，白玉水壺各一具，象牙梳篦等兩副，玉鏡各一座，粉奩一具，脂金盒香盒各一枚，圓珍珠各十枚，葡萄仙人各一個，竹雕獅龍玩物多種，佛香伽珠各一副，舍利十枚，玉鐲各兩副，漢玉指

環各兩枚，銀盅一對，金項鍊各一枝，其餘的貴重物品和遊戲的玩物，更不知其數。原來紀太后見兩位小姐，都生得伶俐活潑，王恕的女兒，尤其端莊，雖說還是孩子，對於禮節，却一點也沒有失儀。紀太后心裏想預爲東宮選妃，覺兩位大臣的女兒，很是合意，賜賚也就格外豐盛，衆大臣的眷屬在側，不知紀太后的用意，見兩王——王恕王永——的女兒賞賜獨厚，大家不免又羨慕又是妒忌，氣壞了張吏部的小姐剪柔，王御史的小姐靈素。這兩位小姐，嘗同窗共過筆硯，一樣的心情驕傲，無論甚麼事，是不大肯落在人後的。今天被兩個王小姐佔了先，靈素和剪柔心裏不服。剪柔在暗中牽牽靈素的袖兒，兩人乘個空兒，潛行出斗姥宮，揀一個僻靜的所在，私相議論着，剪柔氣憤憤的說道：「俺們同是大臣的女兒，俺父親的官職，不見得小似他們，太后爲何對他們這樣優厚，難道俺們父親，不算皇帝的臣子麼？」靈素也撇着嘴道：「王家的兩個小婢子，臉兒生得討人歡喜，咱們沒他們那麼妖樣兒，只好瞧着人家攬寵。」剪柔笑道：「又不是怎麼姑娘兒，講臉子好壞的。兩人一頭說着，脚下不知不覺的走去，到了一個小室面前，見那裏有佛像塑着，門上一塊小額，寫着碧霞宮三個大字。剪柔回顧靈素道：「這裏也有碧霞元君殿，我們就進去參謁一會，靈素應着，一同進了碧霞宮，但見門前的偏殿，塑着山門如來，東首是普賢真人等，西面是觀音大士，正中的佛龕內，端端正正的坐着碧霞元君。剪柔和靈

素參拜過了，見後面還有寢殿，靈素說道：「咱們索性到寢殿上去，說時早跨入後殿，剪柔也跟了進去。那寢殿共是三間小軒，左右兩榭，打掃得十分清潔。剪柔走得有些足倦，便在寢殿的拜台上坐下，靈素也待要坐，忽聽得佛櫺的幔帳裏面，有吃吃的笑聲，靈素吃了一驚，剪柔也聽見了，扭過頭去瞧那幔帳，突然的幔帳中伸出一個女子的頭來，嚇得兩人面容失色，還當是碧霞娘娘顯神，剪柔跌跌撞撞立起身來便走，靈素更是胆怯，緊拉着剪柔的衣袖，兩人狼狽相依的纔走得三四步，腦後的幔帳門兒驀地揭開，跳出一個精赤的丈夫，虎吼般的直搶到靈素的跟前，一把拖住道：「姑娘慢些走，跟咱玩一會兒去。」那時幔中更跳出一個女子，便來扭住剪柔，剪柔和靈素，又羞又氣，一手掩着臉，死命的望外奔逃，却又掙扎不脫，轉眼靈素已被那丈夫擁住，拉拉扯扯的倒退回去，剪柔與那女子相持，兩個人扭做了一團。猛見靈素大喊一聲，霍地繞過身去，那男子手勁一鬆，靈素乘勢一頭撞在殿柱上，撲的倒了。男子便捨了靈素，帮着那女子來拖剪柔，剪柔這纔真急了，狂喊起救命來，那女子慌了，被剪柔掙脫了身，往外殿飛奔，那男子怎肯罷休，仍赤身來追趕，剪柔才逃出前殿，看看已將追着，剪柔恐吃獲住，身必受辱，急迫中沒處藏躲，只得咬着牙兒，奮身望着巖下跳去，那男子道聲可惜，便和那女子回進殿中去了。那剪柔跳下去的地方，正是萬歲山的九層台，台上的六部大臣，方在那裏賜宴，

大家開懷暢飲，忽見半空中墮下一個女子來，碎的一響，不偏不倚的跌在席上，盃盤都打得粉碎，十幾位大臣，濺得滿身湯汁，剪柔由席上墮到了地上，人已跌的昏昏沉沉了。衆大臣吃了這一嚇，大家呆了半晌，做聲不得。於是由侍候的內監，忙去把那女子扶起，看他玉容如紙，一息奄奄，張吏部在側失聲道：這不是俺的女兒麼？怎會在上面掉下來的？剪柔聽得他父親的聲音，星眸乍啓，不禁淚流滿面的，祇用手指着頂上，口裏又說不出話來。張吏部明白他的意思，便和伺候太監等，扶持着剪柔拾級上去，經過壽皇殿時，各大臣夫人，賜宴已散，王御史夫人，與張吏部夫人，正在尋覓各人的女兒，忽見剪柔由太監扶持着上來，張夫人大驚！剪柔一見他的母親，就哇的哭了出來，兩眼向上一翻，已昏厥過去了。張夫人帶哭帶喚，剪柔慢慢的醒過來，張吏部把剪柔跌下來的話說了一遍，王御史夫人，也說女兒不見了，不知可會跌下去？紀太后眼瞧着一班官眷們在殿陛下烏亂，忙令宮女來探詢，張夫人便上殿哭訴，紀太后聽了十分詫異，欲待語問剪柔，那剪柔早已不能說話，張吏部着太監等相隨，兩名宮人扶着剪柔小姐，就他所指點的地方尋去，到了碧霞宮的寢殿上，猛見階前，躺着一個直挺挺的女屍，後面跟着的官眷，嚇得個個倒退，內中的王御史夫人，認得是自己的女兒，便嚎啕大哭的直撲上去，細瞧靈素小姐，腦漿迸裂的死了。剪柔又指指神櫥，竟兩足一蹬，嗚呼哀哉了。張吏部見

他女兒也死了，忍不住垂下眼淚，張夫人已起來，一把摟住了剪柔小姐大哭，殿上王夫人哭着，碧霞宮中，就起了一片哭聲，大小臣工的官簪，一時莫不稱爲奇事。張吏部因剪柔曾指過神棚，親自走到棚前，將神幔揭起，裏面坐着碧霞元君雕像，其他沒有別的東西，張吏部也覺這事奇怪，但又找不出甚麼證據，祇好去回奏紀太后，和王御史夫人等，各將自己女兒的屍身，昇出了碧霞宮中，自去盛殮。可憐那王夫人半生沒子嗣，惟這位靈素小姐，如今死得不明不白，真哭得他死去活來。尤其是王御史真傳，聽得女兒隨夫人進宮，死在萬歲山的碧霞殿上，直氣得他咆哮如雷，連夜上疏要求伸雪。當出事之後，紀太后忙責內監們查詢，弄得毫無頭緒，太后以多事不如少事，不會將這件事上聞。這時孝宗閱了王御史的訴奏，不由得拍案大怒，立即宣總官太監王安，傳集那日值班太監。追究此事。總管太監王安，還是孝宗萬壽那天新陞的，接事不多幾天，就出了這樣疑案，慌得他手忙腳亂，傳齊了領班太監，究詰碧霞宮值日的是誰？公務簿上，記着太監錢福，王安卽召錢福回話，錢福說當日並未離開過碧霞宮，王安怒道：你沒有離去碧霞宮，那屍骨又從甚麼地方來的？錢福只是不承，惱得王安性起，喝令細打錢福百鞭，再問他倒底怎樣，錢福仍照前般話說。王安也弄得決斷不下，便將勘得情形，進宮回奏，孝宗叱道：錢福說沒有這事，你便依他麼？那分明是錢福搗鬼。你可將他喚來，待朕親自

勸。那知錢福見了孝宗，把前口供不易，孝宗命甲士下杖，甲士下手太重了些，將錢福打得回不過氣來，已打死在丹墀上了。錢福一死，那日的事，越發死無對證，由是延閣起來，幾乎成了疑案。孝宗雖令內監們追查，奈都是一班酒囊飯袋，并現成事也纏不清楚，休說是這種疑案了。怎經得王御史和張吏部，思女情切，就橫一本豎一本的要求雪冤。言辭間涉及宮闈瑣事，孝宗惱怒起來，叫把張吏部貶職，王御史削祿。這樣一來，這件兩女殉身的事，更是沉冤海底了。那時廷臣中很有幾個不服氣的，然也爲了事無左證，誰肯無故滾入旋渦。漢巧李東陽又請假回籍，劉健病不入朝，只有一個謝遷算最是前輩，却也孤掌難鳴，不便出來多嘴。倒是個李夢揚來得鯁直，獨自上本，請勸說萬歲山一案，謂錢福至死不變口供，先是一個疑竇，還須從嚴追究。孝宗覽表，准委他去辦理。不知李夢陽判得疑案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嘗承平之世，雍雍穆穆，和舒之象既呈，君民之樂迺見；人固孰不願爲帝王，此時之太平天子，吾亦羨之矣。至如懷宗之殺宮殉國，帝王之結局盡皆如是，則人將鄙九五爲糞土，孰願以此身膠鋒鏑哉。

明朝二百餘年，一十六帝，其真享太平之樂，而君民同治者，莫如孝宗。太宗與宣宗時代，雖亦萬

國來朝，願出師征剿之事不絕，是祇可謂之盛世，非太平時也。迨孝宗朝，迺真太平矣。

本籍於萬壽慶祝之際，百忙中夾入一段兩官眷小姐之殉身，此探鯉獲鯽之法也。然苟不明其樞紐，執其館鑄，則徒持變化，而其端緒繁雜，猶亂琴之審理，於是讀者苦矣！謂今之小說無章法，吾不信也。

第五十八回 秋月梧桐寡鴿成禁燹 胡天鋒鏑老將化飛塵

那時大堂之上，高坐着一位峨冠博帶的大臣；案上籤印並列，兩旁站着寬邊紅帽的旗牌，階下直至堂前，都是高帽簾棍皮鞭的皂役，一字兒雁行般排着。霎時三聲吆喝，好不威武，任你胆大包天的英雄好漢，到此也矮下三寸了；平常人少不得要魂魄飛蕩了。這位大臣是誰？正是都憲李夢楊，在那裏勘訊出歲山的案子。忽聽李夢楊把驚堂一拍，喝道：將錢小山帶上來，左右腹了一聲，拿一個上僚的少年，橫拖倒拽的牽至堂下跪倒，夢楊喝道：你把雍王的使者，怎樣和你父說話，老實供了，免上大刑；只見錢小山已驚得面色如土，連說不會有雍王使者來過罪民家。夢楊怒道：你忘了昨日酒後的大言麼？說你不吃刑罰，也不肯直說，喚左右夾起來，慌得錢小山不住地磕頭求饒，於是將雍王怎樣

遣使來家，與自己老子密談，聽得那使者說：事成之後，不但終身富貴，任你要求怎樣，都可以辦到的。不幸敗露出來，那要各聽天命。使者說到這裏，聲音便低了下去，只聞得自己老子不絕的應着。末了，那使者又道：倘你受禍，雍替你設法解救，家裏也替你照顧，祇是千萬不可吐露……使者說着，又密囑了幾句，出門自去。錢小山供畢，又磕個頭道：後來罪民的父親，令罪民去告知使者，說太后千秋聖壽爲期，怎麼事兒並不道明的。最後怎樣，罪民實在不知道了。夢楊見供，冷笑了一聲，吩咐皂役，仍將錢小山打入監中，自己便拂袖退堂。那麼做書的把這錢小山交代一下。原來張剪柔，王靈素兩位小姐死在萬歲山上，李夢楊都憲，對於那值日的太監錢福，十二分的疑心，他覺錢福咬定沒有離開碧宮，何以靈素小姐會死在裏面，想來想去，錢福必是知情的。不幸被孝宗一頓亂棒，將錢福打死，倒弄得死無了對證，這案子就棘手了。當下李夢楊又在私下打聽錢福的餘黨，打探出錢福是半途淨身的，還有一個兒子錢小山和媳婦紀氏，住在殷駙馬街。因錢福好賭，中年窮得不得了，纔淨身入宮充了太監，所以是有兒子媳婦的。夢楊得知這消息，大喜道：此案昭雪全在錢福的兒子小山上。你道怎的？大凡太監行私作弊，宮中閒雜人不能進去的，雙方接近，很是不便，如其有家的太監，當然在家裏接頭的。錢福家中既有兒子媳婦，他和人串通作弊，兒子媳婦那個不知道的麼！李夢楊由這層上

着想，便裝做儒者會試的模樣，到錢小山家裏租賃餘舍，錢小山住宅，本有空室關閉着，也是夢楊去探得來的。小山貪圖租金儘厚，允分租一間偏廂。夢楊賃定寓居，遷入行李，從此早晚和小山相見，小山不識他是位都憲相公，夢楊却曉得他是太監的兒子；有心要結識他，凡小山所寫的，夢楊即便贈與。小山嗜的是盃中物，夢楊就天天和他對飲。這樣的不上半個月，兩人已十分莫逆了。夢楊每乘他酒後，暗暗探小山的口風，故意問他，你們錢公公——太監尊稱——在的時候，可締交些朝貴親王？小山乘醉大言道：先尊生前，不大好交接朝士的，自從雍王的使者光顧幾次後，不到十天，先尊已遇禍死了，那說不定是雍王連累的小山說時，忍不住流下淚來。夢楊討得口風，連夜將小山拘禁，一面上疏，願勘訊萬歲山案，孝宗立刻批准了，夢楊回署，陞了大堂，提錢小山鞫詢，要他招出雍王同他老子錢福作姦的事來，小山初時並雍王的使者都不承認，經夢楊逼出他酒後的話說，錢小山抵賴不得，將雍王使者來家，和他老子錢福，會接洽過幾次，及隱約聽得的談話，一併供了出來，最後小山奉了錢福的命，去知照雍王的使者，有太后千秋聖壽爲期一語，萬歲山的案子，正出在聖壽的一天，夢楊知道這件疑案，與雍王有極大的關係。但他是個王爺，明朝的郡王，和皇帝的儀從制度服御等等，只差得一籌，一切的禮節，都極其隆重。李夢楊職雖都憲，倒底是個臣子，沒有那麼大的勢力去扳倒

他，只有慢慢地候着了機會，再設別法罷了。再說：孝宗自王滿奴殉節後，沒一天不在愁雲慘霧之中度日。他舉行萬壽千秋聖壽，也不過借以解悶而已。然在萬壽的兩月前，也曾幹過一會風流事，做書的不把他提出來，讀者怎能知道，如今且敍他一敍罷。那在萬壽陞遷爲總管。太監的王安，本是一個小太監，豈有在萬壽那天，使臣進貢，迎合了孝宗一句話，就陞擢得這般快麼？不是的！王安的做到總管，正是風流案中功臣的緣故。從前的宣宗皇帝，不是常常領了內監，便服出禁門去游玩的麼？此風原關自太祖高皇帝，宣宗步武學效；孝宗紀起這樁故事，於煩悶無聊時，也領着內監，微服出行，替他做鄉導的人，就是還沒有做總管時代的王安。一天王安隨着孝宗，同出右順門外，那裏有個叫象鼻衙衛的，衙衛中有三四十家住戶，有幾家是個私娼的所在，也是王安領着孝宗不時進出的地方。土娼中有名徐小雪子的，是個淮揚產，容貌還很豔麗，小雪子又有兩個嫂子，大的褚氏，第二個尤氏，一般的嬌嬌桃夭，亭亭柳翠，尤氏更是出色，而且是個寡婦，十九歲上便沒了丈夫，今年還只得二十一歲，他自嘆命薄，今世是矢志不嫁的了。孝宗時常進出，就此看上了尤氏，尤氏知道孝宗不是個常人，也不免眉來眼去，孝宗因私下和王安商議，把重利賄通了小雪子的搗母，居然與尤氏成了好事。這樣的過了幾天，孝宗越發捨不得尤氏，足足一個月中沒有虛夕。當兩人情好彌篤，在枕上竟無話不

談，孝宗將自己的形迹，老實吐露了，祇叫尤氏不許告訴別人。尤氏是何等乖覺的女子，心裏漸到非分，要求孝宗帶他進宮。孝宗又和王安說了，向那搗奴講妥，悄悄的把尤氏偷接入禁中。從此孝宗也不再出去，早晚與尤氏踞在一塊兒，尋歡取樂。尤氏的富貴心太切，屢屢向孝宗求封，孝宗覺得他到底是個土娼，如濫晉妃位，禮儀上似說不過去，恐被廷臣譏笑，所以含含糊糊的答應他。怎經得尤氏的絮聒，孝宗便晉尤氏爲侍嬪。明宮規例，侍嬪不與燕會的，猶之民間的小妾，終身不得冠服見尊長一樣。尤氏心中那得甘心，晝夜的在孝宗耳邊噪鬧，一個土娼出身的侍嬪，竟和皇帝反目過好幾會，惱得孝宗性起，立刻將他貶禁。尤氏這纔曉得皇帝的利害，懊悔也已不及，弄得獨自一個人，荒庭寂處，坐對着冷月淒風，真是萬分的傷感。一天尤氏方枯坐着垂淚，忽然一個老宮人進來，牽了尤氏的衣袖便走。尤氏只當是皇帝紀念舊好，仍來召幸了，芳心裏很是安慰。走出宮院，有一輛篷車待着，有個太監侍候在一邊。那老宮人不由分說，擁尤氏上了車，拉好篷兒自去。侍候着的太監，即背了車繩，飛般的前進，所經過的途徑，也是極冷僻的，不一會車輻自由下向上，半晌車便停在半道，那太監喚尤氏下車，領着他拾級上去，到了似一所菴廟的地方，太監令尤氏進內，自己便退了出去。尤氏一頭走，心下正摸不着頭路，聽得殿內有咳嗽聲，一個黃袍金冠的丈夫走出來，尤氏當是皇帝，仔細定睛

一看，不由的呆了一呆，那丈夫忙攜着尤氏的纖腕，微笑道：「自你結識了皇帝，使俺想得好苦！誰知你竟忍心捨俺進宮，害得俺幾乎成病。如今俺化了多少的心血，纔得和你相見，但不知你在那裏也是這般的想着俺麼？」尤氏聽了，記起自己身處冷宮的淒涼，忍不住哇的一聲哭出來，一扭身倒在那丈夫的懷裏。那丈夫一面摟住尤氏安慰着，兩手撫摩他的香軀道：「你的玉臂，比在宮外的時候，怎的已消瘦了許多？」尤氏含着一泡眼淚，將失寵貶禁冷宮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并要求那丈夫超拔他。那丈夫嘆口氣道：「俺未嘗沒有這樣的思想，惟須緩圖機會纔行。」尤氏道：「咱們祇當皇帝是怎樣多情的，那裏知道他歡惡不常，和那平民百姓中的薄倖男子一個樣兒的。」那丈夫笑道：「做皇帝的誰不是怎樣，俺若到了這種地步，怕不和他一般麼？」兩人說笑了一會，又並肩坐在拜台上，接吻啣舌的溫存起來。尤氏又是個久疎的怨女，被那丈夫一逗引，不禁嬌體如綿，芳心似醉，兩隻水盈盈的秋波，只睨着那丈夫，一陣紅霞，從耳根子上直透到粉頰，和雨後桃花似的，愈見得鮮豔可愛了。那丈夫也覺情不自禁，便和身擁着尤氏，雙雙走進神榻裏面，自去成他們的好事。兩人正在憐愛萬分，耳畔好像有女子說話的聲音，尤氏心慌，忙推開那丈夫，昂着半身，擡起神慢來張望時，恰恰和剪柔小姐打了個照面，嚇得他往外逃走，靈素也回身飛奔，尤氏疑兩人是宮中的嬪妃，慌得手足皆顫，說他們出去，必告訴

別人，咱們的性命，就要不保。那丈夫聽說是兩個弱女，霍地跳起身來道：「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他兩個拖住了入夥。」於是便赤身來撲靈素，尤氏幫着攔住剪柔，四個人扭了一會，不提防那丈夫失手，還靈素小姐趁勢撞在殿柱上碰死了，尤氏吃了一驚，兩腕早沒了勁，吃剪柔掙脫身子逃出殿去，兩人往後追趕，剪柔急得縱身一跳，竟跌下九層台去了。那丈夫見已闖禍，去尋方纔推車的太監，却在偏殿上打盹，便將他推醒了，頓足埋怨道：「誰叫你不守牢殿門，現已鬧出事來了，快送尤侍嬪回去。」太監見說，磕睡也嚇醒了，忙去攙了尤氏，仍從後山下去，上了那輛蓬車，飛也似的推入宮中。那丈夫瞧見車子去遠，自己也一溜烟望後山逃走，待到張吏部夫人等到來，他們已逃得無影無蹤了。做書的說了半天，還不會將那丈夫的姓氏講來，你道和尤氏相斂的那個丈夫是誰，便是孝宗的第四個弟兄雍正王祐禔。孝宗有三個兄弟，一個封與玉——祐杭——一個封歧王——祐楹——雍正王要算最幼，都是王太妃誕生的。雍王的爲人，平日喜歡漁色，在京城，常常強納良家婦女做妃子，人家勢力不敵他，只得忍氣吞聲罷了。那象鼻胡蘅的小雪子，雍正王也不時去光顧，並和尤氏訂有私約，早晚要取他入藩邸。萬不料王安的牽線，導孝宗也去玩小雪子，一樣的看上了尤氏。雍正王聞知孝宗在那裏走走，嚇得他退避三舍。尤氏這種女子，祇貪富貴，有甚真情實意，見皇帝要他，自然把雍正王撇在腦後。

了。偏是那雍王，終把尤氏念念不忘，又不能進宮去和尤氏晤會，一個土娼家的寡婦，自進皇宮，就成了禁燴了。雍王千方百計的設法，想與尤氏見面，却得不到這樣一個好機遇罷了。雍王心終不甘，又去委託那太監錢福，令他從中轉候時機，一得到了空隙，便去通知雍王。恰值太后聖壽，在萬歲山領班的太監是錢福，錢福和雍王預先約定了，祝過太后的聖壽，便去碧霞宮中等待，由錢福推着簪車，將尤氏接出來，從山後送到碧霞宮，與雍王相會。不期被剪柔和靈素兩位小姐瞧破，弄出了一場人命案子，真是誰也料不到的。出事之後，雍王叮囑錢福，令他咬定牙關，只說當日不會離去碧霞宮，也不見有人進殿。這樣的一來，大家疑神疑鬼的，使這件事變成懸案。過了幾天，錢福又被孝宗打死，那事越發沒左證了。雍王方私心竊喜，忽接得李夢楊都憲的請柬，是邀雍王賽棋。雍王對於博奕，號稱黑國手，夢楊也精此道，特邀雍王比賽。雍王年輕好勝，欣然帶了五十名衛隊，赴都憲署博奕。夢楊令衛隊在府前門房中賜酒席，自己和雍王對奕，從未刻直奕到黃昏，只下了一盤和局。夢楊便設宴相款，暢飲到了三更，夢楊親自掌燈，送雍王出後堂，纔過暖閣，將至大堂，驀然的一陣風過去，燈火慘碧，鬼聲啾啾，嚇得夢楊躲在一邊，早見兩個披髮蓬頭的女子，拖住雍王討命。這時雍王也驚呆了，口裏

駭說：俺和你們無仇，兩個女子齊聲道：你忘了萬歲山上的事麼？雍王道：那是俺好意叫你們坐一會

兒，你們自己胆小自盡的，干俺甚事？說猶未了，那兩個女子都笑起來，霎時大堂上燈火齊明，衙役一聲吆喝，夢楊陸堂，叫把雍王帶上來，雍王驚魂方定，不覺大怒道：「夢楊！你賺俺到此，却犯了甚麼罪名，也配你來訊問？」夢楊笑道：「咱就要審王爺在萬歲山殺張王兩小姐的事。」雍王佯喝道：「你可有甚麼證據？」夢楊大笑，把雍王方纔對女鬼說的話，已錄在紙上，朗朗的讀給雍王聽，並說道：「王爺好意叫兩位小姐坐一會兒，幹甚麼？這一句話，問得雍王啞口無言。」夢楊即便下座，這夜暫留雍王在署中。原來夢楊明知雍王和萬歲山案有關，但因他是個王爺，雖有錢小山做見證，却不能把雍王提訊。於是忽出釋棋的法兒來，誘雍王至署，預令兩名妓女扮着女鬼，驚嚇雍王，待雍王對付女鬼的話，就錄做口供。萬一雍王真個不知情的，祇推在鬼神身上，諒也不能見罪夢楊。那知雍王心虛，一嚇便吐出口風，夢楊便據爲實事。當夜夢楊將雍王軟禁，次日早朝上聞，孝宗卽命錦衣尉，赴都憲府提到雍王，雍王鈔可抵賴，自承調戲剪柔靈素兩小姐，兩人被逼自盡，只把與尤氏私會的事，輕輕瞞過了。孝宗見供，刑部擬罪，循律須絞決，經王太妃緩頰，改爲戍邊。那時雍王的五十名衛隊，已逃回藩邸報信，雍王妃忙着入宮求援，雍王早速解起身了。這件案子了結，都下人無不稱夢楊神明。又因他不親親王權貴，一時直聲滿天下，號夢楊爲李龍圖不提。再說那小王子接到塞外使者，攜來滿奴的手書，小王子！

——卽失里延——讀罷，置書放聲大哭，又因新值兵敗，越想越心傷，真哭得滿營悽慘。部下親信的將士，也一個個流下淚來。小王子哭了半天，纔收淚和諸將商議，要想收回王滿奴的遺骸，經遣使入天朝，明廷又不許，使者回報，氣得小王子咬牙切齒的，拔出寶劍來，砍去一個指頭兒，恨恨的說道：俺和明朝勢不兩立，倘報不得虜俺眷屬的仇怨，盡願死在疆場上的。說罷，又欲整頓人馬，殺入邊地，計點自己殘卒，不滿三千人，並于羅西借來的軍馬，也不及萬人。部將納拉沙進道：貝勒出兵，屢次遭挫，銳氣已失，今若要復前仇，非有大隊生力軍不爲功。小王子撫膺嘆道：這話俺豈有不知，無如俺部族兵力，已盡在於此，幸而勝他，還可以支持一時，不幸而敗，俺也拚着一死就是了。納拉沙道：那話不是這樣講的，想貝勒世代相傳，威名播遠，祖宗立基，也不是容易的事，貝勒如一死，咱們部族之亡，可以立待。且貝勒半生英雄，敗於一朝，甯不貽笑後人麼？小王子正要回答，參軍模樹林獻計道：貝勒勿憂，某有一策，可假明兵。小王子大喜道：計請安出？模樹林說道：某聞桂林苗獯，與明廷結怨極深，我如肯以禮招致，彼必欣然來附，否則我去附他，但得復仇，雖低首於人亦何害。况苗獯大都無識，只求與我合，慢慢的收服他，不難聽我的指揮了。小王子連連點頭道：此計甚妙，咱們就這樣做罷。於是派模樹林爲使，卽日赴桂林苗窟，和苗獯首領瞿鵬接洽，雙方議定，小王子但求復得前仇，子女玉帛，悉歸瞿

鵬取去。苗犴是最貪財的，聽了樸樹林的話，便允許了，約定期日出兵。樸樹林星夜奔回，把苗犴答應相助的話，細說一遍。小王子大喜，當下擇了個吉日，祭旗出師。這明廷三邊總制呂文律，見小王子又來寇邊，忙整兵出迎。那裏小王子與苗犴，已會師一處。苗犴統帥木油兒，與左將領阿蠻，右苗酋猪犴子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呂文律領兵，與苗犴交鋒，大敗進關，一面閉門堅守，一方面飛章告急。時王越已死，老將韓起鳳猶在，孝宗便授起鳳爲征虜大都督，帶同副將康弼、魏晉臣等，出師蘭州，直趨邊地。正與小王子兵相遇，兩下方得列陣，後面苗犴直衝過來，油木兒令燃藥礮，向明軍陣上轟來，韓起鳳不知藥礮利害，正立馬指揮軍士，忽然一礮飛來，連人帶馬打得粉碎。明兵大敗，副將魏晉臣也被亂兵殺死。康弼且戰且走，退了五十餘里，纔得札住。收了敗殘人馬，計點人數，五停中折了三停。康弼見支持不住，飛騎進京，求發救兵。孝宗得報，大驚失色。要知怎樣靖得邊患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戰國亂世，制度不一，而亂倫之事，就所常見；如新台之咏，父子聚麀，諸事在所恆有，初亦不之信也。今孝宗與雍王，兄弟共匿一寡鵠，而孝宗猶未知奪適弟之所歡；於是知亂倫事多出帝王之家，其說至不謬。

嫖妓，至危之事也。然同一是嫖，英雄矢志而爲之，是借盃酒以澆胸中塊壘者，不得目之爲嫖也。

如青年墮入此中，蕩其產，傾其家；死而不悟，此亦非嫖，蓋色迷耳。選色徵歌，偶一爲之，是可稱曰真嫖。若孝宗之玩土娼，則好色而已。

將軍難免陣上亡，至理之名言也。又曰：勇之至極者必摧；奈何后生小子，不審利害，一意勇往而直前，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其雖欲不敗，弗可得也。觀韓起鳳老將之歿於陣，蹀進者觀是當亦可以悟矣。

第五十九回

覓宴翮驪正德帝登基

鷹犬馳驟司禮監專政

却說：孝宗接到韓起鳳的敗訊，慌忙召劉健、謝遷、李東陽等商議。謝遷奏道：小王子結連苗獯，銳氣正盛，現欲破他，須分兵兩路，一出桂林，直搗苗人巢穴，一路仍出蘭州，虛張聲勢，但看苗獯的舉動，他如聞知巢穴被圍，必回兵反救，我見苗獯逃去，即進兵痛勦。小王子不患不破。孝宗如謝遷所奏，下諭以定國公朱甯爲征苗經略使，統兵十五萬，竟趨廣西，靖武伯江永領兵五萬，以出蘭州，隨機進勦，兩路兵馬，奉了諭旨，各自分頭進行。定國公朱甯率着大軍，到了桂林，苗獯酋長瞿鵬忙帶了部落來迎，朱甯也列兵相待，兩下交鋒，苗獯忽紛紛倒退，指揮宋忠便揮兵欲追，朱甯阻住道：苗人不戰自退，當有

殺計，說猶未了，苗陣上羣象列隊衝出，明軍抵擋不住，閃身便走，朱甯傳令，軍士從後帳，搬出畫成的虎獅布皮，蒙在馬頭上，一齊驅將出去，羣象疑爲真獅，嚇得望後狂奔，苗衆大敗，自相殘踏，朱甯與副將張恂，指揮宋忠，乘勢大殺一陣，苗獠亂竄，死者無數。瞿離收了苗衆，深溝堅壘，不敢再出一面着苗騎，去飛報木油兒，令其回帥救援。木油兒得知這個消息，當夜便下令退兵。那時江永札營白石川，曠得苗衆一個個身背器具，知道廣西明軍已經發動，便召都指揮馬成，顧滋兩人吩咐道：你二人可領兵三千，預伏白石山下，聞得曠聲連响，卽率兵殺出。又令游擊李佑之，領兵一千，埋伏在叢木領，倘苗兵過去一半，與兵丁衝他做兩截，然後和馬成顧滋合兵一處，併力殺賊。又令行軍參將常如龍，引兵二千，抵禦小王子，防他救應。江永分撥已定，自統大軍，接應李佑之等。苗帥木油兒，與左右副酋阿蠻、獠犇子等，匆匆還兵，苗人祇知勇悍直前，毫不預備明軍的追襲。正行之間，人馬將上叢木嶺，阿蠻進言道：此處地勢險惡，要慮設伏，木油兒笑道：就有三五百個敵卒，怕他則甚。話還不曾說完，猛聽得鼓聲大震，李佑之領着一千人馬，在嶺上突出，苗人尙未列陣，李佑之已直衝過來，把苗兵衝散了兩截，兵士乘間放起信炮，馬成和顧滋分兩面殺出，兵士人人奮勇，木油兒忙令獠犇子、阿蠻，也分兩邊禦敵，木油兒自引苗衆來戰李佑之，不提防江永領大隊自後殺到，苗衆大亂，獠犇子中箭落馬，阿蠻正

和顧滋力戰，見自己軍伍已潰，便虛掩一槍，縱馬而走，恰巧木油兒被江永殺敗，兩下相遇，合兵一處，後面李佑之躍馬來趕，馬成殺了豬犇子，也來助戰，顧滋又自左邊趕到，木油兒與阿蠻，遮攔不住，各領着二百餘騎，落荒而逃。江永督在陣上，鑼鑼的鳴起金來，馬成、李佑之、顧滋，就止住兵士不追。顧滋便來詰江永道：苗獠敗走，小將等正好追殺立功，都督爲甚收軍？江永說道：苗人歸心如箭，其勢已窮，古云窮寇莫追；况常如龍獨當小王子，未悉勝負，不幸如龍而敗，小王子自後殺來，彼苗衆被追太急，則猶困獸之反噬，其勢必猛，那時吾背腹受敵，轉爲賊人所困了。顧滋與衆將聽了，不覺心折。於是收了大軍，專等常如龍回來，再行定奪。不到半天，常如龍已來繳令，並獻上苗帥木油兒首級。江永大喜，問怎樣擒得木油兒，常如龍道：小將奉令去禦小王子，彼已失了苗人扶助，軍心渙散，一戰便行敗走。小將追了二十多里，經過黑松林地方，正值苗人遠遠的敗退下來，小將即率兵士埋伏在林中，並掘下陷坑，苗僧木油兒，中伏墮馬，兵士把他擒住，只逃走了一個苗僧阿蠻。江永聽了，上了常如龍首功，馬成繳上苗酋豬犇子首級，顧滋、李佑之等，亦各獻俘虜，並器械旗幟等物。江永也一一記功，當日令將士勿得解甲，防小王子偷寨，到了次日，江永督軍進戰，小王子早解了殘兵，不知逃往那裏去了。江永就在邊地料理軍士善後，一切妥當，擇吉班師。那裏朱甯也剿平苗衆，大軍不日回京。孝宗見兩處

都已平靖，下諭大將士，朱甯江永，自晉爵祿外，馬成順、滋均擢總兵，李佑之擢都指揮，常如龍授將軍，張恂晉副總兵，宋忠爲桂林都總管，餘下將士亦各有封賞。是年爲弘治十八年，孝宗忽然聖躬不豫，看看日漸沉重，便召大學士李東陽，尙書謝遷，少師劉健等至榻前，孝宗垂淚道：「朕病已入膏肓，諒來不起的了。衆卿皆朝廷股肱，幸爲朕善輔太子，說罷命宣東宮，不一刻太子厚照來了，時年十五歲，見了孝宗病態憔悴，父子關于天性，不由的紛紛淚落，跪伏榻前不起。孝宗指着劉健，謝遷，李東陽等，願謂太子道：「請先生忠心爲國，將來須盡心受教，莫負朕意，今可向請先生叩個頭兒，太子聽了，便對着謝遷等跪下叩拜，慌得三位大臣，還禮不迭，孝宗令內監扶起謝遷等，並喘着氣道：「諸先生猶世交父執，受了一禮何害。李東陽等叩首道：「微臣受陛下厚恩，自當盡力以報。孝宗點頭，揮手令太子等退出。是夜孝宗駕崩，由李東陽等扶太子厚照繼位，是爲武宗，改明年爲正德元年，晉劉健，謝遷，李東陽等三人爲太師，太傅，上國柱。太后紀氏爲太皇太后，皇后張氏爲太后，太妃王氏爲太皇聖妃，金妃戴妃爲太妃，馬妃常妃等亦晉太皇妃，弟厚熹封爲蔚王。又以內監劉瑾爲司禮監，講到這個劉瑾，舊係苗種，爲中官劉忠養子，雙姓爲劉。武宗在東宮，稱年好戲，劉瑾由宮外弄些鷹犬鳥獸之類進宮，以博武宗的歡心。武宗但知玩耍，因倚劉瑾如左右手，片刻都離他不得。這時武宗嗣位，便封劉瑾爲司禮

盡，統掌皇城內一應儀禮，並刑名鈐束，門禁關防諸事。劉瑾欺武宗年幼，便乘間種植勢力，漸漸的干預政事，雖有李夢陽、劉健、謝遷等一班托孤之臣，竭力把持，但劉瑾自恃寵信，易於進言，往往欺凌大臣。謝遷見政事已現亂象，心裏着實忍耐不得，當時上章切諫，勸武宗整飭辰綱，節止游戲。大學士上國柱劉健，攻訐劉瑾擅干國政，私斥勳臣，請旨究辦。李東陽更當殿面陳，宦官專權，朝綱敗壞，諫武宗勤修政事，遠辟佞邪。這位正德皇帝，倒底年輕臉嫩，怎經得諸閣臣正言厲色的切諫，把個正德帝弄得面紅耳赤，嚙嚙了好一會，纔訥訥的說道：諸先生且退去，容朕慢慢的照辦。就是李東陽等下朝，正德帝回到宮中，自思幼時到如今，從不曾受過誰的話，現在做了皇帝，倒轉被大臣們製肘起來，不是比較做太子時，反覺不舒服了麼？正德帝越想越氣，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那些老宮人和內監們，在旁相勸了幾句，這位輕年皇帝，是十分任性的，怎肯就止，正哭得心傷氣急，恰好劉瑾進宮來，連忙跪在地上，叩問緣故。正德帝就把大臣阻諫的話，和劉瑾講了一遍，劉瑾正色說道：陛下身為天子，萬事自由宸衷獨斷，何至受大臣們的欺凌。正德帝嘆口氣道：他們是顧命之臣，不得不略與優容。劉瑾道：那不是這樣講的，倘閣臣專橫不奉上命，難道也就容忍了麼？況臣權過重，下者驕上，尤須防有不臣之行；這是歷代所恆見的事，元朝的泰定帝便是榜樣。正德帝聽了，一拳正打中心坎，不由的點頭自

語道：這話很有理。從此正德帝對於衆大臣，言辭間不大聽從，所有奏疏，祇批聞知兩字，十事中沒有一二樣照辦。劉健、謝遷、李東陽等，自己覺得無趣，大家早存下一個去心。一天侍郎王鏊在朝堂論及信陽獨免賦稅，劉瑾在旁攙言道：豐歲妄報荒年，那都是刁民的做作，和地方官的得賄，不能據爲真情。最可疑的，是信陽藉的朝臣，安知他們不通同舞弊。王鏊正是信陽人，聽了劉瑾的話，怎能容忍得下，就抗聲說道：劉公公莫信口雌黃，災荒的事，衆目所共覩的，何能以假報真；而且是公衆呈文要求，卽思作弊，也理有所不能，豈可任意含血噴人。劉瑾冷笑道：公既非作弊之人，何必這樣發惱，使旁人聽得，還疑公是虛心了。王鏊不及回答。詹事楊芳，也是信陽人，見劉瑾無理，便挺身說道：作弊要證據的，誰能憑三寸舌誣人，難道公理也沒了。劉瑾正沒好氣，被楊芳半腰一駁，頓時怒不可遏，瞋着了兩眼，大聲喝道：你算甚麼東西，配你在朝房中亂嚷。楊芳也大怒道：俺迺朝廷大員，——劉瑾爲司禮監，係正四品，楊芳詹事，爲正三品，其職固高於瑾也。——不在朝房說話，倒是你闖豎來多說麼？劉瑾聽得罵他闖豎，觸着了所忌，面上立時漲得通紅，竟不管好歹，舉起手來只一掌，打得楊芳掩臉怪叫。劉瑾又喝令伺候室中侍衛，把楊芳綁了起來。初時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等，尙待相勸，到了這時，誰也忍耐不得，一齊大譁道：太監可以如此放肆的，朝廷的法律都沒有了。劉瑾怕衆怒難犯，乘着亂閃閃的

時候，一溜烟逃走了。這裏由劉健爲首，氣沖沖的扯了楊芳，入奏皇上。景陽鐘鳴，靜鞭聲過，劉健謝遷，李東陽，李夢揚，戴珊等，紛紛跪下，楊芳便哭奏劉瑾毆辱的緣故，王鑿奏陳劉瑾誤鑾舞弊，劉健頓首道：陛下不懲劉瑾，臣輩不能受閹奴欺凌，自當掛冠歸里。正德帝見衆口一詞，知道劉瑾似太過分了，只得批刑部擬罪。諭旨下來，衆臣纔行散去。誰知正德帝回到宮裏，劉瑾已伺候在門前，一見正德帝進來，撲的雙膝跪倒，放聲痛哭，正德帝本甚信寵劉瑾的，如今見他這般悲傷，便安慰他道：你有甚麼話，竟可以直陳，自有朕替你作主，不必悲哭到這樣地步。劉瑾含淚磕頭道：閣臣驕橫無禮，冒奴婢爲小人，謂以飛鷹逐犬的壞事，導陛下於不規，這不是明明壓制皇上，先把奴婢來做開端麼？陛下若不立下英斷，奴婢頭頸裏沒有鐵裹着，以後不敢再侍候陛下了。正德帝本是個一味孩子氣的人，最怕大臣們要阻擋他的遊戲，這時聽了劉瑾的攪撥，不由的心中火發，拍案大怒道：誰敢干預朕的私事，你且不要懼怕，朕赦你無罪，就是劉瑾忙叩了個頭起身，當夜使勸正德帝重設東廠，自己兼領東廠監督。這東廠在孝宗初年廢去，多年沒有提及了，現又組織起來。劉瑾又在正德帝面前，定了人數，專一刺探官民隱情，稍有風吹草動，小太監便去報給東廠，監督劉瑾擅自尊主，不論大官小民，任意逮捕，公報私仇，株連無故，真是不可勝計，這是後話。且說第二天早朝，劉健，謝遷，李東陽等，滿心望懲辦

劉瑾那裏曉得劉瑾不辦倒還罷了，反授他爲東廠監督。諭旨宣佈，劉健、謝遷、李東陽等，不覺冷了半截。下朝後即上疏乞休，有旨慰留。疏再上，三上，許劉健、謝遷致任，李東陽仍留原職。這樣一來，朝中又少了兩個老誠碩望的名臣。劉瑾作事，比前爽快了許多。不到一月，接連添設西廠，升太監探事二十四員，監督還是劉瑾。一班小太監，大家要討劉瑾的好，無事也捕風捉影，不是說謗，就是譏議皇上，便是認讖。勳監督，把京都的安分良民，弄得受累無窮。東西廠的審事室中，榜掠酷刑，日必數十起，慘呼號痛聲，四野皆聞。百姓人人怨恨，劉瑾反視爲笑樂。又去安慶地方，覓了幾個男女伶人，進獻宮中，令他們解衣美服的演唱戲劇。正德帝所好的是歌舞，驟見了這些伶人的歌唱，喜得他手舞足蹈，並晝夜學習，甚至廢忘寢食。幸而正德帝的資質却很聰敏，只學得一兩個月，居然也能引吭高歌，至興致勃勃時，請紀太皇太后、張太后、王太皇妃、馬太妃、常太妃等，到御苑中來觀劇。正德帝親自袍笏登場，大唱其蘭相如完璧歸趙，真個唱得有聲有色，淋漓盡致。看得太皇太后、張太后等，無不擊節嘆賞。其時紀太皇太后年衰，不甚問閒事，了。張太后是懦弱無能，祇有個王太皇妃，見正德帝天天似這般胡鬧，忍不住對正德帝說道：皇上年輕，應與大臣們專究經文，參詢政事，不當如此嘻樂，致荒廢國政。正德帝見說，不好回話，以後演劇，就不去請王太皇妃了。正德帝玩了一會唱戲，日久自然有些厭煩起來。

又是劉瑾，去辦了幾十隻的鐵嘴的神鷹來，和蒙古種最靈敏的獵犬，別雇人工畜養着，到了閒來，便請正德帝去郊外打獵。正德帝是從不會幹過這樣把戲的，待至野外，由鷹奴放出神鷹，犬廝釋去獵犬，凡空中的飛鳥，窟中的狡兔，都被犬鷹撲的撲殺，咬的咬傷，好算得那些禽獸晦氣，吃這位促狹皇帝，弄得他們走頭無路。正德帝高興極了，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去行獵，京城中人竟呼他做獵戶皇帝了。但是京師野外的獸類，能有多少，怎經得正德帝天天去搜羅，漸漸地打不出甚麼來了。於是越打越遠，帶着五百名的禁軍，備了蒙人的行帳，路遠不及回來，正德帝就在營帳中住宿。有一次正德帝去打獵，竟打到林西去了。——今之熱河區域。——那個地方，荒野無有人烟的所在，猛獸野獅，更是不少，從前的憲宗皇帝，幾乎在那裏被猛獅咬傷，朝中大臣如李東陽、王鏊、戴珊等，聽得正德帝冒險前去行獵，忙各人選了一騎快馬，疾馳到了林西，大家跪請聖駕回京。李東陽再三的哀懇，甚至涕泗交流，正德帝也覺動容，好在自己對於打獵，已有些玩疲了，樂得許了衆臣的請求，當日就和李東陽等，起鑾還宮。正德帝靜養了好幾天，又想尋點事兒玩玩，見劉瑾侍立在側，頸上掛着一個黑布的口袋，罩在外衣裏面，正德帝瞧了出來，便問袋裏是甚麼東西？劉瑾回說是鸚鵡。正德帝不懂那個名兒，經劉瑾解釋道：鸚鵡是隻鳥兒，養着以備廝鬥，也分出優勝劣敗來。維這鸚鵡的性極畏寒，必須要

人氣去輔助他，他得着了人身上，一股精氣，鬥起來就有勁了。正德帝詫異道：「朕祇聞得古時有鬥鷄的，怎麼鳥兒也能鬥麼？」劉瑾笑道：「有甚麼不能，鳥兒較鷄鬥起來，端的要利害上幾倍。」說着，將布袋中的鷄鶉取出來，正德帝看了，不信道：「似這樣小的一隻鳥兒，能有多大的力量？」劉瑾笑了，笑令小太監又取過一隻鷄鶉，一並置在案上，劉瑾一手把着一隻，只將手一鬆，兩隻鷄鶉就互相對撲了。正德帝在旁瞧着，但見這一對鷄鶉，起先不過張了翅膀，各自揚威，不一會兩下伸着喙亂啄，慢慢的愈啄愈猛，鬥到起勁的當兒，就是爪喙齊施，上下翻騰，忽左忽右，奮力顛撲，好似狠鬥的猛漢，不顧生命，一味的死戰。正德帝看到得意時，不覺拍手哈哈大笑。忽見那鷄鶉托地跳起身，一隻黑的去啄住白的頸子，那白的狠命地撲着兩翅，霎那間羽毛紛紛亂飛，噹噹的幾聲，那隻白的鷄鶉已被黑的啄去眼珠，一爪擊在腦門上，頭顱粉碎，腦漿迸出的死了。正德帝不禁咋舌道：「好狠的東西，真是見所未見的，明天你去搜羅幾對來，待朕親自鬥他一下。」劉瑾巴不得正德帝歡喜，連連答應着出去。第二天便獻進二十多對鷄鶉，正德帝叫宮中的內監每人畜一隻，做個布囊掛在頸子上。好在那些太監多半是養過鷄鶉的，倒也不見甚麼累贅。——清代太監，進出茶坊酒館，多胸囊鷄鶉，皆明宮遺風也。——每天的午後，正德帝令把鷄鶉放出來，一對顧一對的鬥着，就中有一隻白色的，渾身如雪，目紅如火，紫瓜

青嘴，形狀和人般的十分威嚴。正德帝將這隻白鶴鵠，與別的鶴鵠鬥，不到三四個翻身，其他的鶴鵠，一隻隻的拖翅敗走，沒有一隻是他的對手。正德帝很愛那隻白鶴鵠，賜名叫做玉孩兒。又有一隻純黑的，生得紅爪殊目，戰鬥力也還不弱。正德帝便喚他爲鐵將軍。但祇有宮裏的十來對鶴鵠，鬥來鬥去，那鶴鵠逐漸打乏了，沒有甚麼勁兒鬥出來，正德帝又覺得無甚興趣了，經劉瑾四出搜求，凡民間有佳種的鶴鵠，能獻入宮中，贏得皇帝所畜的那隻玉孩兒者，賞給千金。這話一傳十，十傳百的，滿京裏都知道了。北人畜鶴鵠的很多，大家想發這筆橫財，各把所愛的老鶴鵠，紛紛自來投獻，由管門的太監，一一遞入宮裏，正德帝便與高采烈的放出鶴鵠來相鬥，那些鶴鵠，都是平常的品格，經不起一鬥，早已敗走了，難得有一二隻好的，終鬥不過鐵將軍，休說是玉孩兒了。一天來了一個外方的黑漢，攜着一隻鶴鵠，自稱是江西人，謂有一隻鶴鵠，名叫金翅元帥，嘗走過十二行省，未逢過敵手；聞得宮中有隻玉孩兒的佳種，特來比賽的。太監向他耍鶴鵠時，那黑漢說道：咱的鶴鵠與衆不同，如要開鬥，須咱親自把持，否則那鶴鵠不肯鬥的。門上的太監不信黑漢的話，忙去報知劉瑾，劉瑾詢明了緣由，將那個黑漢的鶴鵠，和那平常鶴鵠試鬥，見黑漢的鶴鵠，却伏着一點兒也不動，任憑對方鶴鵠怎樣的引撲，他只是不來回喙。劉瑾笑道：他這隻東西是不會鬥的，那黑漢聽了，便來持住自己的鶴鵠，

叫劉瑾也放出一隻鶴鶉來，那黑漢說聲鬥罷，他手裏的鶴鶉就直撲過來，不知黑漢的鶴鶉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父能者，子必跨灶；斯言蓋未必盡然。孝宗英明之主也，復得良臣之輔，民皆欣欣然，天下有承平之象矣。迨至武宗——正德帝——昏瞶如陳後主，好色若隋楊廣，實如孝宗，何有此不肖兒乎？垂髫時嘗讀正德下江南書中，述正德帝仁德英睿，歷代帝王無出其右者。輒與鄉老言，亦必曰：正德皇帝仁主也；緣彼之腹笥中，亦不過一部游江南耳。迄今思之，不覺爲之失笑。世之執笏子弟，母喜交雞鳴狗盜者，以若輩蠢陋如豕，與執笏兒之性適相合也。習之既久，遂以同化。正德帝之匿劉瑾，正與此相類，以故賢臣正士，多不能容，無怪乎謝遷輩之連袂而去也。

第六十回 鬚影衣香豹房戀美色 杯蛇市虎西廠置奇刑

却說劉瑾細看黑漢手中的鶴鶉，遍體羽毛如黃金一般，雙目灼灼有光，兩爪鉤蜷似鐵，只是不肯戰鬥。經那黑漢把持着，輕輕說聲鬥罷，那鶴鶉便撲起雙翅，奮力啄過來，這些平常的鶴鶉，見了他的形狀，已先嚇得縮首垂尾，拖着翅兒敗走了，那裏敢和他相鬥。劉瑾看了也覺奇怪，知道他必是英物，便

去奏知正德帝，把那黑漢的異事說了一遍，正德帝聽得有好鵝鶻，忙叫把那黑漢帶上來，那黑漢循例三呼已畢，把那鵝鶻獻上。正德帝將他的鵝鶻瞧了瞧，覺那黑漢來得古怪，令衛士搜他的身上，並無利器，纔命仆侍了鵝鶻，正德帝也取過，鐵將軍來，和那黑漢的鵝鶻放對，兩下祇奮力一撲，鐵將軍便回身逃走。正德帝微笑道：果然利害的。立命放出玉孩兒來，但見雪羽朱睛，怒態可掬，那黑漢讚了一聲，也把鵝鶻放過來，一白一黃，雙方搏擊，騰踢飛噉，免起鶴落，真是棋逢了敵手，只見得一場的好鬥。正德帝與劉瑾都看得呆了。正在鬥的狠猛，看看玉孩兒已將乏力，搏擊雖急，却不甚有勁，正德帝方替自己的鵝鶻着急，驀見那黑漢，霍地從口中製出一口劍來，颯的一劍，望着正德帝刺來，正德帝眼快，慌忙閃開飛步，向案旁逃走，這時劉瑾也着了忙，階下的侍衛甲士，一齊上殿來捕刺客，那黑漢見一劍刺不中，哈哈大笑一聲，聳身上了殿簷，眨眨眼已去得無影無蹤了。正德帝心神略定，不覺大怒道：禁聲之下，敢有強徒假名行刺，這是定有人指使的。回顧劉瑾道：速去與朕查來，務要獲住指使和那刺客，將他碎屍萬段。劉瑾奉命，匆匆的出宮，傳諭緊閉皇城，按戶大搜刺客。城外一股股實的人民，無辜被指為嫌疑，乘間索詐，百姓不堪其擾，弄得怨苦連天。似這樣的鬧了三四日，刺客毫無影迹，倒捉弄了一番小民，這且不提。正德二年，皇帝大婚，冊立大學士王恕養女夏氏為皇后，夏后本侍郎

夏說之女，夏說在孝宗弘治九年，坐罪戍邊，家無妻室，維一老女婢與幼女，王恕念爲同寅，便收養其女。孝宗卅歲萬壽，王恕之夫人，攜女進宮赴燕，紀太皇太后見他溫柔有禮，特加厚賜，到了這時，就指婚王恕的女兒，仍襲原姓，便是夏后。又立尙書王永，侍講何庶兩人的女兒爲妃，當大婚的時候，自有種種熱鬧，那是不消說的了。劉瑾趁正德帝新立后妃，暗中大結黨羽，若宦官谷大用，魏彬，張永，馬永成，高鳳，邱聚，羅祥等，都依劉瑾爲領袖，時人並劉瑾，號稱爲八虎。那正德帝自經立后妃之後，於放鷹逐犬的事，不甚放在心上，漸漸地縱情聲色起來。又常常帶了張永，微服出宮，到那秦樓楚館之地，陶情作樂，往往誤認良家婦女爲娼妓，任意闖進門去，縱情笑樂。有一天上，正德帝仍和張永出宮，經過西華門時，天色已將黃昏，燈火萬家，街市上正當熱鬧。正德帝方徜徉市上，忽見一所大廈，燈晶光輝，笙歌聒耳；從大門上望進去，都是些絕色的女子，和美貌的童兒，却不見半個男子。正德帝回顧張永說道：咱們且進去瞧一會，看是在裏面幹些甚麼。張永不及回話，正德帝已裹裏直衝進去，嚇得那些婦女兒童，七跌八撞的四散亂走，正德帝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拖住了一個，就在大廳上坐下，那裏已設着酒席，正德帝令張永斟上酒來，自己 and 那美人並肩兒坐着一盃盃的豪飲起來。那美人似很嬌羞，低垂着粉頸，只是弄他的衣帶。正德帝勸他同飲，那美人紅着臉兒，不肯便飲，怎經得正德帝再三

的纏綿那美人拗不過他勉強喝了一杯，喜得正德帝眉開眼笑，再回頭看那些女子，約有二十多個，都擁在屏風背後，指手畫腳，交頭接耳的在那裏竊竊私議。正德帝笑道：「咱不是噓人的，你們不要害怕，就出來和咱共飲一盃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那些女子齊齊的拍手說道：「老公公來了！正德帝不知誰是老公公，忙定睛瞧看，張永指着外面道：『劉瑾也來了，早見劉瑾匆匆的走入來，一眼見是正德帝，便過來行了禮，起身向屏風後喝道：』萬歲爺在此，你們還不快出來叩頭。』這句話纔說完，屏風裏面嬌嬌滴滴齊應一聲，『嬈嬈婷婷，花枝招展，走出二十幾位一樣打扮的美人兒來，一字兒向正德帝行下禮去，慌得方才和正德帝並坐着的美人也去雜在衆人中行禮。』大廳上霎時間鴛鴦燕燕，粉白黛綠，圍繞滿前，美人的背後，又走出十幾個美貌的童子，也都來正德帝前磕頭，這時的正德帝左右顧盼，真有些目不暇不暇擊了，那二十幾個美人，一頭嘻嘻笑着，大家蜂擁着過來，搶那案上的金盞斟酒，又有幾個美人，便挨身坐了，頓開嬌喉，低低地唱着，還有不會唱的，去捧了琴箏簫笛，吹的吹，彈的彈，悠悠揚揚，歌樂聲齊作，十幾個美貌的童子，排列着隊伍，東三西四的學那天魔舞，又一聲聲的唱着歌兒，看得正德帝連飲三觥，乘着酒興，擁了一個美人在膝上，一頭親着粉頰，一面飲酒微笑，問那美人叫甚麼名兒？回說喚做月君。正德帝又向劉瑾道：「你怎樣會到這裏來？」劉瑾屈着半膝稟道：「不敢欺蒙陛下，

此處是奴婢的私宅，美人童兒也都是奴婢購買來的……正德帝不待他說畢，接口說道：你養着許多美人，倒好豔福。劉瑾忙道：奴婢那裏有這般福分，本來是預備着侍候陛下的。正德帝聽了說道：你可是真話麼？劉瑾答道：奴婢怎敢打謊。正德帝大喜，便命撤去酒筵，自己擁了那美人，竟去安寢，一宿無話。第二天上，正德帝也不去臨朝，祇着劉瑾去代批章奏，重要的事，委李東陽辦理。從此正德帝天天和那些美女鬢童混着，把那個地方，題名叫做豹房。那時劉瑾見正德帝沉迷酒色，樂得代秉國政，往往等正德帝游興方濃的時候，劉瑾故意把外郡奏牘呈覽，正德帝怎會有心瞧看，吩咐劉瑾去辦就是。劉瑾巴不得皇帝有這一句話，就老實不客氣，將大吏的奏摺，隨意批答。又把廷臣們，也擅自逐，凡不服劉瑾處置的，一概借事丟職。如大理司事張綏，每見劉瑾，即遠遠拜倒在地，膝行上前，口中連聲呼着爺爺！劉瑾微笑道：這纔是咱的好兒子，於是差不多幾天，擢張綏爲吏部尙書，又有兵馬司署小弁焦芳，常往劉瑾私第，侍候劉瑾，十分小心。劉瑾因他勤慎，陞他爲光祿副司事。焦芳得列名朝班，侍奉劉瑾，越發兢兢，不敢稍有失禮。一日劉瑾騎驢上市，焦芳方朝罷回去，忽見劉瑾騎驢過來，慌忙就地磕了個頭，腰中插了象笏，竟朝衣朝冠的替劉瑾拉驢，引得市上的人都掩口嗤笑。焦芳一點也不知羞恥，反昂着頭，似乎以拉驢爲榮。倒是劉瑾以四品京卿，朝服在前牽驢，招搖過市，未免太不

像樣了，令焦芳去換了朝服再來；焦芳正唯唯退去，半腰裏又來了劉宇，官銜比焦芳更來得大，是一位都憲御史，也是劉瑾的門人，值他下朝出皇城來，恰好撞着劉瑾。劉宇本是個無恥小人，他已認劉瑾爲義父，常常對着劉瑾，自稱孝順兒子。當時見劉瑾騎着驢兒，也顧不得怎麼儀節，竟做了焦芳第二。一時市上的人，瞧着都憲太爺替太監拉驢兒，誰不掩了鼻子。劉瑾見去了一個，又一個來了，弄得自己都好笑起來了。劉瑾權衡既日大一日，又恐別人在他背後私議，便派高鳳爲西廠副使，專一探聽外面的議論，有稍涉一點官官的，就去報知劉瑾，劉瑾命把議論的人，立時提到廠中，即用廠邢拷問。劉瑾又嫌國刑太輕，有幾個硬漢，還能熬刑，因和高鳳私自酌議，擬出好幾種極刑來。第一種叫做糊猴倒脫衣，係一張鐵皮，做成一個桶子，裏面釘着密密層層的針鋒，加刑時將鐵皮裹在犯人身上，兩名小太監，一個捺住鐵桶，一個拖了犯人的髮髻，從桶中倒拉出來，但聽得那人犯一聲狂叫，已昏過去了。看他的身上時，早被鋒利的針尖，划得那膚肉一絲絲的化開，旁邊一個太監，持了一碗鹽汁，等待着，問人犯招供否？如其不應，就把那鹽鹵灑在他血肉模糊的身上，可憐這疼痛真是透澈心肺，不論你是一等的英雄好漢，到此也有些吃不住了。第二樣叫仙人駕霧，將一具極大的水鍋，鍋底把最巨的柴薪架起火來，鍋內置着滿滿的一鍋醋兒，待煮到那醋沸騰的時候，把犯人倒懸在鍋上，只

爭鍋蓋一揭，熱氣直騰上去，觸在鼻子裏又酸又辣，咳又咳不出，這種難過，非筆墨所能形容得出來，也不是身受的人，可得知道其中利害的。做書的不過聽見人家講過，倒底怎樣，却是不曾曉得底細的。又有一種叫作茄刺子，把一口鋒利無比的小刀，刺進人們的陽道中去，那痛苦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最是傷心慘目的，要算披簑衣了；甚麼叫做披簑衣？是把青鉛融化了，和滾油一齊灑在背肩上，肌膚都被灼碎，血與滾油混在一起，點點滴滴的流下來，四散淌開，好似披了一襲的大紅簑衣一般。更有一名掛綉毬，是令鐵工，專一打就的小刺刀，刀上有四五個倒生的小鈎子，刺進去是順的，等到抽出來時，給四五個倒生的小鈎兒阻住了，如使勁一拉，筋肉都帶了出來，似鮮紅的一個肉圓子，以是美名叫掛綉毬。其餘若搨葫蘆、飛蜻蜓、走繩索、割靴子之類，多至二十幾種，都是從古未有，歷朝所不會見的毒刑。只算京師內外，以及順天一郡的百姓受災，略為嘴上帶着一個劉字，就對不起你，馬上要受這種刑罰了。有許多畏刑的人民，盡願自己屈招了，知道不會受那刑罰，誰知劉瑾生性狠毒不過，不管你有供沒供，凡是捉到了犯人，劈頭就要施刑，以為這樣做去，可以懲儆後來。一般被冤蒙屈的人民，怨氣冲天，奈滿朝文武，大半是劉瑾的黨羽，雖受了奇冤，也無處訴告。嚇得市上的人，一聞劉瑾的名兒，就變色掩耳疾走，維恐不及。劉瑾心裏還覺不足，親自改裝做一個草藥醫生，向街衢市廛，

一路上打聽過去，說起劉瑾，衆口一詞的贊美。到了海王村中，撞着了個唵佛的老嫗，和那裏幾個鄉人講着閒話，不知怎的提起了劉瑾，老嫗便怒氣勃勃，指手畫脚的大罵道：劉老奴這個賊閹宦，人們收拾他不得，將來必定天來殺他了。劉瑾聽了，假意含笑問道：老婆婆和劉公公有甚冤仇？這樣懷恨，老嫗咬牙切齒的說道：我的丈夫祇說了一句閒話，被劉瑾這賊奴用天剝皮的極刑害死的，我的長子，也死在這劉賊手裏，如今一個小兒子遠逃在他方，三個月沒有音耗了。我好好的一家骨肉，被劉賊生生的拆散，不是仇不共戴天麼？老嫗越說越氣，含着一泡眼淚，又狠狠的大罵了一頓。旁邊的村民，深怕惹出禍來，各人早已遠遠的避去了。劉瑾也不再說，看着老嫗冷笑了幾聲，竟自走了。明天海王村的那個老嫗，便不見起身出來，直到紅日斜西，仍不聞室中的聲息，鄰人有些兒疑心，打門進去瞧時，一個個驚得倒退出來，只見那老嫗不知在甚麼時候，被人殺死在榻上了。幸得老嫗的小兒子，從外郡回來，悄悄地把他老母收殮了，安葬既畢，從此出門一去不返。那時海王村的人民，纔知那天和老嫗談話的，是劉瑾所遣的偵事員，還不曾曉得是劉瑾自己。可是一班人民，大家箝口結舌，再也不敢提及那位天殺星了。有一次劉瑾隨着正德帝到豹房去，西華門外，一個漢子狂莽進來，拔出利刀，向着劉瑾便刺，隨從的侍衛當地犯駕，立刻把他攔住，交與大臣們去歸訊。承審的是李

夢楊都憲，聽那漢子供是行刺劉瑾的，專爲報殺父母的仇恨。這漢子是誰？便是海王村老嫗的兒子。李夢楊有心要成全他，只說漢子是個瘋人，從輕發配邊地。好在劉瑾並不知道漢子是嬰行刺他，倒也不來追究，總算那漢子運氣，保得性命。後來居然被他報仇，這是後話了。當正德帝迷戀豹房的當兒，正劉瑾勢燄薰天的時候。僉事楊一清，御史蔣欽，翰林院侍讀學士戴說，兵部主事王守仁，都僉事呂紳等，上疏劾劉瑾，劉瑾閱了奏牘，大怒道：他們講得不耐煩了麼？卽矯旨罷楊一清職，下戴說，蔣欽於獄，貶王守仁爲貴州龍場驛丞。不多幾天，戴說蔣欽，都死在獄中。劉瑾矯旨摘奪各官，是瞞疏中彈劾他的言語輕重，以定罪名的，所以楊一清，王守仁兩人，祇批了個致任和降職，就中的都僉事呂紳，却並未處分，原來劉瑾未得志時，常得呂紳的調濟，一時未便翻臉。結果，呂紳又上章劾他，惱了劉瑾，也把他下獄，直到劉瑾事敗，纔獲出頭。其時劉瑾的威權，不但炙手可熱，簡直炙手要烏焦了，朝野士夫，無不側目。一日正德帝下朝回豹房，在地上瞧見一張無名的訴狀，是劾劉瑾大罪，三十三條，小罪六十條，每條都註釋年月日，說得非常詳細。正德帝看了，立召劉瑾至豹房，把這張訴狀擲給他道：你可自去辦理了，明白回奏。劉瑾取狀讀了一遍，見事事道着心病，不由的面紅過耳，怔了半晌，忽然跪下垂淚道：這都是廷臣妒忌奴婢，故意捏造出來的；倘其事果有實據，何不竟自出頭，却要匿名投訴。

這樣看來，奴婢早晚要被他們陷害的，不如今天在陛下面前盡了忠能，說畢假做要觸柱自盡，正德帝聽了他一番話，覺得很是近埋；想劉瑾真有如此不法行爲，怎麼無人出名，那分明是隱名攻擊了。正在想着，聞劉瑾要觸柱，忙令內侍把他扯住，正德帝笑着安慰他道：你只去好好的幹，百事有朕在這裏，朕若不來加罪，誰敢誣陷你。劉瑾感繳零涕，不住地磕頭拜謝，退出了豹房，飛諭宣六部九卿至朝房。文武大臣，聞得劉瑾相招，疑有甚麼緊要的諭旨，大家不敢怠慢，慌忙入朝，不一會諸臣畢集，劉瑾就高聲說道：咱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，要詰問諸公，想劉瑾與諸公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有話不妨明講，爲甚麼在皇帝駕前，投匿名訴狀，這事是誰幹的好男兒承認出來，冤頭債主，莫連累了衆人。文武大臣見說，各人面面相覷，半晌回答不得。劉瑾又厲聲道：今天如究不出投狀的人，只好得罪諸公，暫請此處委屈一下了。吏部尚書張綏，侍郎焦芳，御史劉宇，都是劉瑾的私人，張綏也狐假虎威的抗聲道：既敢寫到匿名訴狀，斷不是無名小吏，何不竟出來和劉爺面談，悄聲匿迹的算不得是人類。衆大臣那裏敢則聲，大家默默的擁在一起，連坐也不敢坐下。御史屠庸，已忍不住了，向劉瑾跪下叩頭道：下官素來不敢得罪劉爺的，諒不會做這樣昧心的事，求劉爺鑒察，劉瑾點點頭，將手一揮，屠庸又叩了個頭，揚長的出午門去了。翰林馬知雲，也來跪求道：下官是修文學的，本於國政無關，怎會攻訐

劉爺，尙祈明鑒。劉瑾鼻中哼了一聲，嚇得馬知雲似狗般的伏着，氣都不敢喘了。張綵在旁把脚在馬知雲頭上一踢道：快滾出去罷！馬知雲聞命，如重囚遇了恩赦，抱頭鼠竄的出朝而去。劉瑾又道：你們還沒人自首麼？這時衆大臣又急又氣，真弄得敢怒而不敢言。又值榴花初紅的天氣，正當燠悶，一個個穿着朝衣，戴着朝冠，挨得氣喘如牛，汗流浹背，大家只有抱怨那投狀的人。戶部主事董芳，見兩班文武，甘心受辱，沒半個有血性的人，不禁心頭火起，更瞧劉瑾那種驕橫的態度，儼然旁若無人，氣得個董芳七竅中青烟直冒，便撈起了袍袖，挺着象簡，搶到劉瑾的面前，戟指着大喝道：你爲了一張匿名的訴狀，却擅自召集人臣，任意得罪，俺老董是不怕死的，且和你一同見聖駕去。劉瑾也怒道：你是誰？可報名來。董芳大笑道：你連俺董芳都不認識，怪道你如此飛揚跋扈了。劉瑾冷笑道：咱在六部中，不會開得你的名兒，小小一點職役，也配你說見駕麼？董芳咆哮跳如雷道：俺是朝廷的臣子，何必定要你閹豎知道。說着便來拖劉瑾，張綵焦芳齊出，攘臂阻住董芳，董芳舉象簡就打，大家扭做了一堆。不知董芳打到怎樣地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自燕藩篡位，其良心不泯，知天下必有議己者，於是設立東廠，以偵察人臣之隱私，而戮誅異議，竊輶論者之口。夫是豈人主所爲哉？脅人以威，雖得快意於一時，而棺蓋論定，仍不能免後世之

繼也。

古云：善政者不畏衆議，謗木諫鼓，梁武帝之事迹可稽。迺知賢者之主，必以民意爲依歸。今武宗輕年臨政，不知修德，而欲止人之無議，掩耳盜鈴，愚誠不可及。然而小民則受害非輕矣。

小人得權，其性必殘忍；千古如出一轍焉。明代閹宦，巨憝首推王振，汪直其次，李廣輩則又次之，逮於劉瑾，居然爲朝廷之太患焉。嗚呼！上不明則羣小相蒙蔽，明之亡國，武宗遺其隱患，不可辭咎者也。

明宮十六朝演義

第六十四回

一七〇